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玛那战记



序章 始动命运之轮

圣都威尔斯，是一个有著大片森林和河川的地方，土地不算富饶，但是在玛那神殿之下的威尔斯，却是一个散发著神秘气息的地方，人民遵循著玛那的遗规，在这片土地过著与世无争的生活，马摩岛上的威尔斯，在这样的气息下，对外联络自然也不太发达。

夏洛特，是玛那神殿的光之祭司，同时也是“六之圣战士”的其中一人，由于是精灵关系，寿命很长，所以看起来和二、三十岁的人并无两样，而实际上却有三百多岁的年龄，她的肌肤，极为细致，其细致的程度，只怕任何男人见了，都会想大咬一口，才会满足，而眼神却有著贤者的风范。一身圣服，却也隐藏不住她丰美的身材。

这天，天气很阴沉，是一个令人提不起精神的日子，对一个平常人来说，绝对不是好过的事情，但对一个三百多岁的人而言，一切都太稀松平常了。她坐在椅子上，宽大而舒适地坐著。她注意到窗边似乎隐隐约约地有一个人面向外面坐著，她不假以思索，便微笑到：“凯，这可是你探望老友的方式？”凯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道：“我是看你一副沉思的样子，所以才不想打扰你，怎么？在想从前的事迹？”所谓“事迹”，自然是指一件极为伟大的贡献。夏洛特和凯是“神兽暴动”中六之圣战士的其中两人，夏洛特是精灵族，凯则是兽人，所以来人才能够活到现在，而看起来却像是二、三十岁的壮年人。

“不！”夏洛特眼神极为凝重：“希鲁！”凯的身体之魁梧，不是任何的字眼所能形容的，但是当他听到“希鲁”的时候，也不禁微震了一下，却又装作不在意，笑了笑到：“安特斯历二百五十年，天之顶出现的古代魔法遗迹，同时和“六圣器”发生共鸣，是不？”夏洛特又道：“自从希鲁出现后，玛那之力一直在减弱，而希鲁上发出的气却越来越强……。”凯不等她话说完，闷哼了一声：“所以要取得六神器的所在，打开‘希鲁之门’去调查？”夏洛特并没有否认，点了点头道：“没错！”刹时间凯似乎陷入了沉思，但那也是极短暂时间内的事：“抱歉！我作不到……。”此时夏洛特俏丽的脸上，泛起了一点红色，更是动人，她以极动人的声音道：“但是，现在除了你，就没有别的人选了……。”凯的语气极为坚决：“不用说了。”手摊了又摊道：“草原王国现在已经准备开始侵略我兽人王国和席曼岛的恶魔城；龙人和有翼人为争夺天之顶已有所动静，东方国家也有进一步的动作，不如先让我平定乱局罢。”凯走向窗戶，看著宁静的夜空，他试著想摆脱心里的痛苦，却从眼神中流露出无限的悽凉。夏洛特从未见过凯如此的表情！一个如刚铁般立志维持世界和平的强者，此时居然也如世俗男女一样为情落泪，她惊愕得有些失措：“凯……。”凯低著头，不愿让夏洛特看见他难过的脸“抱歉，我和莉丝的约定……。”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夏洛特也知道当时发生的事件。凯的伤痛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她拍了拍凯强壮的肩，露出了令人气息的释怀笑容。微凉的风从夜空流了进来，似乎在诉说著过去的光辉，也透露出世局诡譎难测的变化。

兽人原是散居在夜月之森的半人民族，拥有强大的战斗力，虽月圆之夜，会完全兽化，爆发出惊人的潜能。但在外表上和一般人类没什么太大的

差别。后来经由前兽人王的召集，才能成组织严密的国家。只要全国动员，就能动征服世界的战力。但是，第二代兽人王——凯是绝不允许对外侵略的。每次草原王国进攻兽人王国，都是被打的溃不成军，几乎全军覆没，可见凯的领导能力和兽人的战力是何等强！但是为什么凯却没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凯从圣之都威尔斯回来后，就不再跟人提起希鲁的事，因为他明白，只要人类知道这件事，就会做一些愚昧的行为。所以即使身旁的亲信，也绝口不提。尽管他对此事一直保持沉默，脸上的表情其隐藏不住心中的忧虑，整个月夜之城也陷入了一种低靡的气氛。要他忧心的事情太多了，愚昧的人类、希鲁、和一个少年“敏”。

安特斯历二百九十四年，第三次草原战争结束后，凯在通关之地的小丘上，看到了一个弃婴，这个弃婴的衣著，极为特别，立刻吸引了凯的目光，而慢慢的走过去，却感觉有一股强大的气，迎面狂扫而来，他诧异道：“好强的魔力，难道：是那婴儿。”凯复向前走，越往里走，越觉得温暖。凯走到那婴儿面前，把他抱起来，不知为什么，这孩子似乎能平息下他心中的杀气，凯将他举起，道：“好奇特的孩子。”凯向上看著他，发现那弃婴的手臂上有个图案，不！是字，但却不知是什么字，这字的形状近圆，血红色，有点像东方国家的文字“敏”，于是凯将他带回了月夜之森，把他当自己的儿子般抚养。转眼间，已过了十七年……。

当凯正在想这些往事时，速度也慢下来，敏也趁这时机追赶上来。敏双手一拨，掌上发出了一道青锐的白光，敏怒喝一声“白虎冲击波——。”凯没想到一瞬间的大意，竟使自己差点陷入苦战。凯随著白虎冲击波的爆裂散去，在千钧一发之间闪过敏的招式“太弱了，小子！”凯这时也丝毫不客气的攻击“以凯之名命令，出来吧！光牙！”凯左手接著右手肘，随即出现了白色光龙，直袭敏而去。敏眼见闪不开，只能硬挡：“出来吧，镜蠱！”敏以为如此即能反弹凯的光术。但只见凯暗笑了一声，丝毫看不出有一点紧张的样子，大喝一声，右手向上挥去：“转！”光牙似乎听得懂凯的话，竟然在触碰镜蠱之前，向上一折，眼见光牙就要在敏的身上开洞时，凯又把手一收，光牙就如烟火般，迸开、散落，消失无纵。敏因为魔力使用过度，单脚跪在地上，对刚才的死里逃生仍心有余悸。凯看著敏，叱道：“不是叫你不要使用召唤兽吗？刚才的情况如果我是敌人，你早就死在我手下了。”敏苦笑，手摊了摊：“可是刚才是你先用的。”敏又被凯念了一顿。事实上，以敏十七岁的年龄，能使出“白虎冲击波”，已经是震撼整个月夜之森了，使用召唤兽和灵气波都要消耗相当大的魔力，而在兽人王国中会用的只有三个人，第一个，自然是凯，第二个，是凯的心腹大将路贺，第三个，就是敏了。尽管路贺和敏都是凯一手调教的，但是一般兽人没有强大的魔力，也是学不成的。

而这时一名士兵从城外跑进了城内，向凯道：“报告陛下，龙人和有翼人已经宣战了！”原本正在教训敏的凯，惊愕地回头：“什么!?”凯对那名士兵命令：“立刻出发前去阻止。”说著，凯以飞快的脚步冲出城外。敏苦笑道：“那我呢？”“你好好地留在城内吧！有事的话去找伊利亚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敏皱著眉头：“唉！又……。”敏也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此时太阳早已西沉，取而代之的是满天的星光和银色的满月，月光撒下了光亮的粉末，撒在月之城上，树影斑驳在地，宁静至极，可是敏却提不

起兴致去欣赏这片美景，满腹牢骚地向伊利亚的房间走去。

敏走到伊利亚的房门前，从窗外看进去，只见烛火暗淡的白光在桌上晃动，并没有看到伊利亚的影子“奇怪？她应该在啊！”敏轻推了一下门，门“嘎吱”地响着，门并没有锁，敏索性就走向房里，四周看了一下，叫道：“伊利亚大姐，你在吗？”还是不见人影。此时敏走到了桌子前，不经意看到一件白色衣服，他将那件衣服拿在手上“嗯！这是伊利亚常穿的。”敏惊愕地道：“难……难道。”敏转头向浴室望去，正好有个女人从浴室走出来，这女人身材极好，虽然包着浴巾，但却包不住她古铜色肤色所散发出的魅力。那女人从浴室走出来，一看敏正在她面前陡然震了一下她美丽的身体，慌忙地道：“敏！你进来不会先说一声吗？”说着便一脚踢在敏身上。敏倒在地上，皱著眉头喊痛：“我看到房里好像没人，以你不在，想确定一下……。”伊利亚弄了弄头发，闭著头发，一副不在乎的样子：“好了，不要说了，头转过去，衣服拿来。”敏坐在地上，没发现自己手上还拿著那件白衣，慌忙地拿给伊利亚，又把头转了过去。“真是的，一点警觉性也没有。”敏两眼看著天花板，只听到后传来布料和身体接触的声音。伊利亚将衣服穿好，手向后拨，将头发扎起来：“敏，今天凯殿下去阻止龙人和有翼人的战争，你怎么没去？”“凯不让我去，他临走前叫我有事找你。”伊利亚笑了笑：“那……有什么事吗？”敏骚骚头道：“倒是没有啦！”伊利亚靠著窗戶：“你可以转过来了。”敏转过了身，也走到窗边，月光从星空照下，银色的光撒在伊利亚古铜色的肌肤上，映出了不可思议的光芒。

敏看著窗外，徐风吹来，使他觉得特别舒服，不过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凯总是不让他加入作战。敏将手肘靠在窗上，用手掌托住下巴向伊利亚道：“唉！不晓得凯在想什么！每次都丢下我一个人在城里。”这个窗戶极大，足以让伊利亚坐在上面，她下看著敏“你呀！”

除了吃饭、修行之外也要观察一下四周。其实凯大人是个很细心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是有其他原因吧！”“是这样吗？”“你自己慢慢想一想吧。”伊利亚从窗上跳了下来，美丽的双脚“蹬”地一声踩在地上。她慢慢地走到床边，看了看敏道：“时候也不早了，有事明天再谈吧。”敏并没有回答，只是点点头，走出去了。

敏躺在床上，想到从小就在凯的照顾下长大成人，修练、教育都是凯一手包办“其他原因吗？”皎洁的月光照在沉思的敏脸上，怎样也想不出这谜团。

次日早晨，伊利亚敲敏的房门：“敏！起床了。”但敏并没有回答。伊利亚心想：“这家伙在搞什么。”又没好气地道：“喂！我好不容易把早餐做好了，你好歹就出来吃完再睡嘛！真是……，凯大人一不在就开始偷懒。”敏还是没有回答。伊利亚见情况好像不太对，便将门打开，敏呢？敏不在房里：“难……难到他去找凯大人了。”她又在房里寻了一遍，不死心地又到城内找了一周，还是不见敏的踪影，她只好放弃找敏，回到房里，用力地踢敏房间的门：“那笨蛋……。”但无论怎么叫，敏还是走了，只留下房门对伊利亚“碰”一声地回应。

此时敏已往北边去“什么原因呢？我一定要找出来。”他拉起马绳，引起马儿的一片嘶鸣，向通关要塞去了。

安特斯历三百年十月，龙人对有翼人展开全面性的侵略，目的是抢夺前风之国王天之顶之上的魔法王国遗迹“希鲁”。凯在得之这消息，便立刻

赶去。凯虽然只带了三、四名部下，但都极为能干，立刻就找到了龙人和有翼人的战区，凯向上看了看，便到：“你们在这等我。”便利用空术向有翼人首领“哈克”飞去。哈克正用“云雨枪”砍杀龙人，又向有翼兵喊道：“死守！”虽然哈克的武功大不如凯。但也因为“云雨枪”的缘故，使得他的战斗能力大增。“云雨枪”是当年六之圣战士之一“莉丝”使用的武器，具有加唤风牙的特殊能力。哈克见凯来，高兴的叫著“凯！好久不见。”凯向哈克回了一声：“情况如何？”哈克面有惭色：“不太乐观，龙人已经快要攻破城外要塞了。”凯道：“不要紧，我去和龙人军的首领谈谈，你们先撤退吧。”由于凯是战无不胜的名将，哈克也就毫不犹豫地下令退去。此时龙人军团总司令见到有翼人竟无故地撤退，只留下击掌以待的凯。他意料不到此时凯会在这，不禁震了一下。凯转回头看到奇克，便知道他是首领，便向奇克轻描淡写道：“我是野兽王国的凯，看在我和你们龙人王豪的交情上，撤兵吧！”这节骨眼上，竟杀出个程咬金，奇克自然拉不下脸“哼！凭什么理由？”凯不是个好性情的人，他暂时压制了怒气：“凭你们无故攻击有翼人。”奇克狂笑了几声：“哈哈哈哈哈，弱肉强食的法则，是世界不变的真理，何谓有故？何谓无故？”凯叹了一口气：“那到底要如何你才肯作罢？”哈克眼中代有鄙睨：“我身为龙人的将领，自然要对豪殿下尽忠，哪有你命令我的余地。”哈克丝毫不畏惧凯“圣战士”的威名，但也为自己种下了死亡的种子。哈克冲向凯，手持长枪。凯见此状，也冲了过去。奇克怒喝一声用手上的枪刺过去，手劲极强，如蛟蛇般之猛烈，但看在凯的眼里，这简直是极为缓慢不堪的动作。眼见枪马上就要刺穿凯的身体，奇克暗笑道：“原来鼎鼎大名的凯不过如此！”但话没说完，面前的凯竟消失眼前。这时从他背后出现了个人影：“混蛋，我在后面。”凯随即以单手发出了白虎冲击波。奇克只觉一片刺痛，白色的光即在奇克的身上爆炸，产生了一股极大的气流。奇克随著爆炸的暴风飞上去。但凯并不想就此放过他，又抓住他的颈子，随便一甩，又再发了三发冲击波。此时奇克早已被轰得体无完肤。凯向他走了过去。向下看著他“你还不够格跟我交手呢。”凯又将他托起，正要给他致命的一击时，后面传出了个声音：“住手！”凯转头过去，看到是个龙人，身材极为魁梧，颇有杀气道：“豪殿下要我把奇克带回去。”看外表似乎不是好惹的角色，穷兵末追，于是凯便将奇克交给这个龙人：“辛苦你了。”这个龙人便抱著奇克，和龙人大军一同撤去，此时凯叹了一口气“天之顶的争夺战到底何时会结束呢？”回到有翼人的国都“罗兰特”，只见哈克一副奉承的模样，前来欢迎凯：“不愧是六之圣战士凯，果然英武神勇。”凯淡笑：“区区小事，为了天之顶的安全。我只有不断地扼止战争。希望不要辜负有人我的苦心才好。”凯半讽刺地指桑骂槐。哈克原本要依地利之便独占希鲁，但偏偏此时的龙人完成统一，气势如虹，龙人王豪想要一口气攻下罗兰特。哈克不得不找凯当有利的后盾。当然凯可不只是单单因为天之顶而千里迢迢来到罗兰特。凯之所以不辞劳远地从西大陆赶来远在东大陆的罗兰特，似乎和过去的一段往事有关，至于是何事？旁人也不得而知了。“不会！

不会！我已派人前往谈和了，龙人见凯大人的威名，想必也会同意的。”“希望如此，到时候我和夏洛特也会来为此做见证。”凯不想再听这作事和言行完全不一的人多说，寒暄了几句便回去和部下会合，其中一名部下见凯回来，便忙道：“殿下，草原王国攻入国境，已达通关之地了。”凯将背靠在树干，稍作休息：“有路贺在应该没问题。”路贺是凯手下的第一将领，得有

凯直传的“玄武百烈脚”，那部下又道：“路贺大人已受重伤。”凯一听见，身体陡然震了一下，此叶子也从树上落了下来。这可是凯奔驰沙场以来第一次听到路贺被打倒。凯暗想：“路贺会我授的玄武百裂脚，实力在国内是数一数二，没想到会被打成重伤，而且是被人类，此人的确不简单。”“还有……敏少主失踪了。”凯睁大眼睛看著正在说话的部下。“你说什么？”船迟又遭打头风，一时间凯也有些不知所措，他想了下道：“先去通关要塞，回头再找那臭小子。”国家为重，这是极正确的判断。凯下达命令后，便火速朝通关之地前去。

此时敏正骑著马，向通关之地前去，经过一片森林，突然他听到了震耳的呐喊声，他朝著那声音的方向走，来到了一个断崖，而断崖的另一侧，他只看到一群人，正拿著武器互相残杀著，正砍、奔跑、突刺……，只见尸体已经堆得跟山一样，士兵还是前扑后继地前进，敏心想：“这大概就是战争吧。”虽然他不知道是哪国跟哪国作战，但他总觉得无论是那一方胜利，死得总是士兵，而鼓吹战争的人永远躲在安全的角落。

突然，敏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声音：“兽人王国的逃兵？”敏把马头转过来，一个身穿黑色鎧甲的骑士，从森林中走出来，鎧甲每走一步，便发出金属的摩擦声。黑色鎧甲也沾满了红色的鲜血。敏见来者不善，道：“你是……？”“我是草原王国辛德拉的闇鎧骑士团的查迪，哼！没想到像野兽王国这样的强国，也会有懦弱的逃兵。哈哈……。”敏怒视著查迪：“我不是逃兵，我是野兽王国的敏。”“哦？你就是凯的儿子敏，那我倒要看看你是否有跟凯一样的勇猛。”说著，查迪将刚吸了野兽王国士兵血的骑士剑，向敏斩去，敏闪过了重重的一击，但那大剑却狠狠地砍在敏坐骑的长颈，马发出最后的嘶鸣，已被切断一半的马头，因过重而垂下，倒入沙尘中。敏也因此而被甩了出去，倒在地上，他乘机拔出从伊利亚房间找到的长剑。但查迪又快速地攻了过来，这一击斩击，又让敏退了两三步，“怎么？这样就不行啦？”毕竟敏对剑的熟练度还不够。敏看了看背后，他才想起他是在断崖上，正想退开时，查迪又挥了一刀，此时敏再也挡不住这一击，一脚跌进山谷中。

“哼！没用的小子！就这样消失吧！”查迪用不屑的口气对正往下掉的敏说道。不过敏根本没听到，他只感到全身疼痛，虽然他用了身上全部的力气，也无法控制自己的身子。滚动、边擦身的他最后“碰”地一声撞到了一个硬物，之后，也就没知觉，晕死过去。

当他醒来时，敏摸了摸头：“好痛，呜。”敏向上看那断崖，这里早已深不见底，又弥漫一层如轻纱的薄雾。“这是大地裂目的断崖下吗？真是大难不死啊。”敏不禁要佩服自己的运气。或许，这是玛那女神对他特别的眷恋吧！他摸黑走在潮湿的岩上，边以手探探是否有可以出山崖的通路，但希望却在落空，他颓然坐在地上“唉！难到我就要命丧于此了吗？”正当他对自己的生存不报持希望的同时，他感觉到有一股光从石壁释出，深在崖中的他摸著溼潤的岩壁向前走著。那光越来越强，敏心想：“太好了，终于得救了。”便向著那光跑了过去，但是他呆住了！那并不是出口，发光的是一把细长的……不！是剑！忽然一个声音从岩壁中出来：“我名亚鲁迪玛，只有希鲁的后裔才能拥有我。其于闲杂人等……死！”这声音极为令人震撼。敏疑惑地问道：“希鲁？”岩壁又开始迴响，不断地道：“你是希鲁的后裔吗……你是希鲁的后裔吗……”敏不知所措：“我不是什么希鲁的后裔，我是兽人王国的敏。”那声似乎听得懂敏的话：“敏……你是敏吗……就让

我瞧瞧你的一切吧……”此时亚鲁迪玛上发出了一道光，打在敏的身上，敏感觉全身似乎要被撕裂似的“唔 啊 。”当声音又出现时，敏的身体早已疼痛欲裂：“你是希鲁的后裔，今后我会在你身边服侍你，只要喊出我的名字，就发挥你潜在的魔力。”那光越来越大，将整个石洞震的石崩盘裂。那光笼罩著敏，把他和亚鲁迪玛剑合而为一。向洞穴上方冲了出去，直冲到天空。如流星般地在空中闪烁著光芒，自然敏也在那股光中。

在辛德拉的一座森林中，一个金色头发的男子察觉了那光，抬头向上看：“终于出现了，希鲁的后裔。”“蒂法、赛菲罗斯啊！不久以后我就会回去的。”那男子拿出了神剑拉格纳洛克，指著那在天空飞翔的光。

敏觉得全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不痛的。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身置在一个钟乳石洞中，但四顾一周，甚为奇特，全是一片紫红色的钟乳石。他发现一个圆形小洞，他向外探看。他才发现，那根本不是在一个山洞里，他置身的地方，是一个像是城堡，但是任何的地方都有像针山一样的突物的地方。敏苦笑了几声“呵呵 这次又大难不死……真该好好感谢玛那女神啊，不过话说回来，我到底身在何处呢？”他感觉自己是被某人监禁起来的，这房间既窄又阴湿，除监狱之外，敏不作第二处想。但为何自己会被人囚禁？正当他在思索时，不自主地向腰部挥去，“咦？这是什么？”低头望去 是那把奇怪的长剑！“这把剑，真的在我手上，我还以为是作梦呢。”在手上把玩了一下，也没特别去注意它。

此时，从“窗口”的另一边发出了一丝亮光。从亮光中出现了一个“物体”，在它的上部有两个球状突起物，而脚却像是无数的大小肠挂在外面，一摇一晃的，甚为恶心。敏见了此状，不禁也嚇了一跳，那东西开始从头上张开了小口，以极差的口气：“阶下囚！我是来带路的，亚谢露丝大人已等候多时了。”敏心想：“亚谢露丝？我并不认识这人啊？难道是这里的头子？”他天真的想著，而那像小肠外挂的妖魔开始向外移动，敏也随著那生物走了出去。

那生物带他到了一个类似大厅的地方，但是四周也是片片紫红色钟乳石的怪异景象，在前面的怪异钟乳石居然相连而成了一个坐椅，而上面正坐著一个紫发女人。这女人也大约和敏同年龄，穿著一袭紫红色的蕾丝质作成的衣服，极为动人，但是那美丽的脸颊却和眼睛所发出的邪恶之气极不相称。而在这女人旁边站著另一个女人，头发呈金黄色，脸上泛著一丝丝邪恶的笑容。

那坐在石椅上的女子撩了一下那美丽的长发：“我是妖魔领域的针之城城主----亚谢露丝，我问你，你为什么在我的领域内，妖魔领域内应该只有妖魔，说！你是从哪里来的？”敏向亚谢露丝苦笑，因为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奇怪的地方。而那金发女人道：“既然他不说，那这让我金狮子姬来解决他如何？”亚谢露不耐道：“不用了，由我来就行了。”“说！你到底是谁？”敏无奈地笑到：“我是野兽王国的敏，我在一个山洞里捡到了一把奇怪的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来到这里了。”说著，敏便把腰际间的剑抽了出来，那剑身若有似无地发著一股青色的光芒。当敏再次注视亚谢露丝时，却发现她的脸上显露出不安的样子：“那是……，拿来！”亚谢露丝像猫一样跳下了石椅，细嫩的双腿在空中画了一道美丽的弧线，来到敏的面前，想要那走亚鲁迪玛剑。当亚谢露丝的手碰到了剑柄，亚谢露丝痛苦的哀叫了一声，她和敏之间似乎有一股电流吸住了两个人。之后，敏自己也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事，又一次失去了知觉。

“这里是……。”敏四处看了看，可是除了白色的雾之外，没有任何的东西，忽然有一个声音道：“这里是亚谢露丝的心。亚谢露丝的精神世界。”在茫白色的雾中，隐约出现了一个人影，敏转过身去，身上移动的声音在这无边无际的空间产生极大的迴响，敏观察这人许久，漠不出声。那男人却轻松地地道：“我是妖魔领域针之城城主……不，应该说是前任城主，魅惑之君。”敏不禁愕然：“等等！既然你是前任城主，为什么会潜伏在她心中？”魅惑之君道：“虽然当时她杀了我，但是心中深处的阴霾却使中没有除去，而我也由此渐渐侵入她的心。”敏又问道：“那阴霾是……。”敏还没说完，那自称魅惑之君的人道：“你不必知道！告诉我，那把剑是从那里来的？”敏见此入绝非善类，所压根不想回答他的问题，反怒道：“你为什么不以真身，而要利用一个清白的女子做为工具？”但时间并不够魅惑之君回答，只闻魅惑之君笑了几声，白色的雾又开出了一道闪光，那闪光由一丝光点逐渐扩大，包围了敏的全身。

回到现实世界的敏，看见如飞一般的亚谢露丝又跳回了椅子旁：“没想到有人能看穿我藏在她心中。”金狮子姬将腰际的配剑抽了出来，发出了冷澈的摩擦声，向敏冲了过去。敏因为消耗过多魔力，一手撑在地上，心想：“到此结束了吗……？”即刻不支倒地。金狮子姬见此状心想“嘿！就如此安静地死去吧，知道魅惑之君大人秘密的人绝对不能活著。”“等一下！”突然之间，有个人发出了制止声，在阴暗的城内迴响著，从门前走出来的，是个男人，长发雪一般的白皙，皮肤也是毫无血色的白，黑色的斗篷之下不免有股阴森的气息，冷澈的眼神如同刀剑一般刺在金狮子姬身上，令她不寒而慄。亚谢露丝勉强以友善的声音道：“原来是阿鲁卡特大人，今天远从恶魔城来这里，有什么事吗？”那叫阿鲁卡特的男人将敏抬在肩上：“这小子我带走。”亚谢露丝将心情稳定下来，撩起那足以慑魂的长发，慢条斯理地道：“阿鲁卡特大人，别忘了，这里是针之城，这是我们城内的私事，应该和恶魔城无关吧？”阿鲁卡特以冷漠的眼神转过头：“针之城的事和我无关，但是这小子也不是针之城的人，不是吗？”话说到此，亚谢露丝也无可否认，亚谢露丝，不，魅惑之君只有目视著阿鲁卡特离出城去。

“这样没问题吗？魅惑之君大人？让那可恨的吸血鬼如此嚣张？”金狮子姬咬牙切齿地道。

藏在亚谢露丝心中的恶魔并没有回答。“别管这些了。”“那个吸血鬼早就看穿你的身份了，大人您有一天会被他杀死的！”金狮子姬冒险谏言。

“…… 我不反对这样的结局……”

月夜之城，野兽王国的首都，如传说一般地在皎洁的月光下沐浴。凯站在平坦的高台，侍从是伊利亚：“这次在通关之地之战，总算是暂时击退草原王了。不久，中军就会来袭了吧？”凯只是平淡地“嗯”应了一声。伊利亚见凯此状，耽心地问：“还在耽心敏吗？”“根据目击者说看到类似敏的人和闇鎧骑士团的人打斗后便失踪了。”月夜之森的夜景极为美丽，月光之下闪辉著如丝的银光，今天却出现谜般的雾，使得月夜之森弥漫著一股诡异的气氛。伊利亚：“敏一定会回来的。”虽然伊利亚声音极微弱，但是眼神极为坚定：“如果一个人对世界失去希望，那么即使没有世界末日，也必自减，这不是陛下常说的吗？”伊利亚向凯微笑。凯转过身：“唉！是啊！如果心

中不存著希望，奇迹是不会从天而降的，谢谢你，伊利亚。”凯也回了伊利亚一记微笑。在月光之下的两人，相视而笑。

第二章 风尘乱舞

如洪水般的大军随着季风来到了席曼岛的海岸，他们在这里整编部队，准备攻击席曼岛上人称恶魔城的碉堡。带领军队的是草原王国辛德拉的主教，他乘坐装饰极为华丽的“圣船”，是其他军舰的五六倍大，在海中确实既华丽又宏伟，但对作战却一点帮助也没有。当天夜晚，主教便在海滩刚刚搭好的台子上，对士兵说起了冠冕堂皇的演讲文

“各位受神加护的辛德拉士兵，今天我们受了神的召唤，要打倒住在席曼岛上的恶魔，这是你们上天堂的好机会。听说恶魔城内有无数的恶魔霸占了不应得的财宝，所以那些应该是我们的。为了神而奋战吧，打倒邪恶的恶魔！”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阵如野兽的嘶吼。士兵们在意的并不是为谁而战，而是谁能给他们最大的利益，要是有人支付相当，他们也可以反过来袭击辛德拉。其实这也没什么好讶异的，因为人性原本就是如此低贱。第二天，辛德拉军便和席曼岛的守军对峙，与其说那是军队，倒不如说是那是魔物组织的集团，但很讽刺的，率领这魔物集团的居然是一个俊美的白发男子，他就是阿鲁卡特。传说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王，辛德拉甚至有“魔王出，村庄覆”的俚语。但事实上他居住的恶魔城内的所谓魔物，都谨守“不乱杀无辜”这个戒律，对于人类的误解，阿鲁卡特只是一笑置之。

“杀了他！杀了那恶魔！”主教躲在士兵后面狂吼着，士兵也如野兽般发出嘶吼，拿起兵器向恶魔杀去。只可惜，由魔物组成的大军并非外强中乾，蛇女、骷髅人、腐败尸体、幽灵、半人蜘蛛扯下了士兵的脑袋，砍去他们的手，砍、杀、惨叫声不绝于耳，鲜血浸濡了大地，辛德拉的士兵踩着同伴的尸体，唱起了圣歌，祈求神的加护。主教则在豪华的船一面驱使着士兵，一面准备随时逃走。“不要怕！神一定会保佑你们的。”与其说是战争，倒不如说是单方面的杀戮。魔物即使死了，也可以不断再生，除非是遇到魔法或一击必杀。所谓主教也不过是只会念念经文的敛财者，根本不会使用魔法。一开始士兵凭着血气向前，但很快的，当勇气和蛮力都用尽时，士兵开始体验到死亡的恐惧，丧失了战斗心后，丢下了武器，甚至铠甲向后逃去，好不容易到了海滩，却发现当初耸恿他们的大主教早已舍弃了他们。不愿被魔物杀死的人，有的跳入海中，被巨浪淹死。有的又折回去而化为地上的尸块。安特斯历三百零一年，辛德拉侵略席曼岛的战争仅在一天内便结束，死亡人数约一万三千人，是原本人数的三分之二。尸体将海滩染成了红色，整个席曼岛弥漫着血色的雾，和夕阳的颜色混在一起。阿鲁卡特走回恶魔城最上部，腥臭的血迹还残留在他的斗篷，血染一片，如同玫瑰般艳丽。在窗边站了一个年约十七的少年，他就是被阿鲁卡特从妖魔领域救出的敏，“阿鲁卡特大人，这……就是战争吗？为什么人那么喜欢战争呢”阿鲁卡特道：“所谓的历史，便是由无数的战争编串而成。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既

然人的本质是爱好血腥，又怎会不喜欢战争呢？”“是这样吗？”敏有些不理解，但却又不能反驳。他想了想道：“我曾听凯说有翼人和龙人正在作战，又是为了什么？”此时微风从窗外流了进来，带有极浓的尸臭和血腥味，吹起阿鲁卡特白长的头发：“为了希鲁。”“希鲁？”敏问道。

“没错。”月光从云层的狭隘中逃了出来，跟城外弥漫的血雾形成一种诡异的气氛：“安特斯历二百五十年六月，在有翼人首都罗兰特山上的天之顶，突然出现了一个浮游于空的大陆，据说是古代魔法王国希鲁的遗迹。”敏感到有些疑惑：“等等，为什么是‘据说’？”阿鲁卡特回答敏：“因为自从出现这浮游大陆后，各国都对天之顶虎视眈眈，尤其是近年才完成统一的龙人，更是覬覦罗兰特。从此各国争端频起，但却没人真正上过天之顶。”敏又道：“但希鲁到底有什么值得各国抢夺的东西？”“开创天地的本源。”阿鲁卡特道。只听敏惊呼一声：“魔力！”阿鲁卡特继续道：“想要解开进入希鲁的封印，则必须先先将六神器的封印打开。”“六神器？”“希鲁降临时，和地上的六样宝器共鸣，人称之为六神器，但这六样神器的所在至今无人知晓。”听得正起劲的敏，这时不觉有些失望。但此时阿鲁卡特却道：“敏，而你在大地裂目巧遇的那把，便是六神器之一。”敏吃惊地叫道：“！你是说

……亚鲁迪玛！”他拿起那刻有奇异文字的长剑，仔细地端详，只觉这剑充满亦正亦邪的雕饰，并无特别之处。勉强要说，就是剑身和剑柄的长度有些不搭调而已。阿鲁卡特道：“神器亚鲁迪玛，是一把能吸取持有者的魔力为能量的奇剑，同时，持有者的意念、心志，也会影响亚鲁迪玛的形态。”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了一下：“亚鲁迪玛会成为一把救世之剑，或是灭世之剑，全看持有者的心了。”敏看了看亚鲁迪玛，他不认为阿鲁卡特在危言耸听，此时这把魔剑散发着淡青色的异样光芒，他越来越这把来路不明的剑感到恐惧，想连柄带剑将它甩出视线之内，但想到如果让不肖之徒捡到，岂不是更为害世间？于是便作罢。敏重重地将亚鲁迪玛收入剑鞘，发出了尖锐的声响。“不晓得以后它会是什么样的剑？”他心道。阿鲁卡特风也似的坐在那有着极为精致雕饰，红色而带有古典风味的王室座倚，玩弄着他引以为傲的白色长发：“你知道世界上魔法的种类吗？”敏想了想，摇摇头道：“不是应该只有玛那之力吗？”阿鲁卡特笑了几声：“那只是粗略的说法而已。以玛那之力为来源的可分为精灵魔法、神圣魔法、召唤魔法、和古代语魔法。精灵魔法是以寄生于玛那之树的精灵为媒介，操控自然之力；而神圣魔法则是直接向玛那女神祈禱的魔法。召唤魔法能召唤下级妖魔。”语至此，阿鲁卡特放下他秀美的长发：“最后，是古代语魔法。虽然现在依然有魔导师使用古代语魔法，但其实和一万年前‘龙神大战’时神族使用的古代语魔法早就大异其趣。前魔法王国亚鲁典那虽曾致力古代语，但终究失败，而遭灭国的命运……”

敏激起了好奇心：“亚鲁典那的古代语魔法和龙神大战时的古代语有什么不同？”“决定性的不同自然是力量的差距……”阿鲁卡特似乎想到了什么：“对了……既说到亚鲁典那……让你看看‘有趣’的东西吧。”敏尾随着行动极为敏捷的阿鲁卡特，不！与其说是行动，不如说“飘”比较合适。敏边心想 自从在针之城死里逃生后，来到恶魔城算算也有十来天了。而且被阿鲁卡特热情地招待，更不避嫌地告诉我这么多事，我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他有什么目的？想了片刻，身不觉已来到一个小房间，两人才一进，那房间便发出一阵巨响，开始向下移动，敏不安地望了望阿鲁

卡特，只见阿鲁卡特笑道：“可别乱动喔！时空转移时离开这房间可是会粉身碎骨的。”听阿鲁卡特这么一说，敏紧张得直冒冷汗。“天哪到底要通到那去啊？”不久，时空转移室总算是停了下来，敏早就想远离这诡异的房间，随即冲了出去。但这次他看的景象，不仅让他冒冷汗，还让他发出了惨叫：“啊-----阿.....阿鲁卡特！这是.....”阿鲁卡特踏进带有潮气的土地上，望着这墓地-----上万的白骨呈现于所能见的每个角落，和潮湿的泥土混合成一种令人悚然的颜色：“地下墓地，为曾死在德古拉的亡灵祷告。”阿鲁卡特的语气，有着他惯有的冷漠和一丝的感伤。这座地下墓地是阿鲁卡特建的，而这些枯骨的元凶，正是前恶魔城城主，德古拉。远方一个与众不同的墓很快就吸引了敏的注意，大部分枯骨都是白色，但那却似乎有一层蓝绿色的光芒包围着，阿鲁卡特没有多说，只是带着敏向前走去，但当敏越走越近，他才发现，那根本不是墓，那是块冰！这冰如水晶般的剔透，又似乎不会融化。仔细一看，里头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

不！那是人！是个女人！虽然那女人被冰晶封住，但从她紧蹙的眉头，还是可以看出她极悲的气息。“她是.....？”敏望着那女人冰封的双眼，疑道。

阿鲁卡特并没有回答，只是缓缓地道：“当六之圣士打倒龙帝之后，夏洛特回到威尔斯，不久，便被推选为光之祭司，由于他是属精灵族，寿命是人的上千倍，所以才能活到现在；而迪朗和安杰拉虽然在冒险的这段期间，两人互萌爱意，但无奈于两人祖国的对立，不得不暂时分开。迪朗回到草原王国后，被国王晋升为黄金骑士团团团长，接下固守边陲的重职。五年后，亚鲁迪玛女王因研究古代语魔法，实验时不慎引起巨大魔法失调，使整个亚鲁迪玛城燬于一夕，整个国家也燬于一旦，唯一的生环者-----安杰拉，只有投靠迪朗一途，迪朗自然也很欢迎她的到来，不久，两人就结了婚，但因为安杰拉的身份特殊，不少人都对她都有所忌諱，有心人士甚至进讒言，说迪朗会造反，那人就是黄金骑士团的副团长-----也就是第一任闇鎧骑士团团团长，迪朗收容异国间谍为由，发动政变，杀了国王，带大批部队想致迪朗于死地，但身为六之圣战士的迪朗岂会任人宰割？凭迪朗的剑术就足以使人丧胆，更何况安杰拉是魔导师，两人默契无懈可击之下，一万骑的兵力竟也陷入苦战，如山的部队竟被杀出了一条血路，两人毫发未伤地逃出了草原王国，而刚把持政权的闇鎧骑士团团团长，损失了六千的兵力。

原以为如此就能逃出草原王国，但当他们两人在零下雪原时，竟被一个不知名的暗杀者打倒，迪朗为了让安杰拉逃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制止了这暗杀者的追击。安杰拉一个人逃到了海岸，于是我就将她接到席曼岛上来。”敏也不等阿鲁卡特说完，便急道：“难道是你.....？”阿鲁卡特低笑道：“呵呵呵呵呵，如果我能狠心杀了她，你也不可能活到现在了。”恶魔城城主虽然是吸血鬼，但却没有到被食欲蒙蔽的地步。阿鲁卡特又继续道：“原本接她过来是为了要让她在此稍作休息，平缓悲伤了情绪。但没想到一个人对爱竟能如此执着-----她念念不望迪朗，一直相信迪朗一定有一天会回来。于是每天在海岸边痴痴地等着迪朗的回来。”敏不忍地皱着眉：“难道你就随她如此消沉？如此不振？如此伤悲？”只见阿鲁卡特语气低沉：“一个人如果沉醉在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伤悲，是任神也莫可奈何的。我见她如此，何尝不想让她释怀此事。”敏望了望阿鲁卡特，才见他秀美的脸上有着无限的伤悲问道：“安杰拉究竟和你是.....？”阿鲁卡特

頹然地笑了笑：“我曾经告诉玛丽亚，千万不可以接触古代语魔法，但没想到还是出了意外……，呵呵呵呵，唯一留下的，就是她生下的女儿，但我还是没能就回她的生命……”玛丽亚即是安杰拉的母亲，她曾和阿鲁卡特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但终究因种族的差异而分离。

也难怪阿鲁卡特最后要把安杰拉安置于此，对阿鲁卡特而言，她是阿鲁卡特和玛丽亚最后的回忆处。敏听了阿鲁卡特的一番话，心情也跟着沉重了起来。回到了恶魔城最上部，圆月依然高挂在天空，照在阿鲁卡特苍白而秀丽的脸孔，却再也照不出他方才一时的伤悲。敏静静地坐在一旁，对于阿鲁卡特的坦然相对，知无不达，感到有些错愕，他心想 为什么阿鲁卡特要让我知道那么多？虽然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但我们毕竟非亲非故，大可让我一无所知，或尽早把我赶出城……。当敏正鼓起勇气要问阿鲁卡特这尴尬的问题，坐在王座上的白发伯爵似乎看透敏的心思似地看着他：“怎么？不相信我吗？”敏楞了楞，人家毕竟救了我一命，我也没有立场去怀疑人家，敏心里是这么想的。阿鲁卡特笑了笑，摇着手上的高脚杯，里头的液体晃来晃去，流露出淡紫色得光芒，分不出到底是酒，还是血。“那天我赶去妖魔领域将你带回来，只是不想眼睁睁看你死在亚谢露丝，不！魅惑之君手上。就当我是大发慈悲吧。”敏立时面红耳赤，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不成熟、无知。但他未听出，其实，阿鲁卡特的话也未必属实。至于阿鲁卡特心里到底怀什么鬼胎，为何救敏？旁人也无从得知。“等等！”敏重新审思阿鲁卡特的话，不禁惊愕道：“为什么你知道亚谢露丝是魅惑之君？”“呵呵呵呵……天下没有我不知道的事。”阿鲁卡特又轻抚过他飘逸的白发“像那样有如艺术品般的女人，心灵居然会被魅惑之君侵蚀。”敏虽然不赞同阿鲁卡特将她当作“艺术品”的观点，但敏却打从心底由衷地想让亚谢露丝脱离魅惑之君的束缚，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救她，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她有一种令人熟悉的感觉……”此时阿鲁卡特以极冷酷的口气道：“你不想救她，都跟我无关！但看看你自己，你连自救的能力都没有，有什么资格谈救人？那岂不是痴人梦？”阿鲁卡特说的极为正确，他早已看清了敏的能力，目前的他，除了凯所教导的“白虎冲击波”和亚鲁迪玛之外，根本没有任何的实战经验。别说要救亚谢露丝了，恐怕他连进针之城都有困难！敏低着头漠不出声，一副极为失望的样子，皱着眉道：“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阿鲁卡特吐了一口气，不耐道：“海滩上的尸体都会被恶魔们拖走，大概明天就会处理完毕，你待在恶魔城的这段期间，我会想办法提昇你的能力的。”虽然阿鲁卡特没说明，但这表示阿鲁卡特愿意助敏一臂之力！

阿鲁卡特嘴角微微上扬，接着，便化作一团雾，消失在空气之中。沙滩上一如阿鲁卡特所说，除了辛德拉士兵所残留的血之外，原本堆积如山的尸体，果然都被居住在席曼岛的恶魔们搬走，当作储藏的食物去了。海浪一波一坡地将血迹洗去，但也将海水染地殷红一片。敏一个人倒在海滩，被红色的浪花打醒，他擦了擦被海水打湿的脸：“呼……又被打昏了，今天已经是第五次了……”一不小心又摸道脸上淤青的部分，“痛死了……”这两天来都是如此，阿鲁卡特为了使敏的能力有所提昇，以极严苛的方式来训练他的剑术和魔法。阿鲁卡特坐在一旁看着敏：“怎么了？已经不行了吗？”“休息一下……”敏又倒在一旁，看来已吃不消这种斯巴达式的训练。只见阿鲁卡特笑了一下，又提起了一把散发着极强妖气的魔剑：“小子，再那么天真的话，就让你多痛一点！”剑在空中画过一条弧线，海滩的砂便应声被劈成

两半，直袭敏而去。敏见状向右逃了开来，但不知何时，阿鲁卡特此时早已出现在敏的后方，抓住敏的脖子，一阵凉意侵入敏的体内：“战斗时，要以气抓住敌人的行动，注意敌人的攻击模式，再一举打倒他。”当敏下意识将亚鲁迪玛挥向后方，阿鲁卡特却又已经离他一尺之远，打开了黑色的斗篷，三颗火球即从黑色的深渊射出：“敏！念咒文！”“亚鲁迪玛呀，助我抵御眼前的危机吧！”亚鲁迪玛发出了青色的光芒，围绕在敏的身边，火球也在击中敏以前，化作了灰燼。“很好！就是如此。敏！”好不容易阿鲁卡特的教导，总算是有了一些成果，几天下来的训练，终于使敏渐渐地能驾驭亚鲁迪玛了，敏也因此逐渐增加了自信心。这次他决定反守为攻，他朝阿鲁卡特的方向疾驰而去，由下往上挥动亚鲁迪玛剑，虽然敏的腕力并不是很大，但利用离心力的原理，也可以使剑的威力增大，只见阿鲁卡特露出了一丝的笑容，以“剑魔”加以抵挡，瞬间，发出了金属碰撞声。敏暗挥右手，发出凯所授的“白虎冲击波”，青锐的光柱冲向阿鲁卡特，一阵巨响和爆炸，使染了血海岸多了一个坑洞，但阿鲁卡特，却早已消失于踪。“什么！？”阿鲁卡特如风的身影，出现在断崖的顶端。随风飘动的披风，掩盖了即将暗灭的夕阳：“时代的亡魂，从地狱飞逝而来，现在，听吾之命，纠缠住于我之前的愚蠢之徒吧！”敏还来不及反应，双脚已被从地底窜出的手缠住而动弹不得。“唔……这是……”不知不觉地，连双手也难逃被缚束命运。“可……可恶！”此时，阿鲁卡特从空中缓缓地过来，在自己死白的脖子上，用手轻轻地抹过：“将军，死棋。”阿鲁卡特做了一个手势，死灵之手随即消失在敏的眼前。敏将亚鲁迪玛插在地上，自己也箕踞于地：“不行，我果然还是太弱了，以我的实力，根本无法救出亚谢露丝。”阿鲁卡特道：“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成为顶尖的高手。但我现在能帮你的，就是教你至少能护身的技巧。以你现在使用亚鲁迪玛的熟练度，对付下级妖魔已是绰绰有余了。”“可是……那不是我的实力，我只是凭着亚鲁迪玛……”阿鲁卡特立时打断他的话：“亚鲁迪玛是一件有生命的兵器，一个毫无能力的凡夫俗子，它是不会看上眼的。其实，你还有许多隐藏的力量，只是你还不自觉而已。”“隐藏的力量？”敏忽然想到那时在大地裂目时的声音：“你是希鲁的后裔。”“我是希鲁的后裔……？不对，我是兽人王国的敏。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敏自言自语道。回过神时，只听见阿鲁卡特留下一句话：“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早晨，在同一地方，继续修炼。”就这样，敏又过了一个月得修行生活。和一名吸血鬼。通关之地萨克森，兽人王国与草原王国辛德拉接壤的前哨站。僚望无际的夜空，星光粲然，无数的眼睛一眨一眨地望着大地，就像众神正在监视着充满罪恶的人间。只可惜，辛德拉的士兵们连感受自己的罪过的时间也没有，只能踏着同伴和敌人的尸体，为远在首都的国王尼古格普八世拼命作战。进攻兽人王国这项计划，现任暗鎧骑士团团长“席德”原本是要在并吞北方的“刻人公国”后，才要进行。但是因为大主教趁席德侵入刻领地时人，愆愆那被“迷信遮瞎了眼的国王”尼古格普八世，使得席德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驱逐不信战神卡迪斯的异教徒，是每个辛德拉人共同的责任。只有杀死异教徒，才是让唯一他们解脱的方法。”这是大主教的说辞。也因如此，许多和辛德拉邻近的小国，不是被大量屠杀，就是被迫改教。“我看，大主教是想藉机敛财吧。”“大概想留名史册吧。”虽然士兵普遍有这想法，但是因为这对他们也有利，所以也就不去追究。由于席德和其部下“暗鎧三部众”都北上进入刻人领地，所以这次进攻兽人王国的领导者，是一名来自

东大陆名叫“杨”的傭兵。原本他只是个下级士兵，但席德看出他气宇不凡，所以推荐他作为副将。其用兵之速度令人望尘莫及，所以有了“疾风之狼”的称号，也就是他，打倒了凯手下的大将——路贺。对草原王国而言，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两国的杀戮不断进行着，一开始原本处于劣势的兽人王国，因为凯的领导有方，逐渐恢复了士气。使扬的本军也受到极大的创伤。凯自己也投入了战场，每到之处，便卷起一阵血色的旋风，平凡人是无法承受住凯强大的力量的。铠甲对他而言就像是螳臂挡车，但他也意识到，玛那的衰微，使得他和全盛时期的凯，已相去甚远。凯挥去手上的鲜血，在横尸遍野的草原上，看到了一名拿着有东方风味的奇剑的男子“那就是杨吧。”凯感觉到体内上百年没有觉醒的好战灵魂又蠢蠢欲动，他踏过被鲜血浸濡的大地，一步一步走向杨，虽然有不少士兵阻挡凯的前进，但一瞬间这些士兵也成了凯手下的亡魂，化作弥漫在战场的血雾。两人怒目相视。“停止无谓的战斗吧。你们已经毫无胜算了。只要你们撤退，我可以饶你不死。”只见杨仰天长笑，其势足以震天地“不愧是六之圣战士的凯，豪气干云。今日我自薦攻击兽人王国，为的就是想和名震天地的凯决一胜负。胜败之事，早已不在乎了。”凯见杨操着东大陆的口音，甚为有趣，自己也学道：“承蒙爱戴。既然如此，咱们就堂堂正正地一决胜负吧。”杨急步冲向凯挥出一剑，凯见状以右手抵挡，但见杨剑锋一转，数十条如雷的光蛇刺向凯。凯不慌不忙地跃向空中“掌管大地的木之精灵啊，听从我的命令，伸出藤蔓吧将他缠住吧。”随即从杨脚下伸出了既向蛇又像泥巴的触手，杨闪避不及，连人带剑被那触手包围成一团。“再见啦！小子！出来吧，光之幻兽！”光之龙狂吼一声，疾驶而去，眼见白色的光龙就要穿过泥触手，呈垂直状的龙卷风撕裂了泥触手和光之龙，杨毫发无伤地冲出杀阵：“不好意思，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被打败的人！”凯心道：“真空剑！这人的确不简单。难怪哈克败在他手下。”“喂，你在看哪里啊。”霎时间杨已在凯眼前“糟……糟了！”杨以飞快的速度以剑鞘重击凯。凯应声如陨石般地直扑地面，撞出了一个凹洞。“凯也不过如此嘛。”当杨正在自我陶醉时，砂尘渐渐散开，只见凯威风凛凛地佇立在碎石中，刚才那一击的确威力十足，但对凯而言，这种程度的伤他早已司空见惯了。“怎么了，你以为这种程度能打倒我吗？”“不可能，已经受了我的重击，居然还能站得起来！？”“让你吃惊的，还在后头呢。”杨气急攻心，使尽全力挥出一剑，但凯早已看穿了他的行动，以左手由杨的剑柄档开，右手挥在杨的面部，杨受到攻击后重心向后倾去，勉强以剑撑住身体，凯称胜追击，凝聚起魔力，击出右掌：“青龙杀阵拳！”掌上的五芒星窜出一条青龙。杨还来不及反应，腹部就如纸片被撕裂般出现一条极深的伤口，鲜血汨汨流出。杨惨呼一声跪倒在地，脸因痛苦而扭曲着。虽然“青龙杀阵拳”使杨造成重创，但凯深知，青龙杀阵拳的威力是不只如此的。凯暗想：“难道玛那衰微得这么快，如果是以前，杨早就四分五裂了，哪里只有受重伤的余地？”即使凯吃惊于自己力量的衰退，但也只能坐兴长叹。此时，凯并没有发现周遭的异状，当他察觉四周有着一股强大的魔力时，早已身处绝境。暗蓝色的电网以四面八方包围住凯，动弹不得。

“结界？”他以眼的余光看了看全身沾满血的杨“不可能，身受如此重伤的人怎么能使用魔法？”电网越来越靠近凯，使凯体验道身体有被炸裂的痛苦，电击声啪啦啪啦地在凯身上爆裂着。“呜……可恶！”凯所说的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在魔法的领域内，如果一个人身体状况不佳，或是有伤，就很

容易产生“魔法失调”，造成术者的伤害。而所使用的魔法越高级，也就越容易“魔法失调”，伤害也越大。如果一般没有到玛那加护或着是没有魔导士资质的人胡乱使用魔法的话，就会为魔法失调而惨遭四分五裂。此时的凯，也因体力不支而感到意识模糊了。“这种强力的结界不是一般魔法师可以使用的……到底是……”但单脚跪倒在地的他，已无力再去分辨。“形成万物的原始物质，快回想起自己真正的形体！藉由伟大的玛那之力，斩断物质之间所有的联系！”不知何处飞来的光之箭行云流水般地射穿了雷之障壁，发出了震耳的声响，也救了凯一命，连躲在暗处的这个术者也不禁冒出冷汗。夏洛特双手合十，如润玉的脸上还余有玛那的光辉。刚从恶魔城回来的敏以极快的速度接住摇摇欲坠的凯，自然，没有人知道到他这几个月在恶魔城的事情：“凯，你没事吧！”敏看了看倒在血泊中的异国将军怒道：“是你使用魔法的吗？”但杨此时早已身受重伤，无力去回答。

“不要冲动，敏，不可能是他。”夏洛特极镇定地环顾四周，对着只有尸体的地面自言自语道：“躲在地底的魔导士，请你不要再躲了，结界是你设的吧。”虽然她已有数百年的寿命，但声音依然甜美。沾满了血迹的泥土上，顿时出现了一个黑影，从黑影中渐渐浮出一个人，那是暗术的一种，叫“影遣”，此术可以遣入自己影子，在暗中杀人，是极为阴恶的魔法。那人脸上带着一个雕有笑脸的面具，但在此时此地看来是极为诡异莫名。从银至的面具中流出了他藏不住的杀气：“呵呵呵……不愧是光之祭司夏洛特，一下就看穿我的踪影。”“使用暗之术的人为何会在此出现？自古暗之术者应该都是保持中立才对啊？”那人道：“关于我的事先放在一旁，倒是你，身为光之祭司的夏洛特又为何出现于此？”那假面术士很巧妙地将问题四两拨千金还给了夏洛特。“我是来阻止战争的。”“阻止战争？你不嫌太晚了吗，再这片土地上早就堆积了上万的尸体，依我来看，你只是为了一己之私来救凯的吧？”将夏洛特心思看穿的神秘魔导士，扬起了笑容，但藏在面具底下无人知晓。尸体的腥臭味，汗味，烧焦味，扑向他的身上，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快感。夏洛特似乎有意岔开话题地道：“身为暗之术士，为何要帮助草原王国？”“人各有志，我也是为了一己之私在做事的人，但我不像有人会找一些冠冕堂皇的藉口为自己辩护。”他走向杨，将他扛在肩上：“这人我带走了。这家伙既然还没死，我就有义务带他回去。”“请便。”夏洛特并没有多说。那人恭敬地像夏洛特行了礼，便又遣入影中。士兵们见主将受伤，老早就纷纷逃走了。

敏扶着凯，狐疑地问道：“那人到底是……”夏洛特并没有回答，只是喃喃自语道：“看来大地终于又要开始摇动了。”敏和夏洛特将凯带回通关之地，看到凯受了重伤的诸将无不震惊。战场所向披靡的兽人之王居然会受重伤？城内议论纷纷，此时伊利亚站起来怒道：“难道你们只会在这里作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吗？凯是为了你们身受重伤的，你们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如果你们感到不满，下次草原王国再犯，你们就站在最前线给我看。”顿时城内鸦雀无声。但最担心凯的安危的倒是伊利亚本人，他冲到医疗室边啜泣边哀求夏洛特一定要使凯痊愈，当然，夏洛特是绝对答应的。敏将凯扛入房中，把凯撂在床上。只见夏洛特高举双手，气聚神凝地念着咒文：“至高无上的女神玛那啊，请将无限的光辉加诸吾身，治愈此人的伤痛吧。”随极高举的双手发出了闪光，光粒子如鱼贯列聚集成球，缓缓进入凯的身体，而凯所受的伤害竟如奇迹般都消失了！夏洛特如释重负地笑了笑：“凯现在

已无大碍，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就可以完全痊愈了。”他对着第一次亲眼看见高阶魔法而兴奋不已的敏道。敏一下子称赞，一下子又教夏洛特教他魔法，实在让劳累的夏洛特不知如何是好。她对敏道：“敏，这里由我来照顾就行了，你先回去吧。”于是敏就来到伊利亚那儿去，一入门伊利亚就焦急地问道：“怎么样？凯身体痊愈了吗？”敏点点头道：“已经不要紧了。”伊利亚这时才将皱起的眉头放下破涕而笑。不久，凯觉得头如爆炸般地疼痛，一下子才回过神来。发现自己以身处通关之地的医疗室。而在一旁的，是一名姿色撩人的女子，是夏洛特：“你醒了？”她的声音极为平淡而又哀凄。凯笑了笑又倒在床上。“唉----真没想到我会被当初那不起眼的精灵族小毛头救了一命。”夏洛特眯着眼一副不平的样子道：“论岁数我们也不过差十岁，不是吗？”两人异口同声地大笑。此时夏洛特道：“你应该有深刻的感受了吧？玛那之力的衰弱。”“是啊。”凯从床上下来，走道窗边。“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栽在别人手上，看来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感慨，此时此刻也共鸣在夏洛特身上。柔润如玉的脸上有着隐藏不住的不安情绪，她想说什么，但终究没脱出口。凯微微低着头：“敏那小鬼回来了？”夏洛特点点头：“你想怎么做？告诉他他的真实身分？毕竟他似乎有所发现了。”凯沉默许久，才道：“无论如何，我会安排他的去路的。”他摸着身体，对夏洛特的魔法感到不可思议。“命运之轮，又要启动了。”伊利亚切了一些水果，端给那个离家许久的敏“哪，吃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敏便毫不惭愧地吃了起来。“真是的，你这家伙，怎么一声不响就离家出走，害得我和凯夫夫都担心的要死，也不晓得在想什么.....”从小和敏一起长大的伊利亚，对敏这次的行为实在是不能忍受。越想越火，便一脚踹在正大快朵颐的敏脸上，一声惨叫，敏便应声倒地：“啊-----，痛死了，干什么突然踢我啊？”“你说！这几天你到底跑到哪去了？”伊利亚抓着敏的衣袖，猛力地摇个不停。“痛死了！快！快停下来。”敏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谁知道一回来又有人要杀我。”敏边解释边发牢骚。“你说什么！”杀气顿时充斥整个房间，敏见情势不对“没！没有啦。”“对了，你说你落入大地裂目之后，不知不觉被送到妖魔领域？真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伊利亚一脸狐疑地问道。“我也不晓得，我拿到亚鲁迪玛后全身忽然被一团光包围，失去了知觉，醒来后才发现自己身在妖魔领域.....怎么了？”他发现了伊利亚的诧异，伊利亚手在颤抖着，脸色也极为苍白，她以抖动的声音道：“是你盗走了神剑亚鲁迪玛？那把剑是各国的公约中提到不可以让任何人拿走的神剑！”“你说什么！”他将系在腰上的亚鲁迪玛取下：“那如果有人拿了呢？”伊利亚路出了恐惧的表情，绝望地道：“处死.....”“不会吧.....”

敏并没有想带罪遣逃，但也不想就此结束生命，心里也不禁感到莫名的压力。事实上，凯早就想好可以让敏全身而退的方法，但敏毕竟不是神，此时的他，根本无从知道。安特斯历六年，刚接下兽人王国领导者的凯，对于那烦心的政务一筹莫展，老是向老友抱怨：“要是能够回到六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好了。”他对政治并不是没有兴趣，只是他十足厌恶那人心诡谲的官场，从小就生长在月夜之森的他，对于阴暗而又潮湿的城堡完全没有憧憬，他只希望能趋近大自然，徜徉再日月山川之间，谁知事与愿违，前兽人王死后，大臣纷纷推举凯为第二代兽人王，大臣比夫还曾扬言，如果凯不出任，就派全军去歼灭他，以凯的实力要从兽人王国逃走，简直是易如反掌，但也会牺牲不少同志的生命，于是在不得以的情况之下，凯只有出任第二代兽人

王了。凯曾经想过逃到罗兰特去掌莉丝，但是一想到莉丝和艾豪克朝夕相处，自己大概会和艾豪克大打出手，想想不通便作罢。这天，他心情异常紧张，半年来他无时不刻盼望这天的来临，因为只有这天他才能看见如经成为风之王国罗兰特的女王的莉丝，黄金骑士团的迪朗，夏洛特，和女酒豪安杰拉……

……艾豪克！？他犹豫了一下。“怎么办？要不要进去呢？”站在露伊达酒店前的他不断地问自己，他不想见到莉丝和艾豪克在一起的样子……

这次他下定了决心，“喀啦”有些老旧的门发出了声响，站在门旁的两个人开始对凯发出“香槟攻击”，凯则楞在那儿，全身上下湿漉漉的，任凭两人随意攻击，其中一人因为恶作剧成功正倒在地上捧腹大笑：“凯啊，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笨死了，像你这样怎么做一国之君啊。”那两人是迪朗和安杰拉。“少啰唆！迪朗，你是不是想吃我一记‘真空水月斩’啊？”凯章大了嘴反驳着。“我是看你站在外面都快成植物人了，我帮你澆点水让你长大还不好啊？”原来他们老早就知道凯站在外面了。安杰拉也加入了话局：

“是嘛，是嘛，谁叫你站在门前又不进来，所以我们才想整你的。”迪朗和安杰拉只顾着唱自己的双簧。“你们两个喜欢整人是吧？我就跟你们完个够！”凯抓着两人拚命倒酒“哇-----饶命啊！”三人闹成一团，抛开了现在的身分，重拾了当初一同冒险时的真性情。“真是一点都没变，凯。”那女声听来极为悦耳，凯的心跳变得十分剧烈，那样的声音，除了莉丝之外，不可能是第二个人。她极优雅地坐在吧台上，双腿在黯淡的酒吧微微露出，看来极为撩人。凯抑制住自己激动的情绪，道：“好久不见，莉丝。”他的语调有些不自然。夏洛特当时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女，一副气冲冲的样子道：“喂喂喂！你是不是忘了我的存在啊？只跟莉丝姐打招呼，真不公平。”凯摸了摸头：“对不起。”此时酒店老板露依达也来插话：“这才像话嘛，如果你再不对我们将来的光之祭司好一点，小心以后她把你派来这里作十年酒保。”

“老板，你马屁也拍过头了吧。”迪朗搭着凯和安杰拉的肩调侃露依达，酒店顿时充满了和谐的笑声。大家都很珍惜这短暂的相聚，因为在这之后的一年，大家又要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去。“艾豪克没有来吗？”凯虽然心里很庆幸艾豪克没有跟莉丝一起来，但在礼貌上还是客套了一下。莉丝轻咬下唇，像是陷入沉思之中：“艾豪克本来说要一起来的，但是要出发时，却迟迟不见人影，城中的人也都说没有看见他，所以我才一个人来。”“唉，别管那家伙了，他从以前不就这副死个性。”迪朗三分醉意地道。“就是说嘛，都是一国之君了，还那么随便。”安杰拉也赞成迪朗的说法。“……！……！”

对了！凯这时才想起来，那是他心中一直不肯承认的事实-----艾豪克是莉丝的丈夫。“为什么？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艾豪克虽然也是凯的好友，但是因为莉丝，使得两人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他将手上的啤酒一口气飲尽，是着将那份不快从心中扫去。这晚他们一直喝到半夜，直到人都东翻西仰地倒在桌上，酒瓶碗盘狼籍一地，全都是迪朗和安杰拉飙酒所造成的。

“难道他们俩人是因酒才在一起的吗？”此时只有凯还醒着，他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看着莉丝娇美的醉态，只是看着，就让凯有无比的满足，向来都是如此，以后也不会变。至少当时的凯是这么想的。秋日渐逝，微风萧萧地吹动树梢，下着连绵的细雨，引起了人的愁丝，酒店外头的莲花池，生意盎然，风儿将香气带走，清丽芬芳远飘而至，在宁静的雨夜，显得格外宜人。

“莉丝……难道你不明白我有多么爱你吗？”无可奈何的是，莉丝选择了艾豪克。莉丝并没有听见凯的无奈，只是以纤纤玉手拖着桃花略红的脸颊，

静静地睡着。这是凯最后一次看见莉丝。

这是五百年前的事了。

第三章 旅再开

早晨，旭光初升起，闪耀着一片金黄色的光芒，刚和草原王国打完一战的兽人王国，也开始回复一片生机。凯忙碌不停地处理着国内大大小小的事务，他的判断果敢，正确又极有魄力，使臣下对他也很信服，加上光之祭司夏洛特也在旁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言，对凯的帮助不遗余力。而这天伊利亚和敏也以侍卫的身份参加了今天的早朝。“奇怪，平常凯是不准我跟着上早朝的，为什么今天一反常态地让我以侍卫的身份……”虽然敏对亚鲁迪玛的事已有所准备，但心里却不断沉思着这个问题。好不容易到了中午，敏这时才晓得处理政事并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简单，遇到问题要在极短时间内作出最好的决定，而且要兼顾团体和个人的利益，着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凯却可以游刃有余地将事处理妥当，敏不禁一阵佩服。

“敏，你过来。”宏亮的声音呼唤敏，凯的气色很好，一点都不像是重伤初愈之人，他乾咳了一下，道：“敏，这次战役中你救过我一次，谢谢你。”凯和藹地向敏微笑。这是第一次凯对他当面的赞赏，它抓抓头有些语无伦次地道：“没 没有啦，那是光之祭司的功劳。”凯忽然语气降低：“但是你可知道战时逃跑，是可以论斩的。”声音在城内迴响出沉重的气息。凯治法之严，是众所皆知的。

“是 对不起。”此时敏也找不到更恰当的回答方式。“而且你还私自盗走了亚鲁迪玛，是不是？”“是的。”城内立时一片喧哗，凯向四方直视了一眼，声如沸鼎的大众又立刻鸦雀无声。敏也是哑口无言，他无法做出任何反驳，封印之剑已在自己手上，总不可能再拿回去封印一次吧？凯从王座上站了起来，像是宣示道：“那么，我以兽人王国之主的身份判决，将你驱逐出境，一生不能踏进兽人王国半步。”伊利亚打算替敏抱不平：“凯大人！”伊利亚！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却马上被凯打断，又道：“但是，我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我命令你，追查古代魔法王国希鲁出现的真正用意，以及六神器的下落，尚未达成任务前，如果你敢回来，就格杀勿论！”夏洛特似乎看破了凯的伎俩而暗暗地笑着。

事实上，这是凯名为重惩时则保护的手段。如果让敏若无其事地继续住在月夜之森，只有照契约：“违着灭之。”的条约将敏送上断头台。那不只要赔上敏的性命，说不定还要赔上千万士卒的生命，因为凯是绝对不会让敏死的。

敏见有将功赎罪的机会，虽有百万个不愿意，但还是抖擞了精神，极用力地行了礼：“是！我绝对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凯目送那永也不为人知的隐藏魔力的孩子出去，他转头看着在旁的美丽神官：“我这样做没关系吗？”夏洛特轻启朱唇：“与其让他待在这里，成为温室的花朵；不如让他出去闯荡，凭着实力再回到我们面前。拥有亚鲁迪玛的他，将会是左右世界命运的重要人物。”就这样，在世界一片杀伐声下，暴风雨的宁静中，揭开

了新时代的序幕。

闪动的灯光，晃动起四周如墨的景物，金发男子倚着一棵古老的大树，无言地啜下一盏寒酒，静静地等待着。他正等待着“他”的觉醒，这是他对过去的一种补偿。金色的瀏海掩盖不住眼神所发出的杀意。对于过去，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又想起往事的金发男子，将酒杯一扔而碎，发出了清脆的声响：“再过一会，杀了希鲁的后裔，我就可以回去了。等着吧，蒂法、塞菲罗斯……”肃穆的夜空，只有风还醒着，吹过金发男子的脸庞，穿梭着如无止境般的森林。黄昏，敏将行李收拾好后，步出了这从小到大陪着他的地方。原以为伊利亚会来送行的，但没想到却没看见她的人影，不禁使敏有些感伤。“从今以后该何去何从呢？”他一出门，便有一名士兵在门口等着，那士兵见敏出来，道：“敏殿下，凯大人要我送你一程。”接着就跳上了已备待行的马车。敏也跟着上马车：“我只是个犯人而已，不要再叫我殿下了。”敏勉强地笑了笑。“快别这么说。”士兵抽下马鞭，拖着车的马十分强壮，发出一声嘶鸣随即迅速地离开月夜之都直北而去。风尘仆仆的路途，穿过了苍郁的月夜之森，度过了底拉斯河，一个晚上的时间，便来到了宽阔的卡卡拉平原，原本这个地方是没有公路的，但是在凯的指挥下，如今这里是西大陆道路最密集的地区。

卡卡拉平原是位于通关之地西边的平原，有底拉斯河流贯，在出海处形成了一个狭小的三角洲平原，是西大陆唯一能称得上肥沃的地方，很多西大陆不能种植的作物这里都能种，也可说是西大陆的穀倉。由于土地富饒，变成了周边国家覬覦的地方，但这里的人却坚持自己的独立地位，而且从外雇用了许多傭兵，所以也成了西大陆了唯一中立国。为了不影响卡卡拉平原的生产，就连辛德拉的军团向兽人王国出兵时，都会刻意绕过这个地方。所以凯才会吩咐士兵带敏至此。敏了解凯的用意，低下头默默地感激凯的苦心。士兵渐渐放慢速度，马蹄声踢踢踏踏有节奏的渐趋缓慢，前面的村子，是边境之村圣利诺。道了圣利诺后，士兵停下马车，道：“敏殿下，这里就是边境之村圣利诺了。凯大人有交代限你三天之内出国境……。”“知道了，谢谢你。”“还有，凯大人告知圣利诺的士兵天后再看到敏殿下的话，就要格杀勿论，请殿下自己要小心。”说完，士兵把马车转过头呼啸而去，敏的心情也跟着跌到了谷底，一个人的旅行是孤独的，他并不认为自己能忍受那种感觉，恐惧感有如漫长的黑夜侵蚀他的心，敏站在草原一动也不动，想到不久之后便要流离失所，他甚至不敢相信这已成真的事实。

“敏！”背后忽然响起了熟悉的声响。是伊利亚！她怎么会在这？而在伊利亚身旁成熟的女人，她一眼就看出，是夏洛特！两人站在枯黄的草地上，以令人屏息的笑容对着敏，毕竟他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敏表现出他童稚的一面，拥着伊利亚，圣至将行李打翻一地也不管，这时他想到的只有不要离开，伊利亚从小和敏一起长大，了解敏的想法，也将敏向孩子般地拥在怀里。

伊利亚在敏耳边细细道：“凯殿下所做的决定，对你其实是一种保护，希望你能谅解。”虽然敏也心知如此，但总不免有一种悲悽的感觉。“凯的伤势还好吧？”敏问道。

在旁的夏洛特道：“经过治疗后已经完全复原了。”敏听了夏洛特的话后，才松了一口气，又问道：“对了，你们是怎么来的啊？”伊利亚笑了笑：“是夏洛特大人用幻兽‘风虫’载我们来的。”风虫这种幻兽并不是攻击形的幻兽，它能以极高的速度在地面移动，所以主要的用途便是用来高速移

动，但是风虫的数量极少，全世界拥有风虫的，不超过五人。

“咦？风虫？”敏一脸狐疑地问道。伊利亚有点惊讶地道：“你不知道吗？”敏尴尬地笑道：“我看过幻兽不多，光之龙、镜蠱……还有雷神拉姆。”

“唉，实在有够孤陋寡闻……算了，今天是来送行，不是来骂人的。”看着敏充满无辜的表情，伊利亚不禁“哈”地一声笑出来。此时夏洛特以柔顺而略带严肃的语气，向敏缓缓地道：“敏啊，这次的旅行危机重重，但这是你唯一生存的机会，你要好好保重，知道吗？”敏皱了皱眉：“我知道了。”夏洛特又道：“如果不送你出去，除了要赔上你的命之外，可能又要免不了一场大战……”

敏深知自己的鲁莽：“对不起。”但实际上那也是逼不得已的事。择，好好地善用亚鲁迪玛剑，这也是你的宿命。”美丽的女祭司向伊利亚打了个手势，伊利亚随即从包袱里拿出一些奇特的东西。其中两个形似蛹的东西，成米黄色，而表面有如蟾蜍皮般有大大小小不一的突出物，甚为恶心。敏官除了半晌，却也看不出是什么生物的蛹；而另一样则是一个护手，在末端有三支分歧的爪，似乎有人在里面灌上魔力。不待敏开口，夏洛特对着又惊又疑的敏道：“这两个蛹是幻兽‘忌息’和‘暗鱼’的蛹，忌息有治疗伤创的能力；而暗鱼则能使敌人陷入黑暗之中。”“忌息和暗鱼？”夏洛特接着道：“这是凯和我送你的饯别礼，希望对你有帮助。”敏将两个蛹接了过来：“谢谢你。”“而这个护手不是普通的护手，它的名字叫‘加洛斯之爪’，是古代贤者加洛斯所加持过的古代兵器。”敏将“加洛斯之爪”接了过来，又问道：“这个护手有什么特殊效果吗？”夏洛特并没有回答，只是道：“快点 and 幻兽订契约吧，我来帮你做结界。”说完，夏洛特以手指再胸前轻划了个六芒星，地面出现了白色的线条，渐渐形成了圆形的结界。伊利亚将蛹放进结界中，以细微的音量念着咒语，忌息和暗鱼的蛹接连地打开，出现在三人的面前。和幻兽订下契约后，幻兽即会听从契约者的呼唤出现，施展它的特殊能力。其代价是摄走契约者的魔法力，如果一旦契约者的魔法力消耗殆尽，幻兽便会开始吸取术者的生命作为能源，而幻兽的强度，也取决于术者的精神力，所以幻兽和一般魔法咒文最大的异同处，就是在于危险的程度。

夏洛特暗忖：“虽然敏自己还没有察觉，但在他体内确实有股惊人的魔力存在，加洛斯之爪可以抑制它体内过强的魔力，但是……”伊利亚察觉光之祭司皱着眉，似乎心有所虑。“夏洛特大人，您怎么了？”“咦！？啊

没事。”夏洛特如梦初醒：“敏！”“是！”敏充满信心的吼声在宁静的夜显得特别宏亮。“准备进入结界！”敏拿起亚鲁迪玛：“是！”另一方面 月夜之都的禁卫士兵以其长期训练的嗓门，极宏亮地传呼道：“草原王国辛德拉特遣使者驾道。”那位来自辛德拉的使者，身穿黄金耀眼的绸缎，大摇大摆地走进月夜之城的正殿。这人身材极为肥胖，凸起的肚子不知摺叠了几层，每走一步那肚子也像有生命四地左右晃动，凯看在眼里，也不觉恶心莫名。这人正是辛德拉的祭司，身上那件金色丝绸和紫色搭配而成的华丽僧服不仅没有衬托这个肥胖男人的圣性，反而更强调了它的庸俗。

辛德拉祭司来到了凯的面前，张开油腻而肥厚的嘴唇，一张一闭间居然以起了全身的震动 “我邻国的王，凯殿下，进来可好？”虽然凯废除了晋见必以跪姿的规定，但再礼貌上臣下晋见凯时都会行礼；但是这个邻国祭司似乎有意轻蔑，以极粗鄙的姿势不断地抖动着他过度肥胖的身体。

眼见这位异国祭司竟有如此下流的举动，凯暂时熄灭了心中的怒火，

沉吟道：“不，不怎么好，别忘了我们刚才击退了某国的侵略。”辛德拉祭司脸色大变，一下子皱起被赘肉包满的脸，揪成一团，凯看了并没有感觉到他的愤怒，只觉得可笑。事实上，这次他是要和凯作和议的，所以他又将脸便唯一副奉承的模样。“请——请别这么说，对于这次的行为，我国深感歉意，只希望凯大人能接受和议。”“你应该知道的，我是从不出兵攻击邻国的人，是不？”“是的，非常感谢您的宽宏大量。”目的已经达成了，异国祭司又摆出了轻蔑的态度，不怀好意地道：“凯殿下，我听说贵国叫敏的人盗走了被封印在大地裂目的神器，不知传言是否属实？”随后那肥胖的祭司发出了不堪入耳的奸笑。

凯壮逆的身体陡然震了一下，他不知道自己惊愕到什么程度，一时之间血像头上涌来，耳际间发出了嗡嗡的声响，他以略不成声的口音道：“是的。”他内心暗忖：“奇怪，不过一天的时间，消息就传到了草原王国？为什么这么快，不可能，难道有内奸？”接连不断的问题来到凯的脑中，但是他并没有把一连串的问题脱口而出。

“我已将那人赶出国境，给予适当的惩罚了。”令人不愉快的声音又再度响起：“凯殿下，请你好自为之，你应该知道毁约国的下场。”凯自然比谁都清楚，因为当初这个公约的提案人就是凯。“既然您已不承认敏和兽人王国的关系了，那么……如果我们抓到敏，将他处死的话……嘻嘻嘻……您不会介意吧？”此时兽人王国之主的忍耐力已经到了极限，他何尝不想把那放肆无礼，脑满肠肥的混帐家伙的头活活擰下来，但是双方来使不杀之，如果这时凯没有国家的拘束，早就下手了，但事却常与愿违，他只能冷冷地看着肥胖的祭司，毫无血气地道：“你……到底要说什么？”只见辛德拉祭司又露出了诡异的笑容：“老身只不过是提醒殿下罢了，……既然协议已经达成，老身就此告退了。”接着又已难看的姿势打了个手势，然后转过身抖动起身躯，临走前还在阶梯上吐了一口口水。凯站了起来，护身的铠甲撞击产生了金属的摩擦声，对于那有圣誉无圣名的无能祭司的百般轻蔑，只能无奈地叹口气。凯猜现在自己的脸色一定十分难看，因为伤刚复原路贺，只是呆呆地站在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敏啊，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当敏被清澈的露珠悄悄地打醒时，一层散不去的浓雾如细丝如牛毛地滴着一点一点的小雨，敏伸了个懒腰，将坐骑带到森林中的小湖喝水，自己也吃起伊利亚为他准备的乾粮。昨夜一直到清晨，好不容易和幻兽订下契约后，伊利亚就帮敏要了一匹马，急急忙忙地出了卡卡拉平原，来到了平原北部沿海的一座森林。由于幻兽只承认比自己强的为主人，所以敏也是耗尽了体力和幻兽周旋到底。

“实在是太匆促了。”敏不禁自言自语苦笑道。匆促归匆促，但是敏这次的判断实为明智之举，如果他在出国境之后选择走平原公路的话，现在可就没那么清闲，可能就要被草原王国的边境军给追击了。敏掬起了澄澈的湖水，手接触水面的一瞬间，如纹的涟漪一激而起，水面倒印的影像合成了一片油绿的色印，也扭曲了敏的脸颊，他将水泼在脸上，试图赶走沉沉的睡意，一阵寒意穿透肺腑，果真让他睡意全消。他将装备整理一翻后，又再度跳上坐骑，在马鞭的驱使下，马发出了嘶鸣，似乎感叹自己命运不断地向前奔走。在有点寒意的小雨中赶路，丝丝水滴沾上了他的脸，停留在面无表情却带有一丝哀愁的流浪者脸上，冰冷的触感有如一再提醒他自己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惆怅就更多了。但是有“森林游击队”之称的种族“哥布林”没有让这

想穿越森林的人太多时间去思考。

一声尖锐的羽毛声，随着一阵风呼萧过敏的耳稍，刺进了旁边的大树上，晃动使得树上飘下的枯叶也随之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那有着侏儒身高而面带邪恶之气、穿着粗布、长得极为丑陋的矮人正为自己的失误而跳着脚。那就是哥布林吗？转眼间，从树上接踵出现了三个哥布林，各拿着短刀，包围住路经此地的流浪人。敏把受到惊嚇而脚步慌乱的马安定下来后，又以加洛斯之爪挡开袭来的冷箭。对于迟迟未将这猎物得到手的哥布林，正以奇怪的语言嘈杂地交谈着，使整这森林充满了空洞的迴响，此时敏心中暗忖：“哥布林早已准备好这个陷阱，等着我跳进来。久战对我不利，要尽早结束。”树上的哥布林发出了令人讨厌的吼叫，从树上跳下来，“碰”地一声落在地上，其中一个很快地跳向敏，挥出手上的短刀，敏又以装备在左手的加洛斯之爪将之挡开，金属刺耳的撞击声也出来凑着热闹，又有另一个从敏的右边直袭而来。

“糟了！来不及了！”敏在倉促之间由下方的空隙抽出沉睡中的亚鲁迪玛，原本敏只有防守的意图，但一瞬间亚鲁迪玛发出了一道强光，只听见攻来的哥布林怪叫一声，从此失去了视力，敏趁机向上砍去，那哥布林的脑袋出现了一道裂缝，接着喷出白色混合红色的液体，浸濡了四周的土地。那哥布林脑上失去的那一片飞到了同伴们的面前，其他哥布林扭曲了原本就狰狞的脸，似乎有意要为死去的同伴报仇。

“刚才的强光是……”他看着亚鲁迪玛疑道。但他马上将思路转回想取他性命的哥布林身上。带罪的流浪人作出和幻兽契约的手势，向着正朝他杀来的哥布林：“生存在幻兽界的幻兽啊，我以敏之名命令，遵从契约的约定，出来吧！暗鱼！”不久才和敏订下契约的暗鱼从手中的黑色空间现出原形，包围住想接近敏的愚蠢妖怪，在哥布林的眼中，忽然间大地不见了！忽然间熟悉的树林不见了！蓝色的天空也不见了！陡然之间，眼前所剩下的，只有一片黑暗。他们拼命睁大眼睛，想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可是四周的黑暗，是如此的浓厚，完全看不到，他们也试着伸手四处摸索着，不断地移动身子，然而，哥布林像是身处在什么也没有的虚无空间之中，不论他们如何努力，也什么都碰不到！而且，他们也开始感觉，自己的双脚，也根本没有踏在土地上，整个人，像是飘荡在空中，可是又不是飘荡，心中油然而产生了无数的恐惧、徬徨、无助、失落、和一种极度得不安。

自然，那是敏的幻术。敏趁着矮人被幻术给迷惑的同时，拉紧马绳突破了包围网。

“好！就一股作气冲出森林吧！”敏暗忖。但他却差点被自己的轻忽断送生命，坐下的马陡然一震，将敏从马背上摔了出去，一支飞箭以将不偏不倚贯穿马儿两眼中央，马抽蓄了一会，向前又走了几步，终于结束了奴役的一生。

“糟了！难道还有其他哥布林？”他摸着刚从马背上摔下来的地方，隐隐作痛，有些气愤地道。之前对哥布林的作战，可说是极其完美，但严格说起来，敏只是个经验不足的小伙子，而且这是他第一次单独和敌人对战，能打到这种程度，一方面是凯长期对他在体术的训练，另一方面是阿鲁卡特的魔法修行，所产生的效果。但光靠这些，是不够的。如果是一挑一，任何哥布林都不是敏的对手，偏偏哥布林是採集团作战的种族，敏自然会吃不消。两三个愤怒的哥布林又冲出来，其中一个向敏射了一把小刀，但还未碰到敏，

敏已先向前跨了一大步，那个哥布林正好扑往亚鲁迪玛，敏顺势挥刀，哥布林应声一分为二。其他两个气势早已被敏摄住，不停地从口中叫出一些敏听不懂的语言。两个哥布林一齐胡乱挥着小刀，但还没进入攻击范围，就已气喘吁吁，他们完全违反了作战的原则----看清对方动作伺机而动，只是凭着一时的血气蛮干。于是敏在他们放下刀子喘气时，让他们一起步入西天。但敏还是突破不了包围网，他愤怒地吼道：“真是烦死了，别老是缠着我，如果你们不想死的话.....！唔！”就在敏怒气直上的同时，敏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陡然出现，如暖流一般，灌注入敏的身上；倏然间，亚鲁迪玛剑身射出千百道如丝的光芒，环绕在敏的四周，不只是敏怔了一下，森林游骑兵们不得不被这诧异的景象所摄，连忙退了两三步，甚至不小心跌坐在地上。一个像是首领的哥布林，似乎勉强压抑了惊恐，以他绿色丑陋的脚加速向敏冲去，用长爪由左而右横劈敏的腰部，但是距离敏约半步的地方，出现了青色的结界，将又惊诧又愤怒的绿色矮人弹开，一头撞在树上，在树上染上了一层红色的液体，可见其势之强。

敏感觉到异常难过，五脏六腑似乎在翻腾似的，一直震动的身体，像是要爆开一样。

“唔.....啊.....”敏以亚鲁迪玛剑撑住身体，但双脚却由不自主地往下沉，痛苦地半跪在地。从体内传出的魔力如电流般环绕着敏，发出霹哩啪啦的声响，又使痛苦加深了一层。

“糟了.....意识开始模糊了 在这样下去的话 难道我就要命丧于此了吗？”敏心里虽然着急，但渐渐地，四肢已开始失去知觉。

忽然间，敏若有似无地听见一个声音，那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不要慌张，那是你体内魔力的失调。将你的思绪沉静下来，否则会逆冲得更厉害。”不知什么时候，敏面前突然出现了名男子，他转过身来向敏道：“你趁现在好好调息，这段时间内，我会帮你掩护的。”那男子有着一头金色的头发，即使在细雨中也如碧玉般闪耀，显露出一种与众不同、不可侵犯的气质。

“感激不尽。”那陌生的男子说的话，竟使敏有一种极能信任的感觉，于是敏便将自己的生死交给了个位男子，闭上眼睛调息。

那金发男子向躲在树后的哥布林吼道：“好了，谁要先上？一起来也无所谓啊。”一阵挑釁后，用极快的速度将剑抽出。虽然哥布林不懂他说什么，但也明白他的意思，周围的哥布林莫约七、八个同时跃起，想一举将突然出现的男子分成肉块。如果是一般剑士，在这种情况下，只怕也难以全身而退。

但只见那男子极为从容地挥动手中的剑，那剑有如流水一般穿越了从四方杀来的哥布林，七个哥布林随即成为血肉模糊的尸块飞舞在空中，混着正在飘扬的血雾，形成了哥布林最恐惧的地狱，在诧异和恐惧的指使下，剩下的哥布林们放弃了尊严和手上的武器，向四方逃逸而去。

那男子见此状，也不打算追击，将剑收回了剑鞘。回来看了看敏的伤势，道：“怎样？还好吧？”敏勉强笑道：“已经，好多了，谢谢你救了我一命。”他挥了挥手，表示自己已经恢复。“平常人没事不会随便走森林的，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呢？难道你不知道这里常常有哥布林出没吗？”那男子敏问道。

“其实我是从兽人王国偷偷入境的。”“原来是为了躲避边境守卫兵的追击才进入森林的啊。”那男子毫无忌惮地笑着，丝毫没有发现敏在一旁尴尬地苦笑，这时那男子开朗的笑容中，已经没有刚才那种骇人的杀气。

那男子停下了笑声，道：“啊，不好意思。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克来多。克来多？史特来。”“我 我叫敏。”“好特别的名字啊。对了，为什么你要偷偷进入草原王国呢？”敏叹了口气，道：“说来话长，总之，我是被驱逐出境的。”“驱逐出境？你犯了罪？”敏点点头：“因为我无意间打开了这把剑的封印。”说完，便将亚鲁迪玛拿起，给克来多端详。不知什么缘故，敏对克来多很信任，所以毫无顾忌地将许多事情告诉他。

克来多看了一眼，便毫不犹豫地道：“神剑亚鲁迪玛。”敏瞪大了眼，惊道：“你晓得？”“告诉你吧，敏。能打开这把剑的封印的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像凯那样拥有强大力量的人；另一种，就是和希鲁有关系的人，才能打开那封印。”“！！什么！”当敏正因克来多的感到惊愕之时，沉眠于剑鞘的亚鲁迪玛震动了起来，而克来多腰际的那把剑也如有生命般不停地晃动。两把剑被一道光连接在一起，像是在交流似的。

只见克来多不极不徐地开口，道：“看来，两把剑已经开始共鸣了。”这次敏的脸几乎惊愕地过度扭曲，像在扮鬼脸一样，脸部僵硬的动作好不容易才吐出几个断断续续的字“共 共鸣！难道说……那把也是……！？”“没错-----神器拉格那洛克。敏，在你体内蕴藏了一股非常强大的魔力，只是你还不懂得如何去使用而已。记住，千万不要让任何人抢走亚鲁迪玛，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有野心的人都在寻找六神器，拥有神器就表示随时会遭杀身之祸，千万不要随意显露于别人面前，知道吗？”敏点了点头，脖子居然发出“格格”的声响，可见其僵硬之程度。敏问道：“那么你也是为了躲避别人抢夺神器，才进来森林的？”“是的。”克来多笑了笑：“好了，我也该走了，你就好好保重吧。从这里再向北走，就可以看到一个小村落了。你就在那儿歇个脚吧。”克来多吹了个口哨，一只黄色，约高一米半的巨鸟从草丛中探出头来，摆头摆脑地跑到克来多旁边。

“克来多！”敏叫一声“我们会再见面吗？”他将头侧在一边，金色的头发将他的眼神掩盖，增添了一份神秘：“一定会的。”他骑上了那黄色的巨鸟，那鸟发出“库耶”的叫声，载着克来多跑出了敏的视线。“另一个拥有六神器的人…… 克来多……”

第四章 平衡

敏一路沿着克来多指引的方向，途步而行，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跋涉，总算是在天黑之前，看到了村落的踪迹。

敏站在高处丘陵仔细一望，只见这村落不是很大，大约十来户人家，炊烟随着风，夹杂灰色的天，一丝小雨，飘着，没人会理会它往那去，它也只能默默地，轻轻地，淡淡地流浪，无依。

敏走进了那村子，看到了一个正在耕耘的村人，那村人看到了敏，便很和气地跟敏打了声招呼：“喂！年轻人，你好吗？”

“多谢你的关心，我很好。”敏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热情的人呢，所以还是有种放不开的感觉。“那中年的村人放下了耧头，用毛巾擦了擦汗水，道：“年轻人，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小村子呢？我们这里已经半年没有客人了。”敏尴尬地笑道：“其实，我刚才在森林里遇到了哥布林，后来有个剑士救了

我，并且指引我来这。’

‘哦？是这样啊！我看天色也不早了，不如就到我家住一晚吧。你看如何？’

‘那就谢谢老伯了。’

‘我才 40 岁而已耶！怎么可以叫我老伯呢。’一阵喧哗中，老伯带敏到了一间形式简单的木造小屋，一位中年的妇人正披着围裙熬汤，她看到了敏，高兴得放下了汤匙，道：‘唉呀，老头，今天怎么会有客人呀？’那老伯把耵头放在门旁，接着道：‘这位小伙子在森林迷了路，来到我们的村子，我叫他来我们家过一晚再走。’那中年妇人一听到，居然夸张地手蹈足舞了起来：‘那太好了，我们家好久没客人了，小伙子，等会儿让你尝尝我的拿手好汤。’敏见盛情难却，笑了笑道：‘那就先谢谢两位了。’

‘唉，那里的话。坐坐坐。’开着一盏油灯，三人便坐在大椅上吃了起来。尤其是敏，从早上之后就没有吃任何食物所以胃口特别好，像喝白开水一样，一连将三碗汤倒进肚子里，又吃了三条刚出爐的麵包。虽然这些东西比不上在宫殿里豪华，但是在一样可口。

看敏吞虎嚥的中年妇人高兴极了，她又盛了一碗汤给敏：‘哪，慢慢吃，别嚥着了。’

‘对了，小伙子，今晚你就睡这儿吧，天都这么黑了，万一出去迷了路可就糟了。’那老伯很亲切地道。敏也不管吃相好不好看，一直拚命猛吃，吃到汤鍋见底才肯罢手。吃过饭后，那中年妇人以几乎以跳舞的方式整理清洗餐盘，而敏和老伯则撑了个大肚子在闪烁的灯火前聊了一些家常话。

老伯道：‘小伙子，你打算去那里？’

敏一时之间不知要怎么回答，只好随便道：‘啊……要去首都，可是不知道要往哪些才对。’

‘喔哦，所以才会跑从森林，是吧？’

‘哈哈，大概是吧。’

‘真糊涂啊！你明儿个从村子出去，再向北走，一会儿就出森林，然后随着公路一直走，到商业都市玛伊亚，那儿有驛站直接去首都佩塞里斯，记清楚了吗？’敏高兴地点了点头，那中年妇人将手擦乾，从廚房走了出来：‘时候也不早了，年轻人，你就在客房休息吧。’说完便带敏进了一间房间，稍稍整理了一下，便出去了。敏一股脑儿扑在床上。

‘呼！总算是可以休息了。’

才刚有这样的念头而已，又让现实给取消了，门‘砰’一声被一位穿盔甲的士兵踢破，惊醒了敏。老伯一脸惊恐地向那士兵求道：‘大人，请问有什么事吗？’

那士兵不屑地看了他一眼，把他推到了一旁：‘少啰嗦，给我搜。’后面跟班的士兵马上一拥而上，东翻西找，老伯又上前，哭丧着脸：‘大人，您到底要搜什么啊？’

那士兵道：‘我们来搜一名重刑犯，听说你这里收容了一个人，把他叫出来！’

‘唉呀，大人啊，他只是个迷路的小伙子啊，我们这里没什么重刑犯啊！’

那士兵把长剑拔了出来：‘你再不把他交出来，我就一剑杀了你。’老伯只能不断地求饶，而那中年妇人受了极大的惊嚇，面无表情地坐在地上。那士兵手上的剑有已经乾了的血漬，显然他在别处已经举办了一场疯狂的野

宴。

看不过去的敏从房间走了出来，怒视着那个嗜血的士兵。

‘嗯！的确没有重罪犯在这里。小子！将钱拿出来。’贪婪的士兵把房内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走后，又把苗头指向了敏，他打量了一下敏，无意间瞄到了敏手臂上的纹章，这才了解了敏的真正身份。他以那沾满血渍的剑对着敏：‘你是兽人王国的敏。对吧。’

‘是的。’敏缓缓地道。

他们贪婪地看着他们为的上等猎物，那士兵指挥着其他士兵：‘上呀！把他的人头割下来，一万枚金幣就是我们这小队的了，快啊！’

敏并不清楚这些金幣的价值，足以让他们花上一辈子，但是他只知道：自己的人头是不能给他们的。那像是队长的士兵拿着宽刃的剑朝敏攻击过来，敏弯下身子，以极巧妙的方式躲过了野蛮的攻击，他不放过任何的空隙，一跃便从窗戶逃了出去。

正当这‘异国的逃脱者’逃出了那房子后，一声巨大的爆裂声震撼了他的耳膜。接着他又听到了个男人的声音，宏亮而有力：‘你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羊，想捉我‘最强傭兵’杨·佛雷斯特？滚一边去？’

‘杨！？好熟的名字！’

接着一个身材堪称强壮的男人，从敏的面前掠过，那男人看了他一眼，才陡然惊道：‘你……你不是敏吗？’

敏也道：‘你不是上次攻打我们的杨吗？为什么……？’两人相视了半晌，都哑口无言地望着对方。

‘没时间说这么多了！你和我现在都是草原王国的通缉犯，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合作一起逃出去！’

‘好！你带路！’敏和杨马上就在兵荒马乱时达成了协定。

两人以极快的速度冲出了村子的包围，杨在森林处吹了一声口哨，随后从森林中出现了一双黄色的大鸟，敏瞪大了眼，杨见状得意地笑道：‘这是陆行鸟，是草原王国的特产喔！’

‘快上来吧。’杨一把敏抓上了陆行鸟，便向林外奔去。一个士兵见眼前的赏金飞了，于是将剑朝敏他们丢去，可是马上就被敏给弹开，留下的只有士兵的咒骂声和漫天尘土。

原本只是飘着小雨的天气，似乎一时兴起似地将雨势转为滂沱，对于骑着陆行鸟的两个人，更有如雪上加霜。虽然两人一连又突破了几次的包围，但是在疲惫和寒冷的恶劣的情况下，也不得不气喘吁吁。于是在他们第六次把追兵抛在脑后，杨停下了陆行鸟，和敏坐在一棵古老的大树下，做一次仓促的休息。雨还不停地从天际洒下来，但是在暗夜里却也形成了敏和杨的逃亡工具，因为火炬此时根本派不上用场，士兵们也只能摸黑搜索。加上倾盆雨势又掩盖了陆行鸟的脚步声，所以这个‘前草原王国将军’的杨和敏相当容易就突破了包围。

杨拨了拨被弄湿的黑色头发，道：‘真是不可思议，以前是不同国家的敌人，现在居然都成了同一个国家的通缉犯，你说，是不是很不可思议？’敏没有回答，无言地皱着眉点点头，只是在撩暗的夜雨里，任谁也看不出他的细微的动作。敏问道：‘你原本不是草原王国的将军吗？怎么突然成了通缉犯？’

杨此时紧握着拳头，发出了‘咯咯’的声响，他愤懑地道：‘自从上次’

败给凯后，那该死的尼古格普八世就说我渎职，要将我处死，我一路往南逃到了这里。呵呵……，没想到居然遇到了你。’他的笑声带有一丝的凄凉和苦闷，一点一滴地感染了敏的心情。‘对了！我败给了凯后，就一直不醒人事，等到我有知觉时已经回到了首都佩塞里斯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在大雨中，两个原本为对立政体的敌人，在共患难的情况下，共弃前嫌，侃侃而谈。敏回忆了一下当时的情形，一五一十地道：‘我来到战场时，你已经倒地不起了。后来有一个戴着黑色斗篷的魔导师设下了结界，之后就把你一把救走了。’杨陡然一震，刚才整理好的黑色头发又散乱地飘扬在雨中，使他显得有点憔悴，他眼神极为凝重地自言自语：‘魔导师……黑色斗篷……难道会是他……’

敏听得满脸糊涂：‘他……？他是谁啊？’只是时间不够让杨再去思考这疑问的答案，那些疲于追赶猎物的士兵们又找到了两人。

‘找到了！在这里！’令人不快的吼叫和回应使空气形成极大的震幅，让敏的耳膜也不禁刺痛了起来。杨又再次驾驭着黄色的大鸟，狠狠地骂道：‘该死的尼古格普八世，有一天我还要把你的狗头擰下来！’

杨口中的尼古格普八世，就是草原王国的统治者。虽然草原王国内部有许多卧虎藏龙的人材，但是这个尼古格普八世却完全没有一点实力，单是靠血统关系就登上了帝位，他的政权之所以能维持到现在，完全是由两个不凡的部下替他在地基苦撑。一位是闇鎧骑士团团长，名为‘席德’，不过目前他不在国内，所以‘草原会战’才会起用身为傭兵的杨为将军。而另一位是个极为神秘的人物，他除了经常戴着面具不让人看见他的面目外，甚至连尼古格普八世本人也不清楚他的来历。

陆行鸟的速度，只要不是有受伤或生病的状况，要比马快上两倍，但就是因为速度太快，所以一般想捉陆行鸟作代步工具的人，除了要极具耐心外，还要有过人的运气。这只叫‘波可’的陆行鸟，一路又帮逃亡者们躲过了一劫，穿过了苍郁的森林，来到了卡卡拉平原北部。‘呼！应该不会再追上来了吧？’被称为‘疾风将军’的男子擦了擦如豆大般的雨打湿的脸道。

‘再往北走就有城镇了吧？’敏问道。

杨听后，不禁皱着眉苦笑：‘那也要看我们到不到得了啊！’就算到了城镇，那里的守卫兵也是会追他们的。杨心里这么想着。‘咦？那是……？’敏向着前方被大雨弄得模糊的景象望去，在隐隐约约中，看见了一块黑色的物体（杨在前头，自然也发现了那奇怪的东西），那块黑色的物体，极为庞大，几乎占满了整个所能看见的前方。又像是一团会蠕动的生命体，以令人作恶的方式朝向两人缓缓地移动，就像要吞噬所有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下，令谁都会不得不为之动容。‘妖魔？’敏将声音提高，等待着杨的回答。但杨只是冷冷地凝视着眼前奇怪而诡异的物体。

那黑色块状物体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杨也将‘波可’的脚步停下，静观其变。它的最前头渐渐地分出了另一个影子，杨虽然极力想辨识出那究竟是何物，但还是徒劳无功。直到那影子开口：‘杨。好久不见了。’

那是一个极为熟悉的声音。

‘是查迪吧？’杨吼道。

‘真是悲惨啊！杨。堂堂一个将军今日却落到这个地步。’查迪狡猾地嘲諷了杨一句。

不过杨只是冷冷地瞪着他旧日的伙伴。这时敏才一恍而知地道：‘在模糊

中妖魔和人类还真像。’事实上确是如此。

查迪看了看杨身后的少年，又阴险地笑道：‘哟，那不是上次在草原战争时逃走的小子吗？原来你就是敏啊！以后兽人王国让你接管，咱们草原王国就有好处了。哈哈……。不过，很可惜，你也已经回不去了。’不屑的口气和睥睨的神情使得敏不快的思绪高涨，但杨却将他拔剑的动作推回去，暗示他抑制情绪，这是掌握对手动机的第一步骤。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油腔滑调的嘛！查迪。不过依你的剑术能做到副团长……。我看也是靠你那肮脏的嘴吧？’杨的眼神是如此的尖锐，以致于他回答时骨子里不自主地打了个冷颤：‘……。少废话！你等死吧！’在那无能的指挥官的领导下，骑兵队把两人团团包围。

第一个冲到杨面前的骑兵，持着剑向他刺去，口中还骂着粗鄙的语言，但是如此大动作的刺击，杨向侧边移动以闪过刺击，再向那骑兵的脖子上轻轻一抹，一条血柱拉至有三尺高，心脏似乎不知道主人已死，还不断地从血缝中放出血沫。没过多久，已经有二十多名贪图暴利的骑兵被杨和敏打落马下，对于两人的驍勇善战，草原王国骑兵队已经渐渐失去了勇气，纷纷辟易了两三步，深怕自己会步入二十多名同伴的后尘。躲在最后一列的查迪不断叫道：‘你们这群笨蛋！对方只有两个人呀！只要你们全部一起上，还怕杀不了他们吗？’

于是骑兵们又重振了勇气，一起朝着受困的人犯冲去。‘看来得使出绝活了！’杨眼看情势渐渐对自己不利，自言自语道。他将手中那把看来奇特的刀举起，在空中划出了条美妙的线条，在五步之遙的马头全数分离，形同透明的真空斩甚至穿越了马，将马上的人也从一分为二，纷纷倒在地上，代表杀戮的红色液体随即濡染了整个大地，或许杨早已把这当成常便饭，但对敏而言，杀了这么多人的自己，始终无法释怀。每当‘兽人王国的流浪者’将一个人从马上砍落时，就会开始怀疑。‘为什么我杀了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想杀我？想杀我的人为什么命令和这件事毫无关系的人，为连自己也不明白的事送死？’时间并不准许他仔细地去思考这些问题，他只能不断地以‘亚鲁迪玛’剑做着毫无休止的杀戮。然而在他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前，战斗技能却越来越好了。‘真是难缠啊。’杨道，此时已约有一百人魂断于敏的‘亚鲁迪玛剑’和杨的‘鬼律刀’下。杨所使用的‘鬼律刀’，是出自东方国家的一把妖刀，为古代铸刀名匠‘永溪’所打造的名刀，传说当年玄城创始者‘神斋’被儿子暗杀后，就将怨念附在刀身，形成一股强大而又阴暗无比的魔力。

虽然两人在如此的包围下，仍然屹立不摇，但也属强弩之末了。他们踏过了敌人的残骸，一步一步地为自己的生命奋斗。

战场的另一边，士兵们不知所以然地，一一倒在血泊中，士兵不断地寻找杀死同伴的凶手，但是除了具具死状凄惨的尸体外，什么都看不到。他开始疯狂地乱挥剑，因为战慄和恐惧已经使他失常，除了他之外，所有会移动的东西都成了他的目标。渐渐地，在这种敌在何处的不安全感，扩散到了整个部队。就这样，一场同伴和同伴之间的杀戮开始了。死在同伴手下，或许对他们而言算是种解脱吧？

‘奇怪！敌部队混乱了。’杨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当敏正看着一场杀戮剧，一阵熟悉而又诡异的鸟叫声传入敏的脑中，他转过头去：‘是兹盖别克！’一只几乎只剩骨头，肉正腐败的人

面鸟朝敏而来。兹盖别克上站了个穿着斗篷的男子，他对敏淡淡地笑了笑，道：‘快上来吧！’

‘是！阿鲁卡特大人。’

敏把杨也一起接上兹盖别克。杨因为从来没有看过如此诡诞的生物，不禁跌坐在奇特的人面鸟上，感觉起来，这跟坐在死尸上并无所异。他看了看站在鸟首的男子，那男子俊秀之程度，只怕连阳光都要为之含羞，而那男子也以冷澈的眼神看着杨，道：‘我名阿鲁卡特，请多指教。’

‘呵呵……。真不友善。那么，阿鲁卡特大人，你打算带我们去哪？’

‘恶魔城。’此时‘兹盖别克’猛力往高空驰去，穿过了正在凝结成雨的云层，告别了被阴暗笼罩的大地，敏的眼前顿时出现了一轮白莹而带有透明的圆月，这种此般的宁静，和方才不绝于耳的惨叫声相比，使敏心里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感伤。

兹盖别克不时地发出奇怪的声音，杨不禁皱着眉大声道：‘喂！人面鸟！你可不可以不要鬼叫鬼叫的，吵死了！’兹盖别克似乎不太高兴，又发出了几声怪叫，弄得杨头皮直发麻。

敏笑道：‘唉呀！杨，习惯就好了啦。兹盖别克其实心肠很好的，你别看他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觉得，他比那些欺负普通平民而自恃非凡的士兵，要好多了。’

‘这倒也是，不过这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啊！妖魔就是妖魔，怎么能跟人相提并论呢？’杨拚命地反驳。

一向沉默无言的阿鲁卡特听了这样的论调，从兹盖别克的鸟首缓缓地转身道：‘妖魔为什么不能跟人相提并论？虽道人类会比妖魔高级吗？’

杨叱道：‘当然有！’阿鲁卡特冷笑了几声，手抚撑着毫无血色的额头上，感叹了一声：‘人类啊！你们如此自我膨胀的结果，只有走自我毁灭一途。’

‘那你们妖魔呢？到处乱杀人，还是不是一样！’‘我们妖魔是会为了生存空间开杀戒；而你们人类总会为了私欲、权力、虚荣而做出伤天害理的事。’

‘那为什么人们会这么讨厌妖魔、有翼人、龙人？不就是你们爱好血腥吗？’‘那么，请问每次发动战争的是谁？虽然有的妖魔会犯错杀了人，但是让更多人类惨死的是你们自己啊！大部份的魔族都会安分地过着日子，但是你们却要扰乱这份宁静，视异族为眼中钉。还不如大家静下心来，多多了解对方。说穿了，你们不过是害怕，不能接纳异族的种族。即使有一天你们自取灭亡，也不足为奇。’‘哼！人类的事情不需要你们来管！’敏看着两人对于种族上迥异的差别，一时之间，也不佑要说些什么话。直到杨无奈地坐下后，三人又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当佇立在席曼岛海岸山崖的恶魔城，出现在地平线的那一端，逐渐扩大至敏的面前时，和熙的太阳也从神秘的东方，从海中缓缓浮起。金黄色的光芒闪耀在城墙上，和映在海上的反光相映成辉。兹盖别克在礼拜堂外侧停下了翅膀。

‘两位就在礼拜堂的客房好好地休息吧！有事的话再来图书馆找我。’此时的阿鲁卡特语气还是如冰似霜，但是也一改像方才他少有愤慨的样子，恢复了他原有的风度，‘对了！’他白晰的嘴下突然浮起了笑容：‘有人在礼拜堂主殿，很想见你。去看看吧！’杨似乎不是很有兴趣，打了个呵欠：‘你自己去吧，我快累垮了。’于是就跟着那带路的妖魔走向寝室。

由于敏曾在恶魔城待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不到半晌，便到了礼拜堂的

正殿。这礼拜堂空间极大，全是以大理石砌，配上了华丽的彩色玻璃，形成了极为和谐的对比。一切的事物是如此完美，庄严气氛和华丽的布局，如因是在外面的世界，只怕这将会成为所有礼拜者的天堂。只是，这没有半点人影，只有空洞的脚步声回响在整个正殿里。敏绕过了座椅向前走去，他起先看见了一个神像，一个金色神像，那是玛娜女神，所有生命的创造者，魔力的根源，在曙光的照耀下，发出了像钻石、像虹彩般迷人的光芒。在神像下，有个人正以跪姿向着玛娜女神，双手合十，宁静无声地作着祈祷。敏又继续向前走去，才发现那是个带有紫发的女人。

‘紫发！难不成是……。’敏迫不急待地跑向前去。‘亚谢露丝！你已经好了吗？太好了！阿鲁卡特实在是个好人。’‘……！’只见那女人转过头来，以哀怨的眼神看着他，虽然那女人因为彻夜未眠而面容憔悴，但在小麦色的皮肤下还是有着令人为之一振魅力。她道：‘你在叫谁亚谢露丝啊！我在这里为你祈祷得要死要活的，你居然……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伊莉亚死命撑着敏的脖子，猛力地摇晃着，捏得敏直喊救命：‘啊！放开我啦！死老太婆！’

‘老太婆！？我也不过才大你一岁！你呀！这无情无义的家伙！’等等……我刚刚看到的明明是亚谢露丝呀？……难道是那家伙！’敏拖着伊莉亚奔出礼拜堂外，不明事由的伊莉亚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敏并没有回答，他用尽了全身所剩无几的力量，只为了找到在图书馆的那个人。

‘哼！才说他是好人，就马上来耍我……。’敏忿怒不平地道，冲进了恶魔城的‘转换空间’。

恶魔城中最古老的地方，莫过于这藏书库，从德古拉时代开始到现在，约有二千年的历史，里面的藏书从天文、数学、占卜到魔法、咒文、历史，就连阿鲁卡特本人也无法完全釐清，有那些书籍，甚至记载了玛娜女神进行天地创造的过程，可见其藏书库之古老。也因如此，整个藏书库的宁静庄严的气氛，和恶魔城阴暗、深沉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果然没错。’阿鲁卡特轻轻地发出了叹息声，打破了藏书库永未开启的声音，他缓缓地将那本厚重的古书放回原来的柜子上，以手托着下颚思索着‘那个问题’，放书时激起的尘埃盘旋飞舞在空中，思绪也随之左右波荡。

‘这么说，亚谢露丝……。’一阵破门而入的音打断了阿鲁卡特的思绪；敏通过了转送点后，如伊莉亚一起冲了进来。敏急忙地停下了脚步，看着等他多时的男子：‘阿鲁卡特大人，实在太过分了！是你使用幻术的吧？’

‘呵呵……呵，我只是想看看你记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而已，不算太过分的。’伊莉亚听得像个丈二金刚，摸不着头，向敏道：‘什么话啊！’敏解道：‘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到了针之城，城主亚谢露丝其实是个傀儡，我觉她很可怜，所以想去救她。’

‘你啊！实在有够自不量力，连自己都被追杀来追杀去的，居然还有闲功夫想救人？笨啊！’觉得敏实在笨不可甚的伊莉亚直数落个不停，敏也只能在一旁默默地承受，反正几年下来都是如此，敏也就习以为常了。

不等两人打闹完，阿鲁卡道：‘之所以我又把你带回来，自有我的原因，你就下去休息罢，时机到了，我自会和你谈。’自然，这和逐客令是划等号的。

吃了这次闭门羹后，敏和伊莉亚便回来了礼拜堂的寝室，敏将鎧甲卸了下来后，才如释重负地倒在朴实无华的木床上，上面还残伊莉亚的香味，

而旁边的杨早已鼾然打呼地大睡着。

‘对了，伊莉亚。你怎么会来恶魔城？’‘吵死了……你少烦我啦！’‘凯派你来的。’彻夜未眠的女子没有回答他问题，伸了个懒腰，以美妙的姿态扑在那极大的双人床上：‘我为你祈祷了一整夜，你连一句谢谢也没有……’她语气近似啜泣，使得敏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急忙道：‘啊……对不起嘛，！实在谢谢你。’

‘骗你的！’伊莉亚调皮地作了个鬼脸。敏先是愣了一下，很羞恼地道：‘可恶！你这家伙！’‘好啦好啦，我不跟你玩了，你快点睡吧。’伊莉亚露出了甜美的笑容，缓缓地闭上眼睛。此时被作弄得手足无措的敏，反而睡意全消了。

午夜，是黑暗的尽头，也是黎明的开始，无尽的夜空，延伸向无限的宇宙。席曼岛的海岸，此时泛起了一场白雾，雾是如此的浓稠，使得在恶魔城最上层等待的三人，寒意油然而生。

杨双手互相摩擦了下道：‘我在草原王国时，有一个传说：恶魔之王阿鲁卡特，率领了魔军企图染指这干块土地，他是个残忍的恶魔，所以闇鎧骑士团和圣兵们必须消灭恶魔城里的魔族……可是……看来这传说是个荒谬的错误……’敏笑道：‘是啊。虽然阿鲁卡特外表看起来非常冷酷，其实他是一个很有仁心的男子。’伊莉亚在旁连忙接道：‘啊！对了。’

我还记得凯大人曾对说过：德古拉的儿子阿鲁卡特，和他父亲完全不一样，对魔族下了“不杀人类”的禁令，还遣反了当初被捉的人类呢。’杨双手交叉道：‘为什么人类对他会有这样的误解呢？’

‘就是你们人类啊～～一看到不了解的种族，就会不断地想：“他们会不会伤害我们人类”，而将那种难受的不安全感，转化成敌意。’伊莉亚指着杨，毫不客气地道出人类心灵的弱点，而杨也算是个明理的人，只是摇摇头道：‘看来我们是该好好检讨了。’敏揉了揉眼睛，睡意还是源源而来，他张大了嘴巴打了个哈欠，陡然地震了一下，问道：‘对了！伊莉亚，早上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你为什么来恶魔城呢？’伊莉亚为了掩饰泛红的双颊，生气地转过头去：‘不关你的事！’她以生硬的口气驳道。

‘什么嘛？告诉我啦！告诉我啦！……’这副景象，对旁人来说是很有趣的闹剧，两人打闹了一会，在旁的杨早就笑得弯下了腰。好不容易地忍住了眼泪，停下了断发出笑声的嘴，也拍了拍敏的肩：‘好了，敏。我想伊莉亚之所以会来，大概是受了凯的命令吧？’

‘啊！说得也是。’杨只不过是给伊莉亚找台阶下，没想到不疑有他的敏真的信以为真了。

‘是……是啊，就是这样。’即使在夜晚，美丽的脸颊依然闪耀着光芒，就像流星一般地耀眼、迷人。

‘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在古老的座位上，从空气中出现了一个极为俊美却有着冷酷双眼的男子，半侧着身，以手托腮，习惯性地拨弄着引以为傲的如细雪的长发。

杨捋了捋皮革制的鎧甲，道：‘哟！终于来了。’伊莉亚直接了当地道：‘阿鲁卡特大人，您召我们来究竟是有何事呢？’这种开门见山的说话方式，有点像是要找碴似的。意味着‘如果没有事的话，我们可就不奉陪’的感觉。

阿鲁卡特像早就看透了伊莉亚的心思，用近似慵懒的姿式，悄悄地斜

着眼，笑道：‘伊莉亚小姐，你认为我会无聊到午夜召唤你们来最上部聊天吗？’

‘阿鲁卡特大人，你就别再调侃她了，你看她的脸快比夕阳还要红了。哈哈……。’事实上，调侃伊莉亚的人却是杨。

‘好了，言归正传，事实上有一件事想请你们替我辨。’杨道：‘哟哟哟，来无敌的阿鲁卡特大人也有相求于人的时候啊！’敏抗议道：‘杨，听阿鲁卡特说完嘛，你这样实在太无风度了！’沉默了些时间后，未来人称‘流浪者’的敏终于开了口。而伊莉亚也在旁应和：‘对嘛！’杨此时也只能畏首无言了。

阿鲁卡特的声音于此时在偌大的恶魔城最上部中迴绕迴响：‘敏啊。你是否记得前次离开这时，在海灘上说的那句话？’敏嘴唇动了一下，但马上把脱口欲出的话给吞了回去。

‘想起来了么？’阿鲁卡特持续压迫敏说出亚谢露丝的事。伊莉亚不耐地拉扯着正在沉思的敏：‘敏 难道是救出亚谢露丝的事？’杨摇摇头道：‘救人？不好意思，这种事我没有兴趣。’不顾意见分歧，敏低着头：‘可……可是，我打不过魅惑之君。’‘你一定打得赢。’‘咦！？’敏满脸疑问地朝向那自信满满的男子看去。阿鲁卡特送了三人进入结界的入口，像是被黑暗淹没了般，从这世界消失。‘你这么做，可以吗？’从阿鲁卡特背后传来了优美的女声，但是在声音中却有着一丝的悲伤和责备。

‘如果不这么做，他是不会有所长进的，不是吗？’那女声默许了阿鲁卡特的话：‘令人不明白，阿鲁卡特。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阿鲁卡特缓缓地步出封印的房间，门随即重重地发出巨响，不久便整个关闭。而在外面的美丽的精灵族女子正以一种复杂的眼神看着阿鲁卡特。

‘世上的这种奇妙均衡状态，真是一种艺术啊！如因任意抽掉一支樁脚，会是什么样子呢？’

‘阿鲁卡特！你想破坏世界的和平吗？’‘和平？这种从不存在的东西，没有破坏的必要。’女子没有继续说下去，她的心情复杂到了极点，这三百年来一直守护的东西，原来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吗？而我却坚信不移地过了三百年。‘我……到底在做什么？’

‘平衡。’‘平衡？’‘世界的平衡一旦被破坏，就会马上出现另一种平衡，一种新的平衡。而亚谢露丝正是新和旧之间的关键所在，夏洛特。’夏洛特并没有出声，甚至没有变换姿态，只是沉默不语地站在阿鲁卡特面前。

‘你……打算让敏那孩子成为你的傀儡吗？’阿鲁卡特一阵冷笑：‘别说得这么难听，我只是不愿在步入尘俗，需要一个继承我意志的人罢了。放心吧，那孩子虽然目前不强，但他将是左右这个世界动向的重要人物。’两人又沉默了半晌，不久，明亮的圆月被一层层黑色的云笼罩，怎么也穿不透那深沉的暮簾，矇矓的月光落在夏洛特纤细的肌肤上，映出了炫目的光芒。

‘平衡……吗？’

妖魔领域，玛那之外的另一个异界，更接近原始的混沌，没有晝夜之分，天空只有紫和红交错而成宇宙，和稀稀落落的星星，混合成一种奇异的颜色，笼罩这片充斥着诡譎气氛的土地上。

魅惑之君静静地站在魂之座，他正在等待。以阿法斯鹿角做成的头饰上，夹杂着和天空一样紫红色的长发，就这样任它随着异界的风飘荡，显得有些杂乱无章。

这是第一次，第一次感到心是如此的刺痛，自从离开了玛那女神所开

创的世界，而在不知不觉间，自己也创造了一个世界，只是不自觉地看着生命一一成长，不自觉地成了这领域的领主。当自己回头时，才发现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就那样又过了不知多少年了无生趣的生活……。一切的起源在那天，救了一个叫‘亚谢露丝’的少女开始。

他，以自己的血救了那名叫亚谢露丝的少女。

他慌忙地将那受了重伤的少女抱起，半睁半闭的双眼使他感觉到一股暖流。那少女的手悬在半空中，缓缓地摇摆。

他，找到了他长久以来失去的东西。

他，找到了那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一场无止尽的循环，看过了多少生命萌芽、成长、盛开、凋零。人类的生命，像是沙尘一样，吹灰反掌间，而消失无踪。但他却救了这应该消失的生命，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或许，魅惑之君也不知道。

他，以自己的血救了她，却让她成了独一无二的半妖。

有多久呢？多久没有这样铭心地痛过？长久而漫长的日子中，似乎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拨动魅惑之君的心灵，肉欲的发洩是唯一能暂时忘却空虚的方式。金狮子姬、白蔷薇姬只不过是解决的工具。而渐渐地，时间的流逝也带去了那份应有的快感……。

当亚谢露丝双眸缓缓张开，如残灭的蜡烛再度点燃，恢复了活力。魅惑之君找到了那被时光偷走的情感，那是他一度失去，一度寻找的东西。‘找到了，总算找到了，终于找到了。’他暗自在心中怒吼着。

亚谢露丝努力地用手触摸着魅惑之君的脸，在美丽的手中传来一丝丝的颤抖：‘你是……？’魅惑之君把亚谢露丝紧抱在怀里。因为他实在是害怕又将失去了眼前所拥有的。

他的声音也有些颤抖：‘永恒的爱啊！失去的又找了回来，不要再分开，好吗？’

而眼在，面前的亚谢露丝，却成了要将自己打倒的人。他那带有挑动亚谢露丝的动作，道尽了魅惑之君无限的爱和悲伤：‘来吧！杀了我！’或许，这是他期待已久的结局，被最爱的人杀死……。可想而知的是战斗……。他如愿以偿了。

亚谢露丝挥去沾在妖刀?幻魔上面绿色的血渍，紫色如丝的头发瀏在她的眼前，掩盖了她现在的面容，看不出是喜？还是悲？那时的魅惑之君虽然充满了疯狂的杀意，那大概是一种病态的爱欲……亚谢露丝知道的……从当初她抚摸魅惑之君的脸时……甚至是……亚谢露丝也认同了这爱意……。所以战斗中心脏才会不断地剧烈地跳动着。不是因为战斗的关系……纯粹是一种……心动感吧！但……为何……自己又杀了魅惑之君？也许……跟他一样将爱欲转为杀意吧？也可能……是害怕他死去，或是害怕他……怕到乾脆以自己的双手结束他……。‘眼泪？’但……杀了他后……为何又哭泣呢？透彻如晶的水珠从眼眶中鱼贯般地涌出，夹杂着自己内心难以理解的复杂情绪，闪烁着令人迷惑的光芒。

但，忽然间竟扬起了令人惊悚的笑容……。

‘唔……又是同样的梦……。’‘不要紧吧！亚谢露丝大人……？’在旁侍卫的金狮子姬慌忙地问道。

对于金狮子姬的动作亚谢露丝并没有理会，她以手将紫色的头发向后拨弄：‘我……又做了那个梦……。’

只见金獅子姬毫不考虑便道：‘大概是最近事务太忙了，才会做恶梦的吧？’她心暗道，哼！死丫头，怎么能让你知道大人的事？她不过是大人的躯壳罢了。当然，亚谢露丝是听不见的。亚谢露丝又闭上了眼，似乎陷入了深思。

‘……白蔷薇姬说了吗？那个东西的下落？’

‘属下无能！那家伙还是不肯说。’

‘是吗？’亚谢露丝将手停在柔潤如玉的脸上，姿态极为撩人，她缓缓道：‘带她上来！’金獅子姬点了点头，便走出了針之城主殿。

不到半晌，金獅子姬率领了二名下级妖魔，而那两名妖魔士兵托了一名身穿白色丝制的连身衣，以锁链将她扣住，毫不留情的甩至亚谢露丝的面前。从那留在柔细的皮肤如蛇纹的擦伤，可知在之前早已受了不少的屈辱。

说屈辱一点也不为过：先前她为魅惑之君的妾，亚谢露丝的伙伴，很諷刺的，今日却成了昔日同伴的阶下囚。白蔷薇姬将被捆住而不能行动的腿部，巧妙地斜在一边，努力地想坐在地上，但也只能将脸转过来望着亚谢露丝。她那皱着眉无助的眼神，足以让任何人为之动心，但亚谢露丝却只是以睥睨的笑容对着那女人。

白蔷薇姬道：‘亚谢露丝……！为什么要这么做？’

亚谢露丝这才慵懶地坐起，道：‘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只要你说出‘妖刀·幻魔’的下落，我就让你平反。’

白蔷薇姬声有些哽咽，道：‘难道你忘了吗？幻魔是你自己封印的……亚谢露丝……不要给魅惑之君的咀咒给迷惑了，快醒醒啊！’

金獅子姬勃然怒道：‘你说什么？’

亚谢露丝站了起来，手拍了一下岩石交缠而成的石座，怒道：‘吵死了！我现在是妖魔领域领主，注意一下你的口气！快把‘幻魔’的下落说出来，不然……就算是朋友也得死！’

白蔷薇姬无奈地摇摇头，泪珠也跟着挥洒出来，她抑止了呜咽的语调，道：‘你还不了解完全妖魔化的原因吗？你不过是接受了魅惑之君的血才成了绝无仅有的半妖。身为人类的你是不可能成为妖魔的。这是魅惑之君的咀咒啊。’

此时亚谢露丝脑海闪过了一个人影，那是她睁开眼时，等一次看到的人。他的脸……虽然是那么地冰冷，却有如此炙热、如此温柔的眼神……。霎时她的头竟如万蚁齐钻的刺痛，她难受地按耐不住而抱着头。‘啊……头……好痛……！’

白蔷薇道：‘对！快醒醒，就是那样！’

金獅子姬见情势不妙，便向那两名士兵命令道：‘快！把她给杀了！’妖魔听命令把白蔷薇姬托起，准备动手时，却让她挣脱了开。‘金獅子姬！你是主謀吧！’金獅子姬让剑拔出，形如撩牙般地高高举起：‘少啰嗦！去死吧！’

‘慢着！’不知何时杨和伊莉亚出现在眼前。

语甫定，伊莉亚的箭发出尖锐的声响，正中两名妖魔士兵的背部，两名士兵一阵哀号后，相继倒在血泊中。伊莉亚叫道：‘杨！快阻止她！’杨疾步向前：‘来不及了！’金獅子姬的剑已穿过了白蔷薇姬的身躯，白蔷薇姬的魂魄已散，却念念不忘自己的摯友，她奋力睁着充斥了黑暗，即将看不见的眼，‘亚……谢·露……丝……’随即化成了灰。异界的风撩起了无尽的愁

悵，为这位可怜的女人道起了悲惨的一生。

鬼律刀在空中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向金獅子姬攻去。金獅子姬不敢轻忽，举起剑硬生生地吃了一击，兵器互相摩擦的声音，此时格外刺耳。杨反手打出一剑，将两人的距离拉开。

‘大胆狂徒，竟敢闯入針之城扰乱宫中之事？报上名来！’金獅子姬吼出了如獅的吼声，向杨和伊莉亚怒叱道。伊莉亚又射了一箭，但马上就被异界的骑士给拨开。‘你们是暗杀者吗？’

伊莉亚发出‘哼’的一声，道：‘暗杀？不好意思，我可没那闲情逸致。’

杨接过伊莉亚的话：‘我是个傭兵，没钱的工作我是不接的哟！’

‘傭兵……你们是人类！人类哪有能力来到妖魔领域！’她马上就想到了那个人，不禁轻微的颤抖‘……阿鲁卡特！’

不料，杨竟露出了自满的笑容：‘你中计了！’

‘你说什么？’金獅子姬绝没想到，此时亚谢露丝身旁竟已出现了一个身影，将正承受痛苦的亚谢露丝以单手撑住的呻吟。‘没事的。亚谢露丝，再一下就好了。’

伊莉亚抗议道：‘喂！敏，怎么可以把她搂在怀里？’

‘是上次那家伙！’上次敏大闹針之城的情景，顿时映入眼帘‘难道他想……！’‘糟了！’正当金獅子姬转过身踏前一步，杨和伊莉亚的联合攻势立时阻断了她的去路，两人合肩而立，伊莉亚的弓正拉上满弦瞄准了金獅子姬。

‘不好意思，我们是不会让你过去的。’

杨向伊莉亚笑道：‘这么有气势？难怪敏对你敬而远之，哈哈……。’

‘你少管！’此时敏已将亚鲁迪玛拿出，紧握在手上的神剑竟又发出了震动，他心道：‘共鸣吗？亚谢露丝到底是什么身份？啊！不管了，先完成任务才说也不迟。’他将亚谢露丝的手托起，再以右手将剑放在她纤细滑腻的手上，虽然敏此时已满脸通红，但时间也不够他去胡思乱想了，和上次一样的强烈闪光又再度笼罩了整个針之城，将敏的思念体打入了亚谢露丝的心中。‘这里……就是亚谢露丝的内心世界吗？’

茫茫的白雾如不透明的纱布包围着二度来訪的人，他四周张望了下，心想：‘我现在是思念体，阿鲁卡特说只要以思想移动马上就可以找到亚谢露丝被缚束的自我……。’于是在亚谢露丝的精神世界，他便展开了搜索行动。‘亚谢露丝……你在那里……亚谢露丝……。’惨白无色的迷雾如深渊般夺走了敏的声音，似乎不会再反射回来，留下的只有空虚的人影，敏又咬紧了下唇，不断来来回回地拨开面前的白雾，却又如潮水般接踵又回到了他的面前。时间随着反覆的寻覓逝去，也渐渐夺取了敏的精神力，他感到有些一支，停下了动作，心想：‘再这样下去，在还没找到亚谢露丝之前就要强迫被拉回原来的世界了。’心觉时间紧迫，又踏上了寻人之路，但在这样的环境，空洞的景物，死寂无声，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不是在亚谢露丝的精神世界，而是在一个无生物黑暗空间。

‘这样真的找得到吗？’他想起了出发前他和阿鲁卡特之间的对话。阿鲁卡特以赏金做劳赏自称‘最强傭兵’的杨后，便叫杨和伊莉亚先退下，和敏单独的对话。

‘阿鲁卡特大人，你说我能打倒魅惑之君……？’

‘没错！’阿鲁卡特看来认为敏胜券在握。

‘怎么可能……，以我的力量跟本不可能和他匹敌，更何況要救亚谢露丝？’

阿鲁卡特道：‘以你的力量，的确不是他的对手。’

‘那为什……’

阿鲁卡特不待敏说完，便道：‘但是，你要记住一点，无论魅惑之君用何种形式侵占了亚谢露丝的精神，他永远也只是她心中角落的闇罢了。’

‘噢？’

‘是的，唤醒亚谢露丝自身的意志的信心，是你最大的武器。’说完，他唤进了在外等待的两人，带他们进入通往妖魔领域的转送结界。（回忆完）

‘自信……啊？’敏自言自语地思考着，接了又愣了一愣：‘自信！是啊，我缺少的就是这个！’一个人无论能力的优劣，如果没有自信，也无法把能力发挥到极致他，明白了这一点！

不到半餉，他耳旁传入了一种机械式的声响，嘀答嘀答的声音就像那片永无止尽的白雾一样，似乎永远不会停。雾渐渐散去，一个巨大的圆形平面物由模糊转向清晰呈现在他的面前，那物体约有四公尺的高度，中央部分有着的一长一短的指针，而越靠近他，那出机械式的节拍声也随之增加音量。敏走向前，以手感觉那东西的触感，传来的却只有冰冷的讯息，他心想：‘时钟？为什么在亚谢露丝的精神世界会出现这种东西？’

‘是生命的时钟。’从巨大时钟后传来了一股清脆的女童声。敏着实吓了一跳，愣一愣：‘生命的……时钟？’一个面容清秀的紫发女童，不声不响地到了他的旁边，向他浅浅地一笑，但对敏却有种莫名的熟悉感。敏问：‘你是……？’

那女孩纵身一跳，居然一跃上了时钟的上部，巧妙地坐在上面：‘我是谁？……，呵呵……。’她以笑声敷衍了敏的问题。‘你……为什么想救亚谢露丝呢？’

‘噢？’敏对那女孩的反问有些措手不及：‘只是……一种感觉罢了！’‘你究竟是……？’

那女孩还是没有回答，‘生命的时钟停了。’

敏一脸狐疑，望着那女孩，如紫纱般的瀏海掩盖了她的眼睛：‘你看，生命的时钟空有声音，却停滞不前。’敏这才发现，从刚才到现在指针都一动不动。他问道：‘这应该就是亚谢露丝的精神时间吧？为什么会停滞不前呢？怎么样才能让它回复呢？’

‘没用的。’那女孩天真地笑了笑‘亚谢露丝的心，已经承受了太多的伤痕，内心角落的闇吞蚀了她的精神。’

‘什么？’敏失声道。‘难道那闇就是魅惑之君？’

驟而狂风袭来，将所有景物都吹了散开，眼前所见的，只有一片浓稠的黑暗，包围着敏的四面八方。他睁开了闭上的眼睛，眼前出现的，竟是亚谢露丝的身影，她慢慢地转过来，半开半闭的眼眸望着敏，是如此的美，却又是如此的哀悽，那种淡淡飘来的香气，也使得敏也染上了那种气息，却一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一切都似乎是那么地熟悉，就像是昨日才见过似的。每当敏心头涌上这种感觉，就忍不住想将她拥起。

‘你……为何而来？’亚谢露丝轻启朱唇。

敏片刻都不犹豫：‘当然是为了救你啊？’‘我……？你是指亚谢露丝吧？’敏声音有些急促：‘你就是亚谢露丝啊！快跟我离开这里，你就可以’

回复原状了。’这也是阿鲁卡特告诉他的。

‘……不要。’

敏急道：‘为什么？难道你希望你的身体就这样被魅惑之君操纵吗？’

黑暗的空间旋绕着无奈的气息，落在了进入精神世界的人身上。亚谢露丝的语调，就像是随手一抹，听来薄弱，人心却溶进了五脏六腑，形成了一股淡淡的哀悽。

亚谢露丝声音有些哽咽：‘你根本就不了解亚谢露丝，她背负的伤痛，你能佑道多少？’亚谢露丝已泪成两行，晶莹的泪珠滑过了脸颊：‘她承受的迷惑，你能知道多少？’‘所爱之人要杀自己的心情，你又知道多少？’

‘……。’

亚谢露丝手举向敏，一道光随即穿过了敏的头部：‘你就来看看，亚谢露丝的遭遇吧。’敏感觉身体不受自己的控制，像木头一般动弹不得，他使尽力气想挣脱，但始终是徒劳无功。慢慢的，眼睛所看见的只剩下一片空白，他又睁大了眼，以为那只是幻觉，但又不是。

这一幕的出现使敏瞳孔倏然凝聚，原本动弹不得的身体，陡然震了一下：‘那是……？’那是不能以语言形容的杀剧，魅惑之君派的暗杀者，舔了舔手上的血渍，斜眼看着从妖魔领域逃出的亚谢露丝，地上零零碎碎的尸块，全是和她曾共患难的同伴们。暗杀者道：‘怎么？还不跟我回去？’亚谢露丝无力地以两臂撑着身体，头也无力地垂下，露出了颈部：‘……。’

‘呵呵……也难怪你会难过，你已经一无所有了嘛。同伴、亲人、朋友，全都不在了。’‘为什么……这么做？’暗杀者随手捡了一块零落在地的肉块，往嘴里一丢，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就连在旁和透明人间的敏也不禁觉得作恶：‘魅惑之君不过是要你回去罢了，如困当初你肯乖乖跟我来，这些人也就不会死了。’‘魅惑之君大人可是深深爱着你啊。’‘这么说……他们的死……全是我所造成的！’暗杀者毫不留情：‘是的。’此时，从亚谢露丝体内发出的气爆增了数倍，那暗杀者也茫然地看着她，暗杀者就像被蛇盯住的老鼠，全身打着寒颤，也不知如何逃脱。‘怎么可能？一个弱女子居然有这种斗气？’‘等……唔哇……啊……’暗杀者的惨沮声是杀剧的最后一幕，敏看完了这一幕，又回到了精神世界。

‘如何？了解了吧？’敏愣在那儿，回想着发生的经过。敏看到的不只是这些，亚谢露丝过去如走马灯还一幕一幕地在敏的脑中闪动着。亚谢露丝又道：‘亚谢露丝已经一无所有了，为什么要逼她重回残酷的世界呢？’

敏此时已经恢复了行动力，他望着亚谢露丝：‘可是你希望魅惑之君就这样侵占你的心灵？’

‘无所谓。’‘咦？’亚谢露丝简洁的回答反而使敏不知所措。

‘反正，我已什么都没有了，再失去身体，也不会有人我伤心难过了。’

‘别开玩笑！’他向前走了一步，抓着亚谢露丝两臂，轻轻地摇晃她，想使她清醒点，这个动作让亚谢露丝有点震惊，她轻咬下唇，狼狽地望着那男人。敏情绪稍有激动，手指在亚谢露丝两臂越握越紧：‘你的过去，刚才我全部都知道了，但是，你这样沉溺在昔日的感伤是没有用的。’

亚谢露丝将视线转开，侧着脸道：‘我只是不希望再度受伤。’

‘所以才逃进自己的精神吗？所以情愿把身体让给魅惑之君吗？’

敏的逼问，使亚谢露丝不知如何是好；‘你……明明是外人，明明……什么……都不知道。’眼眶泛红，哭泣声随之而下。

‘是外人又怎么！连爱你的人都想杀你，那跟外人有什么不同。’

亚谢露丝将敏挣开：‘别再说了……。’

‘她不应该只看着悲伤的过去，未来是有着无限可能的地方，说不定在那就可以找回失去的那一部分。’

亚谢露丝停止了啜泣，擦了擦眼泪：‘失去的……那一部分？’

敏道：‘是啊。只要前进就会有希望。’

‘希望……吗？’亚谢露丝两手抱着身体：‘可是……我已经什么都有了，我会恐惧啊……！’

‘啊……’

紫发的美女受惊于敏突如其来的拥抱，但却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两人的暖流交流着，温暖的感觉，顿时油然而现。敏在异界美女的耳旁，道：‘会不安吗？不要担心，我会在你身边的。我会分担你的痛苦……。’亚谢露丝终于露出了难得的微笑，几年来，这是她第一次感到高兴，她的笑容，美得令人眩目，拭去了昔日的泪珠，看着敏笑道：‘好吧！既然如此，我也该出去了。’

‘咦？真的吗？’

‘嗯……！为了……希望！’

从此，亚谢露丝心中的暗便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开朗的心灵。亚谢露丝双手作了个手势，口中念着咒语，不久，便发出了一道闪光：‘敏，待会见吧！’两人回到了原来的世界。

‘敏！’伊利亚也不管自己身在战斗，转过头紧张地喊他的名字。

‘有机会！’一瞬间的失神，使得伊利亚惹上了杀身之祸，一转眼金狮子姬的剑已到了她的面前，伊利亚反射性地将手上的弓举起，但以木造的弓势必难逃一刀两断的厄运。此时金狮子姬身后闪出了人影，鬼律刀就此结束了金发女人的生命。‘死吧！’杨吼道。‘天上天下！’金狮子姬还没反应过来，从颈和腰瞬间分开，应声落地。一阵清厉的尖叫声，身躯如散沙般一点一滴飘落在地。

杨怒视着心有余悸的伊利亚：‘你在干什么啊！在战斗中分神的只有死路一条啊！要不是我动作快，你早魂归西天了。’

伊利亚被杨骂得狗血淋头，却还高兴地道：‘敏！敏回来了！’杨这才惊觉：‘啊！真的？’两人相视一下马上拥上前去。‘敏！任务完成了？’杨冲向前脱口的第一句话，竟是这样的话，使得伊利亚有些不满，骂道：‘喂！你也太功利了吧！开口闭口就要钱。’杨做了个鬼脸：‘谁叫我是傭兵呢？’

敏的脸色有些苍白，大概是思念体脱离本体太久的关系，为了不使伊利亚担心，他才勉强笑道：‘嗯，我回来了。亚谢露丝也恢复了。’

‘太好了！’杨笑道。

亚谢露丝显得很疲累，一软又摊在敏的胸前：‘看来，精神脱离身体太久的不适应……已经开始了。’敏担心道：‘没事吧？’她摇了摇头：‘嗯……，过一段时间就好了。’敏才又抬起头，发现杨和伊利亚的脸，比自己还要苍白。‘杨、伊利亚，你们怎么了？’杨向殿内广场指去，肌肉还发出‘咯咯’的声响，可见其僵硬之程度。

他在亚谢露丝精神世界看到的魂之座，不知不觉佇立在四人面前，站在上面的，则是那本来已死的魅惑之君！杨和伊利亚惊讶错愕的，并不是魅惑之君的出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他们感到战慄的，是在

那转眼间，竟出现了这样的物体，这样令人觉得诡异的人，心里的压迫感不禁油然而升至极。

‘为什么……他不是已经死了吗？’敏撑着亚谢露丝向她道。亚谢露丝稳下了脚步：‘看来，被我们逼出的‘闇’不愿就此消失，脱离了我的控制而实体化了。’

‘那么说……’敏的声音有些颤抖。

‘没错，他可以算是新生的魅惑之君。’

杨不知魅惑之君的可怕，采取先发制人：‘去吧！鬼律刀！’集满了邪气的鬼律刀划出了一道真空之刃：‘管你是什么人，死’。真空刃结实实地打在魂之座上，卷起了一阵风暴‘太好了。’但是魂之座却没有任何损伤。杨看着这一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怎么可能？’“没用的，这种攻击对他跟本不痛不痒。”亚谢露丝道。

魅惑之君开口了，那声音足以令人震懾：“亚谢露丝啊，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她答道：“我并没有背叛你，我只是找回了自身自身的意志。”“自身自身的意志？你可别忘了你的命是谁挽回的？”见亚谢露丝已失去体力而不支闭了上眼，敏道：“就因为如此，就要把她据为己有吗？你根本不是爱她，你只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亚谢露丝虽稍回复了精神，但也只能断断续续的发出微弱的声音：“敏……。”魅惑之君声近嘶吼：“小子！”疯狂的眼神不过是瞪了一眼，四人便已被弹飞，接二连三撞在城墙上。敏才刚恢复意识，就察觉前面逼来了一道火柱，其火柱之大，根本来不及逃开。伊利亚感到死亡恐惧：“敏！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呀！”火柱越逼越近了。

杨也无意识的抱着头：“来不及了！”刹那间，一个黑色人影挡在火柱之前，左手一举，火柱一分为二，才没有吞噬了四个人的生命。那人向敏打了一个手势：“恭喜你，任务完成。”那是个披著名叫“血染斗篷”的白色长发男子。没错！那是阿鲁卡特！他怎么会在这？伊利亚望了半晌，才道：“阿鲁卡特大人！你怎么来了？”阿鲁卡特收回手势，笑道：“你们的任务只是救出亚谢露丝，剩下的……。”他回头杀气直逼魅惑之君：“就交给我吧！”魅惑之君沈重的声音又再度降临：“你是谁？为何阻扰我？”阿鲁卡特闷哼了几声：“连我也不认得了吗？魅惑之君——病态的爱意已经使你忘了所有的一切吗？”敏诧异道：“难道你们相识？”敏看了看亚谢露丝，她也摇摇头，表示她也不知。

魅惑之君变得异常愤怒：“你到底在说什么？”强大的妖气一涌而出，将整个大殿震得瓦岩四落，但阿鲁卡特的结界，依然完整地保护了受伤的四人。突然，四周的空气分子似乎消失无踪，异常地安静，所有景物都暗了下来。

“这是……？”伊利亚问道。

“是咒语吗？”亚谢露丝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自言自语道：“那是……缚妖阵！魅惑之君将被封印……阿鲁卡特……你想封印我唯一的亲人吗？”六星魔法阵已顿时出现，阿鲁卡特转过身来，眼神依然是如此冷酷无情：“唯一的亲人？亚谢露丝……，我想无论我怎么做，你都会有怨言的。你已经新生了，以他的死作为你新生的开端吧！”敏不赞同阿鲁卡特，驳道：“这样对亚谢露丝不是太残忍了吗？”“如果不这么做，她心中的暗迟早有一天又会占领她的灵魂。”阿鲁卡特答道。此时被六星阵缚住的魅惑之君怒吼一声，妖魔领域就此笼罩在恐惧的气氛，他想以魔法冲破魔法阵，但以成圆形体的

魔法阵将他和魂之座逐渐地侵蚀殆尽，所及之处，身体便成了细状白沙一点一滴从魅惑之君身上消失。“徘徊在异界的金色魔主啊！吾因汝之荣耀在此生辉。在这，吾将借汝之力，将挡在我面前的所有事物，封印在汝之羽翼之下。”阿鲁卡特念着一段敏从未听过的咒文，亚谢露丝激动地有些发抖，虽然极为微弱，但敏依然感觉得到。“难道……那是古代语魔法……。”“哼！封印吧！”

“闇！”圆体魔法阵瞬间转变为闪发黑色光体的物体。惨叫越来越大声，越来越震耳。但黑色光球却毫不留情蚕食他的身体，最后黑色光球终于消失了，惨叫声消失了，魅惑之君·从此……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有随风飘去的白砂。和一把受封印的妖刀。幻魔！“呃……亚谢露丝……”眼泪侵濡了敏的衣服，“不要往下看。”啜泣声如雨点滴落，而亚谢露丝细微的语声，在敏的耳里却不停迴响：“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阿鲁卡特大人封印了魅惑之君后，好像不太高兴，一声不响就走了。亚谢露丝抱着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一时之间我真的不知该怎么办，或许如此，才可以消除亚谢露丝心中的痛吧！我了解的。

过了许久，亚谢露丝才擦乾眼睛上的泪水，将“幻魔”的封印解开：“魅惑之君千找万寻的妖刀。幻魔，其实一直封印在我的体内啊。”

杨叹了口气：“就像是眼睛看到的总是外界景物，却永远也看不到自己。”

“是啊。”伊利亚道。

“我跟你去……。”亚谢露丝低着头，低声道。

“咦？”敏听得一头雾水。

“在妖魔领域，已再也没有我容身之处了……，你们还要旅行吧？我可以加入吗……以同伴的身份。”

伊利亚醋劲一发不可收拾：“不会吧！金钱上应该是足够的。”他拿着刚得到的赏金袋在伊利亚面前晃来晃去。“不过，说真的，阿鲁卡特出手还真是大方耶。”“废话！他们一族哪需要用钱啊！”

亚谢露丝望着敏，等待着他的回答，她心想：“我现在已经什么都不是了。白蔷薇姬死了，金狮子姬死了，魅惑大人也死了，如果他不答应加入，我该怎么办？”敏微微点头：“当然好啦。”

亚谢露丝这才破涕而笑，于是，敏一行人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旅程……。

四人回到了草原王国。

然后……

传说……。

第五章 翅膀

静静地银灰色阴沉的云，一副不肯散去的模样，一连包围了商业都市玛伊亚好几天，街巷的地摊小贩也好几天因雨而没做作生意，开始怨声四起，但天气这玩意儿，也是人们无可奈何的事。虽然在此情况下玛伊亚失去了原

有的朝气和活力，但却意外地找回了那份宁静和安祥。

“真令人惊讶。”杨在宿屋的窗口看着雨景，自言自语道。伊利亚问：“什么？”杨边擦拭着“鬼律”，边道：“我们在这已经住了快三天了，居然连查房士兵的影子都没有。”伊利亚泡好了茶，把其中一杯拿给敏：“哪，喝吧。”才向杨问道：“有什么不对吗？”杨道：“当然不对啦。当出我在逃亡时，不要说是在宿屋了，连仓库都有士兵来搜查。住宿屋跟根本是自寻死路，敏，你应该也知道吧？”敏点头道：“是啊！就是因为这样，我和杨才会遭到追杀。”伊利亚两手交叉：“是啊，确实有些不对劲。”此时房间的门被打开，发出“喀喀”的响声，亚谢露丝拍了拍斗篷上沾满的雨滴，溅起的细微水气，使得她的脸颊更加地红润欲滴，她道：“我刚才向城内的人打听，传闻闇鎧骑士团征召了各城的人马，伐讨北方的国家。”杨皱着眉道：“北方国家？那是‘刻人’的领地……。”“刻人？”敏问。

“嗯，那是一个继承了前魔法王国亚鲁典那的新兴王国。亚谢露丝，你可有打听到主将是谁？”亚谢露丝想了想，道：“是闇鎧三部众的‘獅将军雷欧’。”“是吗？是那家伙……，……。”杨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似乎陷入了沉思。伊利亚看他眼神凝重，像是在叫唤他似的道：“杨？怎么了？”杨才回过神来，摊了摊手：“啊……没什么。我只是想说我曾息者手下做过事，依他的行事风格，应该不会搁下我们这群人不管的，所以，大家要多注意点，说不定会有人派暗杀者来。”看他眼神一下凝重，一下飘忽，伊利亚虽心中有疑，但也不便追问下去。

亚谢露丝回来后，就坐在窗前凝望着外头，除了眨眼外，没有任何动作，甚至连呼吸声，都如此细微，即使只有如此，在敏眼中不禁砰然心动。这几天来一直是这样，自从从妖魔领域回到草原王国后，四人住在玛伊亚的宿屋，亚谢露丝总是一副心事沉重的样子，独自一个人坐在宿屋的窗边。雨声淅沥淅沥地萦绕了整个城市，如一簾竹幕模糊了视野，灰色的云似乎弹着动人的钢琴曲，在屋簷的瓦砾轻轻地按着，水滴溅起如针织一般细的条纹飘在这都市的空中，敏常偷偷地观察着亚谢露丝的每个细微的动作，一眨眼，一抬头却说不出什么。

亚谢露丝似乎注意到了那眼神，以巧妙的姿态侧了过身，如止水的眼睛望着敏，笑道：“怎么了？那样子……。”敏心又跳动了一下，赶紧把头转到一边：“看到你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真是太好了。”“是吗……。”亚谢露丝似乎有些不高兴。

“敏！”亚谢露丝头转向了窗外：“你，为了什么而生存？”“嗯……这个……。”敏喝下一口伊莉亚泡的茶，热气顿时扩散全身：“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出来旅行？”“大概……是为了凯给我的任务吧。”之前敏已经跟她提过这件事了“那你呢？”-敏反问道。----亚谢露丝屈膝而坐，脸则埋进了毛织长衣中：“……不晓得……除了我之外，我什么也没有了。”敏这才发觉，一个人心中的伤口，并不是两三天能够抚平的：“对不起……。”敏逃避似地将脸望着沉默已久的杨。门嘎嘎作响地打开，又碰的一声关上，伊利亚不声不响走出了房间，看着那没见过的天花板，怎么也平息不了醋意直上的心情“唉……。”城墙上晃动的火炬，吐出八丈高的火舌照耀着那潮湿而阴暗，外表却富丽堂皇的草原王国首都佩塞里斯。尼古格普八世坐在那华丽却不实的椅子上，啜飲着以精雕银杯盛装的糖水。而在一旁的有刚从兽人王国回来的主教波坦，和那位自称杰洛伊斯方，以银制面具不让人辨识身

分的神秘人物，尽管尼古格普也不清楚这家伙的底细，但他却毫不考虑地重用他。闇鎧骑士团团长人称“息者”的席德·堪萨斯·烈佛特虽然表面上和这位行迹可疑的新同僚保持友好的关系，暗中则派人摸杰洛伊斯方的底，但回归的通报者表示，这位假面人的行踪一向很简单，一退朝便回到领地，没有特别的行动，可疑的是，他从来不曾把假面拿下来过。如果他的脸是因为意外而受了严重的伤害，那也应该要稍微清洁一下脱下假面，而他自从来到草原王国后，却一次也没有。加上杰洛伊斯方使用魔法使其音调变化，就连是男是女，也没人知晓。但惟一清楚的是——他在各方面的能力，都是高人一等序立于鸡群，也因此成了席德的得意左右手。主教波坦经常公开谩骂这位来路不明的人物，因为他在内政上严明的作风，确实阻断了教会向民众收赎罪金的权利，大为减少了他的收入。而这天，主教波坦也常暗暗瞪视着杰洛伊斯方，而他也以面具上毫无生气的笑容回报他。渐渐地，有个人从模糊的火光中走出来到了尼古格普八世的面前，那正是他在等的人：喔，席德将军，你总算回来了。”席德恭敬地向国王行礼：“是，微臣已将攻伐‘刻人’的事务交给了雷欧处理。”原本席德正在攻打刻人的领地，就因为尼古格普的一句话，席德便要抛下士兵们独自回来，而理由却只是为了国王的安全？尼古格普道：“城内有你和杰洛伊斯方在，我的心才会放下来，我可是每天都为你的平安作祈祷哦。”尼古格普可说是国内最虔诚的信徒，每天作祷告、净身，二十年来如一日，但政事却全权由席德代为处理，可喜的是，席德本人是极为正直而敬忠守信的人，如果不是他的辅政，草原王国辛德拉必遭分裂战乱的命运。

“谢谢主之隆恩，但请您也关心一下内政问题，至少，不要让人有以宗教敛财之嫌。”草原王国之主却一副安心的样子：“这些事就交给你了，有你在，我就安心多了。好了，我也该就寝了。”说完，在场的三人便目送了被抬轿的奴隶抬入后宫，手持着盛着糖水的银杯的国王。

等国王回去后，主教波坦向席德咒骂：“你这混帐，你难道不怕神的天罚吗？这样嘲讽圣职者，你说！你到底想怎么样。”还是一副令人不快的态度道。“我只是不想看到人民被你们这些假布传道的无耻之徒给残害而已。”波坦过于臃肿的身体又开始抖动：“你说什么！”无视于主教大人的嘘声漫骂，席德对杰洛伊斯方打了个手势，两人便乘上马车离开了那阴郁的城堡和令人感到全身不爽的波坦主教。随着渐行渐远的马车，席德首先打破沉默：“怎么样？我不在的期间，波坦有没有做出什么不当的举动？”杰洛伊斯方以面具上的笑脸对着席德，实着使席德不知所措：“波坦主教在陛下的支持下，对席曼岛和兽人王国发动了战争。”“什么！那家伙居然敢擅自煽动战争……我绝不饶他。”非男非女的语调又响起：“顺便告诉你个坏消息，杨·佛雷斯特因任代理大将军进攻兽人王国失败而被国王一怒之下判了死罪，目前在逃。”“你说什么？”席德震怒至极，狂吼道。“难道你不知道这人对我有多重要？你怎么不去制止陛下？”“我目前的职责在内政和治安的维护，其他事一律和我无关。”席德不屑地“啐”一声：“好自私的人啊。”杰洛的面具沾上了车上的火光，渲染异样的妖气，他一副看穿人心的样子：“倒是大人您，据说您北上进军时，早就把军权交给了雷欧将军，而独自去了零下雪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正当席德哑口无言，那戴假面者又从喉咙传来刺耳的笑声：“放心吧，大人您是去了亚鲁典那的遗迹吧？我知道一切都是为了草原王国吧？”席德此时显得格外狼狈：“你……怎么知

道？”“大人，您不必耽心，我在辛德拉的期间，是绝对效忠您和陛下的，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安全着想。”马车奔驰“喀啦喀啦”的杂音，似乎有越来越大的趋向，在车厢小小的空间里，造成了极大的回响。席德狼狽得面目无色，看着那副从面具后闪烁着诡譎妖光的眼睛，却怎也猜不透那人的思绪。席德吸了一口气，缓缓地吐出，缓和了情绪：“那“杨”，那人怎么办。”

“那人如果不除去，将成我国的后患，我已派暗杀者了。”“嗯。”席德不得不赞扬他的判断力，一般小兵根本抓不到杨，唯有派出有能力和他抗衡的人，才能把杨这个后患根除。席德越来越感觉假面人的诡异，已到了极至，他瞪了杰洛伊斯方许久，道：“你-.....到底是谁？”“大人您不须知道我是谁，在辛德拉的期间，在会竭力为您和陛下服务的。”“.....。”下着雨的夜晚，使草原变得特别寒冷，颯颯冷风迎面袭来，不禁使城内的人们不得不早点歇着。照明用火灯早就被滂沱之雨淋熄，瞬间让街道失去了光明，剩下在街头的，大概只有过街的老鼠和酒薰冲天的酒鬼吧。说起酒，在玛伊亚可以算是名产，除了自城的土产酒外，还有从各国进口的名酒，如东方绢之国的竹酒、清酒，都以这为集散点，因而在玛伊亚内的酒店，多如繁星，即使在这样恶劣的天气，也有不少人出来小酌两杯。杨独自一个人坐在吧檯上，将酒倒进已空的杯子中。杨虽然长得不算俊秀，但是他那股独来独往的酷劲，倒是迷倒了不少在此工作的女郎。他一面把酒倒入口中，一面听着旅行的吟遊诗人唱名为“玛娜碎片”的古诗，那是古代大诗人玛尔托泰?兰迪以古代神话所写下的诗，内容是描述玛娜女神孤独的旅途，和创世的经过。虽然杨出生在东方国家，但也时常听到这类的故事，听了几遍，也就朗朗上口了。“黑暗的彼方看不见光的尽头金色羽毛的魔王展开孤独的旅程去那儿？去混沌的大地以大地造的衣以太阳造的鎧以星为矛以月为披风以光的速度天地创造创造了世界青色大地蓝色海何处不值得赞叹？”不知不觉地杨也跟着哼了起来。

“很美的诗歌，不是吗？”才一回神，身旁即有位体格甚佳的男子，他的声音稳健而沉重，短而有精神的黑发，看来也是东方国家来的。以一般人来看，此人有种令人感觉可靠的气质，但对杨而言，或许是天生的直觉，也可能是做傭兵而训练出来的能力，对周围的任何人都保持有高度的警觉，当然-----

这男人也不例外。那男人道：“这首诗的内容背景，是描述玛娜女神伤心地离开了另一个造物者，‘艾烈克西斯’后，独自到了这个世界，以所有的魔力创造了万物，开辟出了另一个天地‘玛那世界’，艾烈克西斯并不承认玛娜的所做所为，而称玛娜女神为‘恶魔’，而这个世界称之为‘地狱’。”杨对他的见闻倒是吓了一跳：“你见闻可真广！”“呵呵.....，何足挂齿呢。”

“但是，你不觉得那叫‘艾烈克西斯’的神心胸太狭隘了呢？对不称心的事就一概予以否认。这不是应有的气度吧？”那男人抓了抓粗糙的胡须，皱着眉：“谁知道啊？对我而言‘神’不过是能力比我们强大罢了，更何况它是传说？像我们这种人，与其去担心这个，还不如去担心下一顿有没有着落呢。啊，你是做什么的啊？”杨顿了一下，才决定说真话：“傭兵。”“喔？看来我跟你是同一职业呢。”“你也是傭兵？”“是啊，像我们这一种职业的，是只要有钱拿，什么事都肯做的，是不是啊？疾风将军？”杨的肌肉瞬间紧绷了起来，连在手上的酒杯，也发出咯咯的破碎声.....。“你怎么知道我的称号？”此时，杨早已将另一只手握在“鬼律”的刀柄上。那男人闷笑了几声，一副极为轻松的样子：“杨，佛雷斯特，21岁，前草原王国代理大将军。少年时代便以剑术驰名于东方各国，本名为“六分仪?杨”，人称“影剑之六

分议。”杨陡然震了一下，心理自然慌乱，但表面上却似乎不为所动：“你调查得蛮详细的嘛。”“呵呵呵????，受人之托，终人之事。”“哦？受人之托，这么说你是尼古普世派来的暗杀者啰？”眼见战触即发，那男人慌道：“不不不，杨，今天我来的目的不你性命的，而是要和你谈个交易。”“交易？”杨疑道：“不好意思，我可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来跟你交易。”男人一口赌定说：“有‘亚鲁迪玛’。”杨又震了一下，那男人继续道：“只要你能将亚鲁迪玛剑交给我，你就能避开杀身之祸。”杨低头沉默了半晌，那男人一言不发为自己斟酒，不停喝着。

好不容易杨抬了头：“你的主子是？”“龙人王 豪”“豪！连龙人也想争夺六神器？”杨惊奇道。“是不是六神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如此。”杨将手中玩弄得欲粹的杯子放下，心理有了明确的结定：“如果说 我拒绝呢？”“杨，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你有好吧？！”那男人一脸讶异，但当他注意到杨的眼神炯然露出一种杀机，知道一切再也不会有所改变了。此时，吟游诗人的表演也告了一个段落，在一片掌声和欢呼声中，杨缓缓得严以待阵道：“或许以前会答应吧，我是个劊子手，收了别人的钱，不论什么人，男人？女人？小孩？老头都杀过，但这样的日子，我已经过腻了。所以，从今以后，我谁着自己的意志行动。”“所以你放弃利益，跟随那群人？没想到你还有良知，真出乎我意料！”“嘿??，多谢。”“哼！我可不是在称赞你。”颯一声，刀刃反光照在杨的脸上；杨急步后退，以“鬼律”将其挡开，便躲过杀机。他纵身一蹬就到了还落着顷盆大雨的街道，那人追了上来。在阴暗的街上，很难看的清楚他的表情。杨怒叱道：“你这是干什么。”“为顾主做事，不对吗”那男人以飞快的速度跟上，但毕竟不是杨的对手，对杨造不了威胁。像刚才的偷袭，如果换成一般人就必死无疑，然而凭着与生俱来的天资，和战场上的经验，轻易的躲过一劫。杨闪过了那人的袭击原可致他于死地，但没有这么做：“停吧！你跟本没有胜算。”“少说废话，死在战场是傭兵的光荣啊！”杨投厌恶的眼光：“少说这种无意义的话，像你们这种傭兵，只是被遭操纵的玩偶，有什么光荣可言。”那男人腰部顿时出现一个裂缝，拉出一条血柱在一声惨叫中倒了下去。杨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道：“逃吧！或许还活下去的机会。”谁知那男人大笑了几声，勉强捱稳了刀，做最后的挣扎。杨闭上眼：“哼！愚顽不灵。”刀身巧地在他脖子划过，血溶入了水中，逐渐地扩散开来濡了杨的鞋子，但不一会儿又被雨冲刷了一乾二静。“真正的光荣，从诡譎的世间活下呀。”杨对着那人道，但他却永远也听不到了。涔涔的血如流地渗出，空气里多出了一种莫名的厌恶感，和一同打湿东方男子的身体。

翌日，阳光从云中的缝隙逃出来，打亮了湿润的草地，好不容易地，商业都市玛伊亚恢复了原有的生气，从各国来的商品一涌而出，鼎沸的市声，覆盖了鸣雀鸣暗的教声，而敏一行人，也已经离开了繁华的都市，目的地是东大陆的东方各国。他们必经过塞里佩斯，再向东通过边界后，进入无人属地的‘不归林’，再利用退潮从‘利努比亚洲’到东大陆。这段亡命的路途，显然是困难重重，光是要脱离辛德拉的疆区，就已经不容易了。

但庆幸的是，杨曾担辛德拉的代理将军，对哨站的分布和巡逻兵的范围，可说是瞭如指掌，他带嶺敏等人通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哨站，神不知鬼不觉之间，敏一行人已用骑马方式逼近了位于草原王国东北的边境。但杨始终没料到，自己竟反被聪明误，席德早已撤了国内的哨站，而懷他们顺利的通

过……通过了哈明兹要塞之后，只要再半天的路程，便可以到达不归林了，敏一行人找了一处可以棲身的地方，稍做休息，竟毕这里是荒郊嶺，所谓“可棲身之地”充其量也不过比较平坦的地方罢了。等起了火后，杨从身上抽出了一张地图，平摊在沙地上：“现在我们的位置是在塞配里东东北东方约七十里的位置，不久就可以通过边界。”敏笑着道：“太好了！这样就不用怕草原王国的追杀了。”杨接过敏的话：“这的确值得高兴。但是，在通过利努比沙洲到东大陆之前，这段的森林，传闻有魔物。据辛德拉的传说：是一个黑色拥有八眼十二脚的丑陋妖怪，进入森林的人，从来没有回来过，所以人称它为‘不归林’。”伊利亚似乎想到什么，便眨大了眼道：“对了，我曾看过一段有关不归林的描述：‘它一眨眼，花瓣便像眼泪般洒落。勇士哈瑟以为是它示落，便进行攻击——于是他的血即如花瓣般洒落。’”此时亚谢露丝缓缓开口：“仙灵诗人 西苏费斯的罗那德诗抄。”伊利亚惊道：“你知道？”杨又将话捉回：“总之，我们只能硬闯了，所以今天休息时，最好对明天有心理准备。”说完，前草原王国代理将军便寻了个好位置睡了起来。

其余三人也陆续倒下休息。夜晚了，地心引力的重量使得在马上奔驰了整天的敏全身疼痛不已，这十来天都是如此在赶路的，杨的体力是无庸置予的，伊利亚也和敏的情况无分軒輊，但奇怪的是，平日看来亚谢露丝并不是十分强健，而这几天下来，却从来没有表露疲态，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疲惫归疲惫，但敏不免有些怀疑——一切都太顺利了，赶路的途中，从来也没见过类似巡逻队的士兵，顺利的使它有些顾虑，他也曾告诉杨，杨则笑着调侃道：“这都是我带领有方，傻小子。”笑而置之。但敏还是感到奇怪。

草原的夜里极静，只有颼颼的风声，但敏却不知怎么地一点也睡不着。“咦！奇怪，亚谢露丝呢？”睡不着而起身的异乡客环顾了四周，但没有看见亚谢露丝的身影，而伊利亚和杨两人早已进入了沉眠状态。被云遮罩的月露出了半边的脸，羞涩地从云中发出了皎洁的光芒，静静地，悄悄地，将银白色的光粉撒在泛黄的大地。敏被那一瞬间的闪光所吸引，忍不住转身望去，怎么料到，亚谢露丝竟就在那微微的银光下，以坐姿看着一望无际的星空。

敏缓步走了过去，坐在亚谢露丝的身旁，脸上表情不免有些不自然。亚谢露丝见了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人能欣赏自然美景，也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亚谢露丝的声音柔潤而甜美：“怎么了？睡不着？”“嗯????。”敏以余光偷偷瞄了亚谢露丝一眼，那白皙的肌肤，竟是带有生气的美丽，沐浴在月光之下的她，滑潤纤细的肌肤在月光下映出炫目的光芒???简直就像???就像???天使！敏不敢在偷看，将眼神收回，深怕自己在情不自禁下将她拥入怀中?……。

他随口道：“亚谢露丝你学问蛮广的嘛。知道这么多有关古代传说。”亚谢露丝摇了摇头笑道：“没这回事，那罗得诗抄中有另一段是描述利努比沙洲的：努力的打魚人不在打魚，只为求得沙洲女人的倾城之笑。打魚人越来越少了。”是这样啊！看来我们的旅程还真是危机四伏呢。”敏浅浅笑着。亚谢露丝不解，问道：“你喜欢身处危险。”“也不算啦，只是觉得这样至少比没事做的旅程有趣多了。”亚谢露丝轻轻地笑，不矯作的甜美声音流入了敏的耳中。“奇怪的傢伙。”亚谢露丝转过身来：“喔！到现在都没有问你为什么出来旅行呢？”敏抓了抓头说：“啊，不好意思，让你跟了这么久，我并没有说。事情是这样的?……。”敏将之前从最初到救出亚谢露丝的事一五

一十地详细说着。“原来如此。”亚谢露丝轻锁着眉：“希鲁??和六神器啊？”敏道：“是啊。我这把‘亚鲁迪玛’剑就是传闻之一，不过，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不对，这‘亚鲁迪玛’剑的威力，你应该最清楚，不然那时候你怎么脱离空间来到妖魔领域，而且还在针之城大闹一番呢。”

“大闹？我有吗？”敏又开使骚头。亚谢露丝摆出了生气的样子，一副攻击的姿态：“当然有啊，弄的针之城乱七八糟的而且啊，你???！啊！”亚谢露丝似乎想到了什么，而停下了言语，“我还怎么了？亚谢露丝。”她觉得脸颊越来越烫，“啊！没??没什么。”她将泛红的脸低了下去，轻声道：“敏”“嗯。”敏回应了一声。“你????真的没有那天的记忆？”敏一副傻呼呼的样子：“对啊，完全没有。”亚谢露丝失望的把头低更低，她怎么能忘记，那天一个持剑的男子闯入宫中，夺走了她的初吻?.....她用手轻触着嘴唇，似乎还能感受到那股热流.....。

“对了！”敏道：“还习惯吗？人类的生活？”亚谢露丝这才从回忆中清醒过来“咦？”停顿一下才道：“嗯.....，只是.....我还是没有办法体会和人相处的感觉。”她觉得有点惊讶我怎么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了心理的话。于是，她决定放任自己继续下去一双灵巧而会说话的手，轻轻的放在敏的胸口，渐渐靠近，直到最后脸也贴了上去；敏的胸膛并不十分厚实，但却给亚谢露丝无限的安全感。

敏对美人的突然举动，着实吓了一跳，但又不知如何以对，只能从喉咙里应生生的挤出几个字：“亚.....亚谢.....露丝？”柔软的身体传来一股暖流。敏突然感到胸前似乎湿湿的，啊！是泪。敏慌忙道：“亚谢露丝.....？”哭红了眼的亚谢露丝才发现自己的失态，连忙起身拭去眼里的泪水，卷起那纤细的小腿，双手合抱着自己的身体说：“对不起.....我.....我.....”悲伤的已说不出话。这时风之精灵吹起一阵凉风，似乎善解人意的尝试吹去亚谢露丝的哀痛。一会儿，亚谢露丝冉冉道：“自从被魅惑之君救了以后，就失去记忆的我，开始迷惑，我是人类？还是妖魔？我又是谁？什么东西？我开始逃避，逃避寂寞，逃避孤单，到头来我还是孤单一个人；雷德死了，白蔷薇死了，魅惑之君也死了，我到底在做什么？我不想孤独一个人啊！我该如何？又该怎么做.....很奇怪吧！我果然很奇怪。”“不，一点也不奇怪。”突如其来的话语，使亚谢露丝回头一盼，紫色的长发些微摆了一下，在月光下如同飞翔的翅膀舞动着另人为之摒息。

“咦？”亚谢露丝暗地的感到惊奇，敏的眼神竟是如此的温柔，就像春天的和风一样柔顺，那一刹那的眼神比蓝天更蓝，比太阳还要耀眼.....。敏继续道：“有些东西如果一直凝视它，反而会看不见。亚谢露丝其实你一点也不会寂寞的，只要你能接受，我愿意分担你的感受，过去已然过去，未来或许尚不可知，但我会一直陪在你身旁。

荒地中的小草被微风吹得弯下了腰，凝出晶莹的露珠，仿如泪水滴落，不再哀伤，云也轻轻滑过身夜的穹天，月儿露出了半边的脸，些许爱意，又些许的感动，两人沉醉在这气份中。亚谢露丝轻启双唇：“谢谢你.....敏.....真的，谢谢你。”同时也开启了心的大门，不再受缚于悲伤的过去。“我决定不再想过去的事，就算没有回忆，只要现在开始创造不就好了。”两人深情的凝视的微笑着.....。忽然间，杨的吼叫声传入耳际：“什么人？”瞬间紧张的情绪攏照着，两人也大为失色；这时竟然有人阻杀杨？亚谢露丝率先疾行而去，敏随在后道：“亚谢露丝，我们.....是朋友吧！”亚谢露丝点点头

唇轻启：“嗯。”伊利亚也被惊醒，一回神，杨以和两个陌生人对峙着。那两人一男一女，看那女子的装扮，应该是魔导师吧！而男子却拿着和他的身体极不协调的巨剑，那剑约有一个半人长，从外观可见其沉重；但那男人的体型并不是三头六臂，甚至刊称瘦弱，却以单肩扛着。

杨一付杀气凌人的样子，和两人微笑和善的语调呈现出极端的对比；那女子摸摸头：“啊！原来这里有人，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她看来约二十五?六岁，绑了个马尾，像是到处流浪的米亚人。杨叱道：“少废话，你们是尼古格普派来的刺客吧？”那女子否认：“你在说什么啊？我们只是过路的旅客罢了。”此时敏和亚谢露丝赶到了，看见那两人也凝神进入备战中，亚谢露丝问道：“怎么回事？刺客吗？杨！没受伤吧。”“噢？没事！”杨对亚谢露丝的话感到莫名，一个封闭的美女，居然反常关心别人，纳闷的望了敏一眼，敏轻笑着。

那女人对持巨剑的男人道：“这可麻烦，我们被当成敌人了，怎么办？撒拉特玛。”那男人只是扛着巨剑转身：“算了，走吧！”剑梢在风中发出呼呼声响。“也好。”俩人就扬长而去，留下杨一伙人迟疑着。危机已解除杨队大伙说：“我们睡吧，明天一早就要出发了。”隔天一大早大伙就上路，走了好会儿杨将马鞭勒紧，停了下来，对着尾随而来的敏道：“看前面就是‘不归林’，进入‘不归林’就脱离草原王国了。”敏向远方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吞食了整个地平线。伊利亚瞪大了双眼：“这??就是不归林？”虽已过正午，但一股寒气却不断地逼近。亚谢露丝缓缓靠近敏道：“这森林果然有很重的妖气。”杨道：“是啊！不过却是我们唯一的机会；留在草原王国是必死无疑。”敏一反常态豪迈的说：“管他的，总之拼了。”杨夸大地笑着：“说得好！”“对了，伊利亚没问题吧？你的弓断了……。”敏问道。伊利亚：“没问题的，我可是受过凯的特训，别小看我！”但实际上对缺乏实战的自己，伊利亚却深感不安。在月夜之森，伊利亚向凯所学的体术，是大有名声，这也是凯派她在敏身旁的原因之一，敏不知道，但杨与亚谢露丝早就看穿。

“敏，到了东大陆之后，有什么打算？”亚谢露丝轻盈地跃上马回头问。敏答道：“凯给我的任务是寻找六神器，大概就是这样了。”杨的鎧甲发出了不悦的响声，传入敏的耳中：“不如这样吧，我跟东方国家交涉，请他们帮忙。”伊利亚加快速度，赶上队列：“东方国家也积极在找六神器，哪有可能就这样让给我们？”“那就要看我们的功力了。”杨指着他引以为傲的鬼律刀无奈地笑着，笑容中似乎多了些感伤。“要抢吗？”敏道。“那就看你怎么做了。”杨希望敏利用他国的权力来寻找，而不是以武力抢夺。“对了！昨晚那两个人到底是谁？”亚谢露丝问道。杨低下头陷入思考，似乎对昨天的不速之客颇为在意，沉默了好一会儿才道：“那女导师我不清楚，但拿着巨剑的男人却隐藏着强大的力量。”“怎么说”伊利亚道。“以他那瘦弱的身材，挥动那把巨剑，除非有强大的战斗力，不然是想跟自己过不去吗？”“说得也是。”“难道是……狂战士！”亚谢露丝脑中一闪道。“狂战士！”敏和伊利亚不禁讶异。杨点点头：“极有可能；狂战士的特征就是平常似乎是手无缚鸡之力，一旦战斗就像发了狂的野兽，丝毫不留情。”“喝！不知是敌是友。”敏道。

“噢？”突然间敏感觉到，四周的大气开始下沉，一种莫名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袭击过来，敏不禁喘了几口气：“有杀气。”杨已祭出‘鬼律’作好了万全的准备。一阵阵寒风飏飏的吹着，草原如万顷苍海川流不息；令人紧绷的杀气值秃而来，看了四周一眼，便将自己移至亚谢露丝的前面，想以本

身来护卫其如婴儿般白潤的肌肤。亚谢露丝深情的注视着敏的动作，心头一阵暖意，露出淡淡笑容，犹如涓流潺溪般的平静，却又如此美丽动人。“敏！小心点。”杨凝神四望，这暗杀着藏匿何处？敏将亚鲁迪玛剑延至如一般长剑：“是！”而亚谢露丝却把双手放在马鞍上，丝毫不在意现况，沉默地看着前方的草原。

杨心想：等一下，似乎忘了一个人，啊！伊利亚，由于自己的疏忽使得伊利亚落单了。

“糟了！伊利亚！”应声飞奔前去。

此时伊利亚四周卷起一阵旋风，夹带着乾枯树叶与杂草迎面袭来，阻扰了伊利亚的视线，伊利亚以手挡在眼前。“伊利亚！快走！”杨的警告声终究太慢了，瞬间“趴喳”声响，伊利亚的坐骑一分两断，人也向前跌落；血泊中有一个人影将惊骇中的伊利亚捉了。

“伊利亚！”敏眼见和自己一起长大的人被俘生气的怒吼着。杨一伙人向前逼近，但那人以伊利亚为挡箭牌威协道：“别动！”他以左手与盔甲相连的巨刃架在伊利亚的颈子上，杨知到此时决不可轻起妄动便停了下来。

“太卑鄙了！”敏气急败坏的叱着；那人却狂笑着“小子，兵不厌诈，江湖历练太潤了。”虽然是自己的疏忽，但杨和敏对那人的行为深感不齿。

“哼！卡那克你还跟以前一样，爱耍小把戏嘛。”卡纳克：“承蒙你还记得我，真是荣幸万分啊！杨。”“啊！你们认识？”敏问，杨点点头心想：“怎么可能？卡纳克怎么知道我们的行程？有奸细吗？不，不可能。难道我们之前能走得如此顺利，是辛德拉早就设计好了，然后在此将我们唯一的生路堵死？”卡纳克轻蔑笑的说：“惊讶吧！杨，不愧是杰洛大人的神算，被我逮着了，哈……哈哈……”骄纵的笑声使杨更加狼狈不堪想：“杰洛伊斯方？神秘人物，不简单。”口道：“尽管如此，你认为你能打败我们？”“只要人质在我手中，就没什么问题了，喝！”卡纳克右臂弓的箭‘颯’一声射中杨的左臂，“唔！”杨感到痛苦不堪，左臂已被鲜血染红，但却屹立不摇。“杨！”伊利亚恨自己如此轻易就落入敌人手中，才使得杨受到连累。敏怒叱着：“卑鄙小人！”卡纳克缓缓转身满脸阴沉道：“小子！你先死

吧！”咻一声箭应声向敏射来；敏看准时机，以剑将之劈断。“什么！居然是连弓。”敏讶异道，两支平行的箭只挡下一支，另一支直向胸腔逼近，敏想起以前在森林遇上哥布林的情况，“喝”声响马上化出一个结界箭似乎落入火坎般化为灰燼；敏摸索出‘亚鲁迪玛’真正用法了。杨看见这一幕惊叹：“障壁！这小子……”卡纳克为此一怔，此时一个黑影瞬间抢了他手上的人质，“啊！”卡纳克如梦初醒。“好久不见，卡纳克。”出现者正是昨夜的女魔导师。卡纳克感到喉咙乾涸，身体也随着僵硬：“你……你是伊芙利特！？”伊芙利特看了看伊利亚：“你没事吧！”“啊！……没事……”伊利亚如梦初醒的站了起来，担心杨的向杨跑去；杨见伊利亚平安无事精神随之松懈不支而倒地，伊利亚搀着失血过多的杨心急道：“杨！振作点！”敏也赶到“伊利亚，让开。”将手扶在杨的伤口以回复系的幻兽息“与吾定下契约的幻兽啊！听及吾令，以敏之名命令你……出来吧！”卡纳克心想：“自己抛弃了暗鎧三部众的荣耀，成为暗杀者，也是假面男杰洛伊斯方的期望。然而敏一行人，最强的杨受伤不支，敏为杨启动幻兽术医护伤口，伊利亚手无寸铁，而另一个女人似乎无攻击力。”他知机不可失，不管在旁边的伊芙利特，手中的长刃瞄准离此不到三尺的敏：“呀 去死吧！”“息！”圆盘状

的幻兽出现，正为杨治疗，敏不觉危险到来；倏然间卡纳克的鎧刃被挡下来，一把紫红色诡异光芒的刀出现在‘虎将军 卡纳克’的面前，亚谢露丝手上竟然多了一把刀，‘妖刀 幻魔’在针之城被阿鲁卡特封印后再度现世的妖刀，与‘妖刀 夕雾’‘妖刀 正宗’齐名的邪异兵器。“不要忘了我的存在哦，傻?瓜。”没有人知到亚谢露丝是比杨强过数倍的半妖，就是敏也不知道。卡纳克惊讶道：“什么！”原以为文弱的女子，居然坏了他的行动，眼见行动又失败，狡滑地向后跳开：“为什么你会多出那把刀？”亚谢露丝微微一笑：“妖刀幻魔是能随主人意志出现的虚幻之刀啊！”卡纳克听了不禁汗流浹背，面无血色冉冉言道：“妖……刀……幻魔！怎么可能……？”“不要再抵抗了，乖乖受死吧！卡纳克。”“撒拉多玛！你不是……？”回头一看，是昨晚拿着巨剑的男人。嚟！今天真是卡纳克的末日啊！伊利亚难掩兴奋道：“是昨夜出现的那两个人！”第一次使用“息”术的敏，对新的幻兽还不能适应，只有点头回答。在此时杨也恢复意识，苦笑道：“真不好意思，这样就不行了。谢啦！敏。”“不要动，再多休息一下”敏手势一收，幻兽也随之消失；杨手上伤口的血暂时止了下来，勉强站起来脚步蹒跚，伊利亚赶紧向前扶住；杨虚弱的问那女魔导师伊芙利特：“你们到底是谁？想要做什么？”只听伊芙利特说：“至少不是你们的敌人，这是我们跟卡纳克的恩怨。小子！好好养伤吧！这家伙……我们会解决。”亚谢露丝早已收回妖刀走向敏言道：“就照他们的话做吧。”“刚才真是危险，谢谢你……。”亚谢露丝摇摇头，紫色长发也随风飘扬起来；敏还不习惯被幻兽消耗体力的感觉，胸口不禁隐隐作痛，亚谢露丝不忍：“没事吧！”“嗯！没事。”伊利亚将眼神转向杨，用扎布拭去杨手上的血渍“……”“喂喂，小力点，会痛啦！”伊芙利特和撒拉多玛并肩站立，而卡纳克暂时丢下敏一行人虎视眈眈地望着两个人：“你们到底……。”伊芙利特打断他的话说：“你想问我们这两年道哪去了？为了避开追缉，不得以逃入安特里山，过着地狱般的日子……，如今，你杀死安迪的仇，我一定要报！”卡纳克震惊着鎧甲振动磨擦发出了响声：“你们……去了魔?魔山安特里！还能活着回来！？”魔山安特里是一座临海的山脉，长度包围了整个东岸，只有一条山谷通往港都沙利西亚。而传说进入山’中的人，都会被魔物吃掉，所以称之“魔山安特里”。“安特里”是辛德拉的古语，即是 只进不出的意思。现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卡纳克，隐藏着颤慄的心，抚摸着自已引以为傲的鎧刃：“就算如此，你们能够打倒我吗？”此时伊芙利特手中发出暗青色光芒的粒子，粒子间连结成一根根冰柱：“不试试怎么知道？”话没说完，“呀！”在旁的撒拉多玛手拿巨剑，如草原的狮子向卡纳克冲去。卡纳克身为暗鎧骑士之三部众，也非泛泛之辈，见剑挥至即刻向后闪去；巨剑落空击向草原，泛黄的草地似乎承受不住发出巨响，裂开了一条极深的缝隙，也激起漫天的尘雾，遮蔽了巨剑者的身影。

“好大的力气！”敏噓道。“果然是狂战士！”杨道。卡纳克得意笑道：“只有这样吗？”双脚甫落地，尘雾中竟射出水晶般耀眼的冰柱，如雨般袭来，依芙利特是故意使念咒时间加长，利用尘雾阻碍卡那克的视线。“什么！”虎将军连忙向上跳气愤说：“从空中以单臂弓送你们下地狱！”事与愿违，撒拉多玛在空中已等候多时，巨剑砍下。“啊”一阵撕裂声，卡纳克身上划出一道血痕，应声落地。伊利亚恍然大悟：“原来一开始的攻击，只是障眼法。”杨点点头：“没错，但这种利用时间差的攻击，不是默契极高的伙伴，是使用不出来的；或许，在魔山为生存而战的日子，使他们磨练出极高的配合力。”

依芙利特在确认卡那克已死后，“总算报仇了……。”伊芙利特向着不爱说话的撒拉多玛：“嗯……”两人沉默了半刻，似乎回想过去的辛酸。“走吧！”两人转身离去，连和敏他们招呼一声都没。

“等一……。”参杂磨擦声，卡纳克浑身是血看似一糍血肉摇摇摆摆地站了起来，走向两人：“别……别走……杀……了……你！”被血灌满的喉咙，发出不清楚的声音，样子恶心至极；“啊！”伊利亚见状不禁尖叫。“永别了……。”伊芙利特缓缓举起手，手中一阵青光结成尖锐的冰柱，瞬间穿透卡纳克的心脏，涌出的血循着草地汇成一摊，慢慢的被大地吸收了。伊芙利特眼神冷若冰霜，使敏不禁颤栗：“复仇……就是如此吗……？”不觉夕阳已半落，闪烁着炫目的金色光芒，稀疏的云飘浮在天空，与隐现的星星相互作伴，为寂寥的黑夜点上一丝丝光彩。“喔！原来如此，两年前你们和卡纳克是伙伴……。”营火不停晃动地，劈哩啪啦的木材燃烧声，照亮了一行人。“当时我们的任务是暗杀反叛的傭兵长，卡那克却背叛我们，安迪为了掩护我们逃走……。”伊芙利特泣不成声的述说着；撒拉多玛向前安慰她，沉默的狂战士以最温柔关怀使她温暖。“没事了，撒拉多玛……。”杨一边吃着野鸡肉一边聆听着：“原来如此，卡纳克就因那次事件才窜升暗鎧三部众吧！”敏将木柴扔进火堆中沉思道：“那你们以后有什么打算？”伊芙利特擦乾眼泪：“自然不能留在草原王国了，杀了朝庭重臣是必死无疑的，对了你们要出边境吧？不如让我们同行？”敏惊讶的回顾杨，杨已先道：“我没意见。”伊利亚耸耸肩：“我也是。”敏困扰的叹口气，亚谢露丝走到敏旁坐了下来，以纤润的手拍拍他的肩膀：“路上多了两个人照应，无妨吧！”

“嗯！”

就这样。”敏笑着回答。

“喔！卡纳克失败了。”阴森的面具下泛起一股寒冷的光芒，语调竟也如此诡异；快马回报的塞佩里斯士兵，一方面是疲累，一方面则是被洛杰伊斯方怪异的气质包围着，压得他气喘连连。“好了，你退下吧！”那士兵听了，马上冲了出去，深恐多留一会儿。塞配里斯虽为首都，但是以军事为防的都城，而辛德拉是奔驰于西大陆平原的民族，对筑城的技术远不如其他地区。杰洛将红色斗篷抖了一下，走到以石磚砌成的阳台，俯视这久经政变战乱的土地，人民早已疲惫不堪这座城也不知经过几次杀戮，残留着浓浓的血腥味。“一切都在掌握中；敏？席德？凯？夏洛特……。”他盘算着；当初派卡纳克暗杀杨与敏，早已看出胜负，这行动只是消耗辛德拉的战力而已。面具下阴沉的脸，扬起了一片笑意……。

第六章 大地展翅时

火龙王神殿，问于东大陆罗兰特东南方的高原，此高原，也是龙人的发源地。而火龙王神殿所供奉的，正是“神兽暴动”时的龙帝。

说是供奉，倒不如说是封印龙帝的结界所在，神殿的外观，以白色大理石制的高耸圆柱，衬起精雕细琢的殿顶，在空无一物的高原上，显得格外显眼。内部有引水道从高山引入雪水，种有各类的花卉，一排排如鱼贯的紫

蔷薇，和外面荒蕪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龙人原是龙帝用来作战的低等兽兵，虽称为“龙”，但事实上除了体内有龙之血、和一对可伸缩的龙翅之外，和一般人并没有分别；他们和古代“龙神战争”时被灭绝的龙，早就大异其趣了。但自从龙帝被六之圣战士打败之后，其龙气四散，被封印在地底的深处，而其四散的龙气，使得拥有龙之血的龙人奇迹似地有了智慧，之后他们开始建立城邦，渐渐地形成了一股新兴的势力。到目前为止，所有龙人都以龙帝为供奉的对象，它是龙人“智慧的开创者”，因此，龙人之间有个不成文规定，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每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都要来到火龙王神殿来参拜，即使是敌人，也要在这天停下干戈，一同为这天的来临而欢乐。

神殿的女巫们在这天，也会特别开放平时不让人进入的主殿，以供龙人膜拜。神殿内共有一名祭司和十来名的女巫，全都是由马摩岛上的光之神殿所挑选出来的女巫，而再由光之祭司指派其中一名为祭司，长年于此，主要并不是为了使龙帝安息，而是随时注意结界状况，以防龙帝再次复活。毕竟，当年龙帝在地上造成了极大的灾祸，不得不当心。

这天，龙人王“豪”正向火龙王神殿前进，尽管这天不过是四月，并不是一年一度的祭典，但他却似乎毫无禁忌地带了数名信任的部下，准备进入火龙王神殿。

豪骑在马上，黑色的鎧甲不断地撞击产生了刺耳的金属声，但豪却早已习惯，数年来，豪都忙着龙人的统一，不舍日夜地南征北讨，最习惯的穿着，还是那一身全黑的鎧甲，又因为他在战场的所向批靡，使他有了“黑色旋风”的称号。原本为宁静的山中栈道，马蹄声踢踢踏踏地从中穿过。在旁跟随着豪的其中一人，追上了豪向他报告道：“再大约十里就到火龙王神殿了。”那是一个体格极为魁梧的男子，他的名字叫达因，是豪极为信任，作战能力一流的将领，扎实而勇猛的风格，使他驰名于高原之上。豪点了点头，向另一个比起达因显得小了一号的女人道：“法兰丝，待会我进去后，就和其他人一起赶回麦加去，别人问起，就说我去山中狩猎就行了。”这次来到火龙王神殿的行动，是秘密进行的，他假借巡视各地之名，暗中来到了这里。

那名为法兰丝的女子，显然心有不甘，轻咬下唇，道：“不行，身为龙人王的护卫，怎么可以留下龙人王一个人单独行动呢，我要跟你一起进去。”法兰丝自称是龙人王豪的护卫，事实上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书记官。有趣的是，豪让一个比他娇小的女子做护卫，看来不如说是豪带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弱女子出门，想到这里，连豪自己也不禁莞尔一笑。

豪挺了挺身子道：“我是去火龙王神殿，不会有危险的。”法兰丝却一脸儼然：“无论如何，我身为一名护卫，就不能让豪大人您遭遇半丝的危险。况且，桑德拉寇斯的残党，有可能逃到了这里，如果一个万一……”

“桑德拉寇斯是和豪争夺天下的另一个英雄，但自被豪打败之后，其残党便到处流窜，誓言要为桑德拉寇斯报仇，是极其危险的组织。达因想笑却又笑不得，心想这女孩着实有趣，论到要保护豪大人，我才是第一人选吧。

豪略为思考了一下，想想也对，又拗不过这小妮子，乾咳了一下：“好吧，那么法兰丝，你就留下来做我的随从。”法兰丝发出了一阵欢呼。

豪转过头向达因道：“达因，你就先随他们回去吧。”达因虽然心里不愿，但也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叱喝一声，随着其它随从离去。

到了神殿之后，原本殿内的女巫不准两人进入，但在法兰斯说出了“豪”的大名之后，才急急忙忙行了礼，带领两人进入。在高原之上，没有人会不知豪的大名。

豪今年虽才二十五岁，但却有极高的才能，短短的数年间，便将整个龙人统一，还成了一向来轻视龙人的有翼人的最大外患。来到火龙王神殿，是他生平第一次。

豪和法兰丝随着领路的女巫，走在一条极其昏暗的走廊，闪烁的火把连接成一条红色的大道，长柱和长柱间，还有以巨石精雕而成的龙像，令人感到一股莫名地寒意。进了正殿，瞬间豁然开朗，从满载着紫色蔷薇的彩色玻璃窗上，射入了一条条的光线，甚至连光中，似乎也沾染了淡淡的紫色，使神殿中添增了些神秘的气氛。

各种精刻神像林立，但最重要的，还是玛那女神，和此殿的主神----龙帝。

沿着铺了红毯的阶梯望去，一个身穿紫纱神服的女人，佇立于前，那便是火龙王神殿的祭司，她已获得通知豪的来临，为此作了准备。

豪向她打量了一下，这女人从外观看来，绝不超过三十岁但为何身上却发出些微的魔力，虽然极少，但确实是有，如果不是豪曾对魔导士有过一番研究，恐怕豪也难以察觉。

这不是受玛那之力祝福的人应有的，他暗忖道，而且那祭司的肤色极白，并不像是东大陆的人种，反倒像是零下雪原出身的人。（零下雪原位于西大陆，草原王国的北边，一个极为辽阔的覆雪森林）豪的那种眼神，似乎要把祭司看透似的，非常不礼貌，那祭司也被他瞧得浑身不自在，但一时之间又回复了自若的神态。

她的声音极为娇美：“豪殿下，欢迎来到火龙王神殿，我是火龙王的祭司，耶尼亚，今日龙人王大驾光临，不知所谓何事？”豪道：“传闻火龙王的祭司擅长卜卦，我最近觉得心若有所思，紧张莫名，能不能请您为我一卜？”祭司道：“可以的，请您随我来吧。但.....”祭司面有难色地将眼神转移到法兰丝身上，豪明白祭司大人的意思，便向法兰丝打了个手势，示意要他留在原地，法兰丝心有不甘地跺了个脚，但在豪使以厉色之下，也不得不接受命令了。

阶梯之上的祭司带领豪进入了一扇极为沉重的铁制大门，甫进入，他便忽然感觉到一股庄严的气氛，火炬发出红光，渲染在一座巨大的龙像，赫然出现在豪的眼前，他开始冒出冷汗，那龙像有如活物般栩栩如生，连整个神殿的空气中都充满了极大的压力，就好像真的听到了巨龙的嘶吼，令人不禁神经紧绷起来。

将豪带到火龙王主殿的耶尼亚，在火龙王向前停了下来，转过身道：“龙人王--豪殿下，这里就是火龙王神殿的中心，在这高原底下，曾使世界陷入危机的龙神-----龙帝就长眠于此。”这类的传说，豪早已不知听过多少回了，他懒懒地道：“也因如此，我们龙才能立足于天地，是吧？”耶尼亚奇道：“你不信吗？”豪道：“并不是不信，而是与其相信那些未可知的力量，倒不如相信自己拥有的力量。毕竟，当我身处绝境时，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自己了。”耶尼亚不因他对神的不虔诚而愤怒，反嗔道：“的确。”这下豪对她的身分更加确定了。一般女巫如果听到豪所说的话，都会显露出怒颜，而在他面前的祭司并非如此！豪略带神秘地道：“祭司大人，您应该不是东大

陆的人吧？”耶尼亚微微震了一下，道：“是的，我是来自零下雪原的刻人，这应该不是什么奇特的事吧？”的确是不足为奇，自从各国协议商船通航之后，各国商业的往来日趋平凡，所以才造就了如玛伊亚和港都沙利西亚这等的国际都市。西大陆和东大陆之间人民的往来移民，也时有所闻。

“的确是不奇怪。”只见豪一字一句，极为肯定地道：“但…… 耶尼亚这个名字…… 恐怕也不是真的吧？”祭司的脸色顿时变得十分难看，她咬着下唇：“你在胡说些什么？”眼见胜利在望，豪面露得意的笑容，续续道：“传说在零下雪原，曾经有一名天才魔导士，以十七岁的低龄，便以冰系魔法驰名于西北雪原。但因为盗取了前魔法王国亚鲁典那的一本古代语魔法，而被刻人通缉，她逃进了草原王国之后，随即失去了行踪。而她的名字叫玛提娜·兰格，是不是？”当豪一口咬定火龙王祭司耶尼亚便是传说中的魔导士-----玛提娜时，她非但没有否认，反而幽叹道：“后来，玛提娜从沙利西亚上了商船，来到了圣都威尔斯，而成了光之神殿的女巫，但不久夏洛特大人就看穿了她的身分，为了保护她，夏洛特大人把他送往火龙王神殿；后来，她因为拥有学习神圣魔法的资质，很快就学会了各种魔法，成了火龙王的祭司。”她缓缓地掠了头发，瓷白的肌肤配上刻人固有的黑发，样子煞是好看眼如秋水般望了豪一眼，豪顿时觉得心头一软。本名为玛提娜的祭司微笑以对，就像是遇见了熟识的好友。几年来她一直隐藏着真正的身分，甚至有时连自己都会忘却；而今天，居然如此简单地被豪给拆穿了。心中油然对豪有了好感。

“你是怎么发现的？”玛提娜面带微笑道。

“第一，从你的肤色来看，如此程度的白，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你是来零下雪原。”玛提娜打了个手势，要他继续。显然他也对豪拆穿她身份的推理感到兴趣。“第二，火龙王神殿的女巫，都是从威尔斯挑选驻派过来的，而西大陆到威尔斯的路线，只有从港都沙利西亚，和兽人自设的港口。这点说明了，如果你是刻人，在你逃出刻人领地后，一定会从沙利西亚坐船到玛摩岛。而且被派来火龙王神殿之后，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当上了祭司，可见你的能力一定极强。”玛提娜轻笑了几声：“呵呵……，的确如此，但为什么你那么肯定我就是玛提娜·兰格呢？”祭司虽然依旧保持着甜美的笑容，但豪却发现，在他微笑的脸上，一缕感伤占据了她的眼眸。

“当然，第三点，就是你身上所发出的气，虽然你学了神圣魔法，穿上祭司之服，但从你身上还是有散发出冷系魔法的魔力，百密一疏，所以，就被我看穿了。”“不愧是龙人王豪，拥有这么强的判断力，难怪能在几年间统一龙人。”龙人一开始也和兽人一样，为松散的部族，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分出了东、北、南三个较大的部族；而最后统一三个部族的，就是豪。

豪叹道：“如果不是我在战场上和许多魔导士对过阵，我也不可能看出你那一丝丝的冷气魔力。”他闭上眼，过往绝惨厮杀的镜头，彷彿又回到了脑海中。

玛提娜回复了先前的冷静，一针见血道：“但…… 今天您大驾光临……不会单是来这揭穿我的身份的吧？”豪有如其名地豪笑几声，身体随之的震动使鎧甲发出了冷澈的金属声：“没错，这些都是题外话。我们切入正题吧。”玛提娜淡然道：“你想知道些什么？桑德拉寇斯残党的下落？”豪反笑道：“没有根的树，必会自行枯萎，那些丧家之犬根本无须理会。”此时豪已与之前完全迥异的沉重语气，一字一句说出，令人感到异常耸慄 “我

之所以想攻陷有翼人的国都罗兰特，就是为了抢夺希鲁唯一的入口----天之顶。但我很怀疑，希鲁真的如传闻所言，能够得到征服世界的魔力吗？还有，六神器存在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玛提娜嘲道：“也就是说，你只是盲目地追求世间所趋的事物。”豪笑道：“但至少比什么都不做来的好吧。”玛提娜轻轻甜笑，表示同样看法。

只见竟豪装出一副童稚的脸：“那么.....祭司大人，您可以为我解答吗？”玛提娜没想到像豪这般的人物也会有可爱的一面，便忍不住“噗”地一声笑了出来，毫不顾及祭司的身分，也俏皮地吐出舌：“.....好吧。就当你是你看出我真实身份的谢礼好了。”接着，女祭司把轻松的心情收了起来，转成了严肃之貌，毕竟，他所要说的主题，也并不轻松：“六神器，就如你所知的，是希鲁降临时与之共鸣的六项武器。传闻，只要打开“希鲁之门”，便可以得到与神匹敌的魔力，而希鲁大门的封印，就是在六神器上。六项神器如果找到了合适的宿主，就会打开封印.....成为主人得一部份.....”不待玛提娜解释，豪连忙问道：“当六神器的封印完全解开后，希鲁也将会随之开启？”“没错。”“希鲁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玛提娜润红的脸色逐渐转为苍白，吸了一口气道：“不知道，只知道是古代神族以魔法所创造的浮游大陆，其他.....连夏洛特大祭司也不清楚.....”听到这豪不禁怔了一怔，没想到希鲁这玩意竟是如此之神秘，连身为玛那的侍从的光之祭司夏洛特也不知它的底细，恐怕世上已不会有人知道了。

原本以为六神器只是力量强大的武器，但却又和希鲁之门息息相关，实在是出乎豪的意料之外。此时两人都很有默契地紧锁着眉头，火龙王神殿外乌云渐沉，诡譎的气氛顿时出现在两人之间。

豪道：“那.....你知道目前各个六神器的所在地吗？”玛提娜闷哼了一声：“你想我会对一个曾经派人夺取神剑亚鲁迪玛的人，说出六神器的去向吗？”豪不客气道：“当初如果我当真要抢亚鲁迪玛的话，我就不会派一个半调子的傭兵，而被杨打败。当初我派那个傭兵，不过是想了解敏一行人的实力而已。”“结果呢？”“出乎意料的强。”豪语气低沉：“我的目的只在于希鲁的魔力，至于有没有得到六神器，倒是其次。只要我佔了这条通往希鲁的路，就不愁没有人为我打开这大门。这样一来，你还是不肯说吗？”豪是想以旁观者的身分，隔山观这场六神器的争夺战，待六神器的封印完全打开之后，他便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进入希鲁。既然只是隔山观虎斗，豪自然不会淌入这摊浑水。

玛提娜暗叫厉害，沉默了半晌，才道：“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目前已被打开封印的三样神器的下落吧。”“已经有三样被打开了？”豪也是此时才知道的。

“敏所持有的神剑“亚鲁迪玛”----你知道的。另一项是能自由操纵风的“风之制御”在艾豪克手上。”豪陡然震了震，他自然知道艾豪克便是神兽暴动时，六之圣战士的一员，但他感到有些疑惑，手摊了摊道：“艾豪克.....

他不是“罗兰特政变”之后便失去踪影了吗？.....你们如何知道风之制御在他的手上？而且他是人类，以人类的年龄是不可能活到现在的。”的确，当今在世界上的种族，除了兽人、妖精、精灵，和近期的新种族“刻人”之外，没有一个种族年龄可超过三百岁，艾豪克身为人类，自然没有理由能活到三百年后的今天。即使真的做到了，想必也成了衰病不堪，气息奄奄的

钟态老人吧，又哪里有能力控制“风之制御”呢？玛提娜看来像是被豪的问题问倒了，只是道：“不知道。这些全是从光之祭司告诉我的。”玛提娜回忆起光之祭司夏洛特曾私下告诉她，艾豪克在“六之圣战士”里，是最深不可测、诡譎神秘的人物，就连当初打倒龙帝时，艾豪克都似乎余刃有余地保留了实力，而他究竟有没有办法能活到现在，连夏洛特本人都无法判断。

但玛提娜又必须相信豪的观点，因为那再正确也不过了。

夹在两种思绪间玛提娜，开始感觉有些手足无措，豪甚至可以清楚地发现她花容失色的表情。毕竟，她还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女孩，那娇态欲滴的模样实在可爱得惹人怜，和她身上代表权威的神官服极不相称，豪抑不住笑意，“噗”地一声笑了出来，玛提娜霎时间白色的脸颊渗透出了红润的气息。

豪连忙掩了嘴：“啊，对不起。那……但三项所知的神器是？”玛提娜咳了几声，马上又回复了严肃的神态：“是一把也被称为神剑的‘拉格那洛克’。”“持有者？”豪问道。

玛提娜摇摇头：“虽然‘拉格那洛克’的解放，距今仅仅五年，但却没有人知道是谁打开了‘拉格那洛克’的封印。”豪阖起双眼，双手交叉：“也就是说，除了那乳臭味乾的小鬼拥有亚鲁迪玛之外，其他都还陷于迷团当中。”“的确如此。”此时，豪露出了充满霸气的笑容：“看来，当初决定争夺天之顶是正确的。无论神器到谁手上，凡是想进希鲁的，都要经过天之顶，如此一来，最后的胜利者将会是我。”野心勃勃的豪，豪不保留地将他的野望脱口说出。玛提娜叹了口气，为这位权欲薰心不可自拔的男子感到一阵遗憾。

“豪……上次你派兵袭击有翼人，因为凯的出现而被击退，如今不是就要订立合约了吗？难道你还不知难而退吗？”女祭司的语气带有些许的无奈，和些许的恨意。虽然她自认不是和平主义者，但或许是因任了神职的关系，培养出的慈悲心。至少以前的她不曾有如此的想法，是……何时自己竟有了这么大的改变呢？“怎么，想阻止我吗？”“阻止得了吗？”“不如这样吧，你可以抛弃神职，加入我的麾下。凭你在魔法的能力，一定可以成为我得意左右手的。”豪半开玩笑道，一方面也试探玛提娜是否真的有意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魔力。

玛提娜并没有回答他，反以那带有稚嫩的双眼，狠狠地向豪瞪去。

豪无视她如刀刃的眼神，自若地笑道：“别当真嘛。其实，正确地说。上次和有翼人的那场战役，失败的并不是我，而是凯上了我的当。”“

什么意思”玛提娜问道。

豪道：“那次战争……其实我只派了一个二流人物和有翼人应战。我早知道凯会来帮助有翼人……”玛提娜“啊”地惊呼一声：“难道你只是在试探凯的实力！”豪以他脸上的笑容说出了答案。当初，他向有翼人宣战后，龙人早就有一举攻下罗兰特的实力，只是豪知道凯必会前来阻止，所以不如先了解凯的实力之后，再做打算。于是豪就派了一名二流将领向凯挑战，而达因则再一旁探测凯的实力。

豪继续道：“虽然凯还是很强，不过……”豪走向巨大的火龙王神像，火炬的光映在血红色的神像上，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气氛。“我感觉到，凯的力量已大不如从前……为什么呢？”玛提娜望着胸前已紫水晶相成的斗篷连带，美侖的宝石正闪耀着奇特的光芒，她语气有些结巴：“或许是因为……

玛那之力…… 又再次枯竭的缘故。”豪陡然震了一下：“你说什么？”玛提娜又以微微颤抖的声音道：“自从古代魔法王国遗迹‘希鲁’出现后，玛那之树便一天一天地凋零，…… 如果持续下去，一旦玛那之树枯竭，任何有关玛那的事物，都会消失的。”这种战慄感，像是会传染似地，侵入了豪的体内，逃也逃不了。他的声音近乎嘶吼：“等等！你是说，连玛那的魔法也会随之消失？”玛提娜吸了一口气：“是的。”“包括…… 火龙王神殿封印？”“是的。”豪自然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当玛那之力被希鲁消耗殆尽的那时，龙帝就将复活！重现于世！豪暗自控制了自己微震的双手。

对，这是恐惧。这是豪有生以来有过这样的感觉。但他所怕的，并不是力量足以媲美神的巨龙的复活；而是怕到了那个时候，龙帝将其气收回，所有龙人从此又会再度成为低等兽兵，失去自由思考的自由，那又和灭亡又有何分别。

龙帝复活所代表的，正是龙人的灭亡！他低声道：“……要如何阻止结界的崩坏？”玛提娜语气也极为沉重：“没有退路了，或许 只有打开希鲁之门后，一切才能真相大白了。”豪“哼”地一声，走向大门：“总之，我会尽我能打通希鲁之门。毕竟，这关系我们龙人的生死。”“等一等！”女祭司叫住了豪：“你认为 兽人王国的敏 怎么样？”豪道：“敏？就是那个解开亚鲁迪玛剑的小伙子？他不是被凯驱逐出境了吗？我想，他们势必逃不过草原王国的追击吧。”“不！正好相反。敏一行人已经打倒暗鎧三部众的卡纳克了。”“怎么可能！”他摊了摊手，做出了一个“这是不可能的事”的姿势。

玛提娜道：“或许，你可以和他们合作，共同寻找六神器。”他本想说：“为了玛那领域。”但还没说出，豪已先道：“等到他们能活到那时再说吧。对了，祭司大人，难道你就这样袖手不管吗？”玛提娜眼神无奈：“并不是我想袖手，而是夏洛特大人不准我任意行动。我所能活动的范围，也就只有这个火龙王神殿了。”“那真是遗憾。”“但我不会就此罢休的，我有能力摆脱刻人的追杀，难道就没有能力逃出这小小的神殿吗？”豪问道：“找六神器？”玛提娜点了点头。

豪大笑了片刻：“算了。随你吧。”此时玛提娜幽怨的眼神飘到了豪的注意之内，不禁又心头一软，他逃也似地打开厚重的大门：“我走了。”“慢走。”女祭司不顾豪慌张的动作行了个礼。“鍊隆”厚重的门又再度关上，只剩下玛提娜一个人在幽暗的主殿，耳中穿梭着空洞的迴响。

半个月后，玛提娜失踪的消息便传入了夏洛特的耳中。

